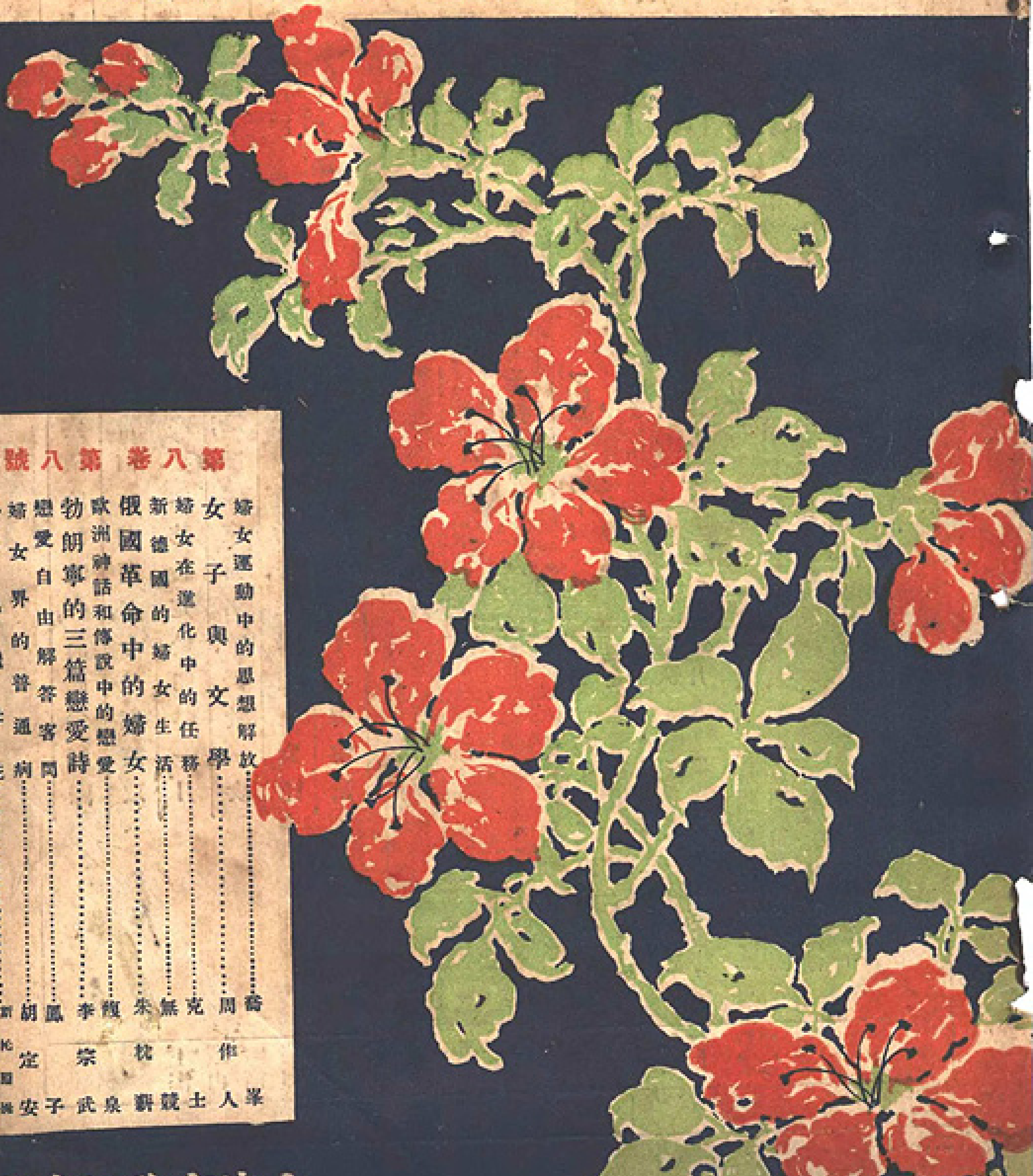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

THE LADIES' JOURNAL Vol. VIII, NO. 8



第八卷第八號

婦女運動中的思想解放……喬峯
女子與文學……周作人
婦女在進化中的任務……克士
新德國的婦女生活……無競
俄國革命中的婦女……朱枕薪
歐洲神話和傳說中的戀愛……馥泉
勃朗寧的三篇戀愛詩……李宗武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鳳子
婦女界的普通病……胡定安
小說 三色繼母花……[illegible]
劇本 第二譚卡來夫人……[illegible]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項目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定價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一角	二元
定價　郵票([illegible])	二角一分	一元一角五分半	二元一角
郵費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郵費　本國	一分半	九分	一角八分
郵費　日本	一分半	九分	一角八分
郵費　外國	六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計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底面之內面及正文首篇之對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圖，工價另議。刊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逕函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illegible]

（汪頌眷君自法國寄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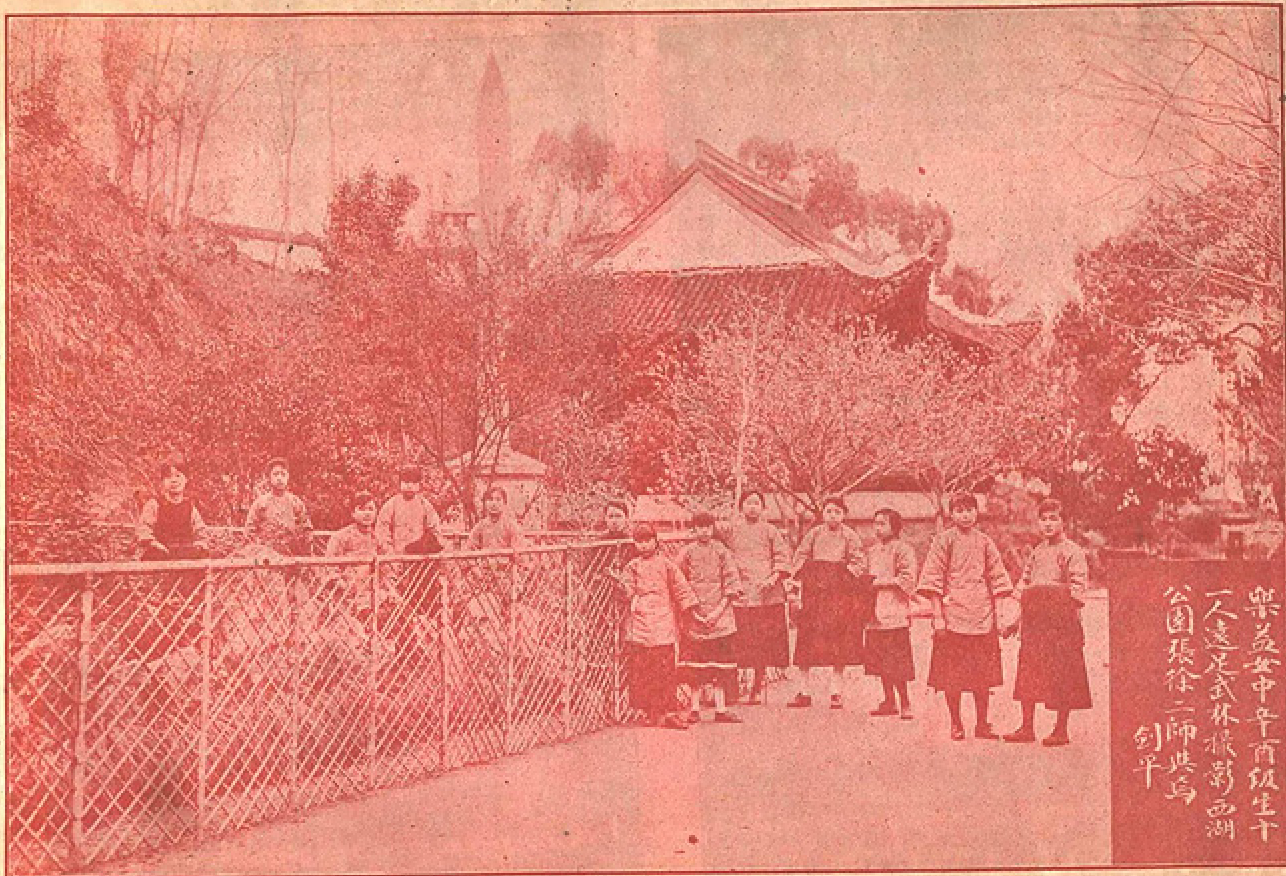


"MARIE MAGDELEINE" BY GUIDO RENÉ



"THE COMING OF BRIDE" BY J. DUNCAN, A.R.S.A.

蘇州樂益女子中學校旅行西湖攝影



中華闢智學校



（一）學生自治會



（二）第五屆畢業學生

婦女雜誌第八卷第八號目次

□泰西名畫 "Marie Magdeleine"
□泰西名畫 "The Coming of Bride"
□樂益女子中學學生旅行西湖攝影
□中華闢智學校攝影(二幅)

女子與文學……周作人（六）
婦女運動中的思想解放……喬峯（二）
婦女在進化中的任務……克士（九）

評壇

舊婦女的任務是什麼……喬峯（一二）
中國向來有貞節的女子嗎……晏始（一三）
人間相互關係的認識……健孟（一四）
戀愛與人生……紫瑚（一五）
中國女子救國會……晏始（一六）

世界婦女狀況

俄國革民中的婦女……朱枕薪（三〇）
新德國的婦女生活……無競（三九）
挪威的母性保護……無競（四二）
日本女子教育革新的曙光……無競（四三）
英美女子的圖書館事業……松壽（四四）

戀愛與性欲……瑟（五五）
女子是道德的……瑟（二）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一……鳳子（一七）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二……鳳子（一八）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三……鳳子（一九）
歐洲神話和傳說中的戀愛……馥泉（四九）
勃朗寧的三篇戀愛詩……李宗武（五八）
自由論壇
男女應有互助的精神……李任之（二六）
女子應當作什麼……寧（二七）
青年應該覺悟的一件事……紉茝（二八）
我們爲什麼要蓄婢呢……嬌鳳（二九）
愛倫凱的婦人道德（完）……董香白（三〇）
童話與空想（完）……馮飛（六二）
神話與傳說……仲密（七一）
女學校通信
我校對於教育上的新設施……沈秀珠（四六）
南苑參觀飛機學校記……申之（四七）
鳥類的唱歌……松（七四）
鴉的生存力……小青（七七）
科學談屑……（七四）
▲蠶黴菌　▲裝飾的心理　▲呼吸制止力的功用　▲星塵飛落地面之考察
家庭衛生　婦女界的普通病……胡定安（八一）
（續次頁）

蝴蝶與薔薇……王譽鑫（八三）
三色繼母花 德國史託爾姆作……余芷湘（八七）
不知足的鐘擺 英國 Taylor 女士作……王愛儂（九九）
第二譚卡來夫人 英國比納雜作……仲持（一〇二）
倦了 英國 Gifford作……倪文宙（一一三）
輓歌 英國 Shelley作……殘紅（一一八）
游子 法國波特來耳作……仲密（一一六）
Igorot的情歌……宙（一一九）
晨……瞬樹女士（一二〇）
沈寂……宙（一二五）
柳絮歌譜……何文壇（一四八）
產兒制限與節慾（通信）……王錫珍（一二七）
附錄
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一一九）
婦女問題研究會簡章……（一二〇）
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宣言……（一二一）
中國女子教國會宣言……（一二四）
新工業研究……（一二五）
編輯餘錄……（一二六）



婦女雜誌

第八卷　第八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一日發行



婦女運動中的思想解放

喬峯

關於婦女地位的討論，雖不是目前的事，可是由來也並不很古。我們不必追溯到原始時代，觀察那時婦女的地位怎樣，只要看那以強力為主體的社會裏，當然以體力較強的男子主宰一切。即使不是男子存心要把女性一齊征服，她們也自然而然的一個一個降服於男子之下，終於把婦女養成為一本男子的縮印本。男子視婦女的身分怎樣，婦女也以怎樣自視，並且也同樣的視別的婦女了。

孟德斯鳩在法意裏，講到奴隸制度時，痛斥奴隸制度的不好；不特為人道上所不許，即加於主人的後患，也是極大。男子壓迫婦女，結果也是一樣；即使動機並非存心僭還女性，只為了滿足自己的要求；然而女性不發展的結果，實足以阻礙人類的發展。近代人既然明白這個道理，更加以近代人道感情的發達，於是都知道婦女解放的必要，而所謂婦女運動，也就相因而起了。

但婦女運動雖是近年的事，然其萌芽，卻發生得很早。在一五八一年，英國教育家穆爾凱斯德（Richard Mulcaster），便立意想提高婦女教育，竭力發表他的主張，希望輿論界的採納。這是一種婦女解放的重要的運動，但因時機過早，所以當時附和或注意的人，極其稀少。然不久又有亞斯推勒女士（Mary Astell），於一六九六年著成一書，討論女子的地位。其書頗動人注意，出版未幾，即重印數版。她在這書中，很反對女性卑弱之說，極力主張兩性的實

能雖有區別，但其區別僅在生理一方面，於精神作業上完全沒有影響。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女子從事於婦女運動的初期，首在辯明男女的沒有差別。大概她們以爲自來男女待遇的不平等，全因世人認兩性有何等差別之故；所以她們要求自身的發展，不得不首先說明兩性的沒有什麼差別。其實差別的有無，本沒有關係，用不着什麼爭論。屬於同性的各個人間性情的差別，儘有比異性間更大的，但也能各在社會上謀自己的生活，這可見性情的有無差別，可以不必作重要的論點的。

後來對於婦女地位的辯護，立意稍爲改變，說婦女的心理與男子確有不同；不過這不同不是根本的，都因爲生活的情形和所受的訓練不同所養成。然如果公平判斷起來，婦女應該解放的理由，却不在男女有無分別。若就兩性的分別而言，生理上的不同，本是非常顯著；而且生育機官能影響於全身，也是決無可疑的事。閹過的牡動物，往往安靜如雌的一樣，暴燥性質都已失却；雌鳥在生育期內，羽毛往往特異，一到不再生子時，羽毛變爲與雄的相似了。中國從前的太監，肢體肥滿如婦人；和婦人到年老之後，女性的態漸漸消失，而瘦削如男子，這都是常見的例。又如生於自然中的鳥類及獸類，兩性所處的環境和生活上的習慣，不像人間社會上的不同，然而也有很顯著的差別——不特在外貌上，便是在心理上也有差別，所以我們不能說婦女與男子的不同，僅在生殖腺上，與身體別部無關；也不能說兩性精神作用的不同，全由環境所造成。現在經過多數人的研究討論，公認婦女不但只具女人的身體，實在也帶女人的性質；雖然婦女帶有男子氣概，男子具有女子性情的，世上也是常見，但就多數人而言，男子總是富於男性 (Manliness)，女子總是富於女性 (Womanliness) 的。我們認這種差別的存在，並非要區分男女的尊卑高下；不特於婦女解放完全沒有障礙，實在反足使人知道社會有增高女性地位的必要。

第三時期主張婦女解放的論調，不說女子全然和男子一樣，也不說男女本來相同，不過由習慣使她們生差別罷了。所以這時的婦女解放的論旨，重在說明女子在社會上，應該有她們的權利，應該有經濟上的獨立及各種選擇職業的機會，如男子一樣。

到近年來，婦女運動愈加進步，不特婦女自身，便是許多男子從事婦女運動的也很多。雖然他們的懷抱不一：有的確認在倫理上婦女應在社會上有與男子相等的地位；有的或確信婦女如果真正解放以後，確與男子一樣的能建立偉大的事業，以利未來的世

界。更有一派的人，則以爲被壓服的人們，必須解放，——不特爲被壓服的人自身計，固當解放他們，爲壓服別人的人計，也應該解放他們，使他們自立，益處或者更比受壓迫的人所得爲大。從前赫胥黎便抱這一種見解。他很眞實的說，解放之益，解放者所獲得的，比被解放者爲多。抱這樣意思而謀婦女運動的男子，目的雖然爲自利起見，但其意見也很可尊重。因爲所得的利益，並不止限於本身，其實依然是有益於未來人種的征進的。

在婦女自身，因爲久受男子的迫壓，以致存報復的意見，而發於言論的，自然也不少；但在一方面，也有許多反對婦女運動的男子，以爲就歷史上考察起來，女子在美術，文藝，科學，及偉大的事業方面，很少著名的人，即使偶然產生幾個，能力也往往不及男子。因此斷定婦女天然比男子無用，性質本不及男子的優良，不能與男子並論。報復的婦女主義者及反對婦女運動的人，作這樣意想，都因爲偏見所致。這種偏見，不但常人容易固執，便是思想家中也往往不免；如德國著名的思想家叔本華論到婦女及戀愛的意見，便有很不公平的地方。他說男子的體格較女子美化，忠誠則非男子所可能；所以英國人泰勒 (J. Lionel Tayler) 批評他，說他並不曾講到婦女及戀愛的眞義，他不過將女子本性中的一部分，或卑下的情節摘出來一說罷了。別一個德國哲學家赫脫曼 (Von Hartmann)，也以爲貞潔是婦女的主要性，在男子並不需要，而且也是不自然的，并且說男子的自制須性慾衝動弱的纔可能。

如果照他的話，結婚便完全成了男子求性慾滿足的一種行爲，更沒有別的意義可說了。他又說：『如果男子無求於女子，那麼，女子就全然不能有一點益處能給予男子們。』

這一類的議論實在很多，可惜我們不及詳細來比較。總之，這一派的人，都以爲婦女多依賴性，因此終不免是附屬於男子的人，不是自己能獨立的人。一八五八年英國的國民評論上的婦人裏，所說比較的精細些，大致說：男子的體格比女子的體格完全，而且創造的，強壯的，勇敢的，但這差別——即男性的男子與女性的女子——在社會的地位上卻都是重要的要素；不過婦女多含個人的原素 (Personal element)，而男子則含集合的原素 (Collective element)，所以婦女的工作必須依她們的性質而定。

英國韓遜女士 (Laura Hansson) 說男女的差別，很可以供比較。她說，男子在心身兩方面都是創造的，婦女只是生長及啓發的。婦女因婦女的個性極發達，所以自己的意識極強。婦女極想望經濟獨立，但還未能成功，所以常常做了依附在男性的寄生物。婦女

極想望脫去被征服的狀況，和爲母的任務及依賴；家庭也不能使她滿足。可是女性與幸福，卻都連繫在這些事情上面。最要的，新婦女在未結婚以前，必須使心神及實體，先得有充足的成熟和發展。

以上不過對於兩性的差異上，說出一二要點，本刪極不完全；但我們知道婦女運動中之所以有許多人必須辯論男女的差別，和舉出婦女也有優美的地方之故，全因爲卑視女性的傳統觀念太深。這樣的觀念一經養成，不特男子輕蔑女性，又因爲道德標準等皆由男子主宰的緣故，使婦女久久也養成爲男子的觀念的拓本，如前節所說，一樣以卑下自認，而且竭力排斥同類的女子；因此女性受層層迫壓，地位必愈加降低，解放愈難。所以婦女運動者，首先想用合理的論斷，向大衆說明婦女的性格，打破從前卑視女性的偏見，成爲婦女運動中必要之關了。但現在要明白說明女性的性質，和她在社會上應得的地位，極不容易說明，正如男子在社會上各人應如何分工一樣難說；男子既不能分派自己的作業，自然更不能給女子代定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應該怎樣。至於兩性的差別，一方面是由於生物學的基礎的不同，如生理上的差別等；一方面是由於社會學的原因，如由於環境造成的各種習慣。這種問題現在解析非常爲難；因爲兩性的性質，究竟不易的差別是那幾種，就不能說明；其實要求婦女解放，必須實際上男女的地位均等，各有盡自己的能力去求發展的機會，我前節說過，男女差別不差別是都不成問題的。但是不能辦到這樣地步的時候，大多數人還在那里設想，女子歷來所處的地位，便是最適合的地位，或者竟以爲女子除卻這樣生活之外，更沒有別種生活方法似的；這種無理的設想，便都是解放的障礙，因爲有這種思想上的障礙存在，因此解說女性在社會的重要也就成爲必要的事了。

戀愛與性欲

日本與謝野晶子著　瑟

戀愛與性欲的差別，是一件事情的進步與停滯的差別。所謂性欲，是動物共通的欲求，憑着本能發現出來的東西；在這上面再加藝術的感情，到了具有精神的背景，便是戀愛。戀愛是因人類進化，於動物性上增加人間性而開發的欲求。性欲是動物的之低級欲求；戀愛是人間的之高級欲求。從那經驗了戀愛而得達到者說，戀愛的意義，是兩人人格藝術的抱合，而奏具現眞實的音樂。藝術的法則，並不在眞實的法則之外，所以藝術的也就是倫理的。



女子與文學

五月三十日在北京女高師學生自治會講演

周作人

中國古來的意見，大抵以爲女子與文學是沒有關係的。文學是載道的用具，然而吟風弄月也是一種文人的風流，在這裏邊含着極正大與極危險的兩方面。女子呢，即使照最寬大的看法，也是附屬於男子的，伊們的活動只限於閫以內，既然不必要伊們去代聖賢立言，更不希望伊們去吟風弄月，以免發生危險，『女子無才便是德，』即是這派思想的精義。縱使不如此說，也覺得這是很無聊的事情。我的一個長輩曾說，『婦女做詩，只落得收到總集裏去的時候，被排列在僧道之後，倡伎之前，』可以算是這派見解的一例。

但是到了現在，關於女子和文學的觀念全然改變了。文學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實現，不是生活的附屬工具，用以教訓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現爲本體，以感染他人爲作用，他的效用以個人爲本位，以人類爲範圍。女子則爲人類一分子，有獨立的人格，不是別的什麼的附屬物。我們在身心狀態的區別上，承認有男子女子與兒童的三個世界，但在人類之前都是平等。與男女的成人世界不同的兒童世間公認其一樣的有文學的需要，那麼，在女子方面這種需要自然更是切要，因爲表現自己的與理解他人的情思，實在是人的社會生活的要素，在這一點上文學正是唯一的修養了。

人類一分子這一個名詞，也是近來新發生的，只在世界語裏纔有這個熟語，就是『呵瑪拉諾』(Homarano)，意云人的總體的分子。普通的說法，大抵以個人與人類或社會相對立，以爲要利個人不得不損及社會，要利社會不能不犧牲個人，於是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變成了反對的名詞，無端的生出許多紛爭。其實人類或社會本來是個人的總體，抽去了個人便空洞無物，個人也只在社會中纔能安全的生活，離開了社會便難以存在了。所以個人外的社會和社會外的個人都是不可想像的東西，個人實在是人類一分子，他的自然的行動都含有自己保存與種族保存的兩重意義，現

在更意識的加以肯定明了。個人與人類的不可分的關係將利，己利他併作一起，要愛鄰人必須先能自愛，而愛鄰人也卽是愛己，這樣看來，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無非是一物的兩面，並不是兩件東西，上邊所說的對於文學的新觀念，也就是由此發生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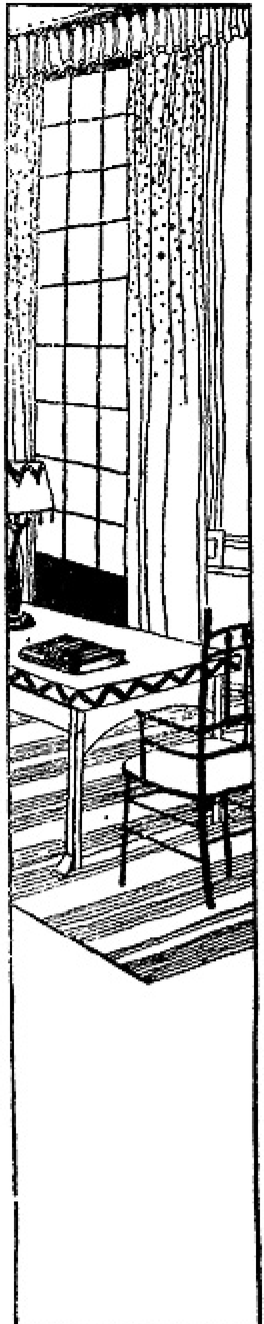
理論上雖如此說，但是倘若沒有女子本身的自覺來做根柢，這也只是一番毫無效力的空話罷了。中國近來女界也很有新的氣象，但是據我看來，那似乎只是國民的自覺，還沒有到個人的自覺的地步。這個情形固然是一般的，就是在男子也多半如此，但總之只有這種自覺，他的理解力至多也只能及於本國，決不能同世界的人心相接觸，於了解藝術更是不可能的，因為敵愾心不是藝術中的分子。我在北大日刊（一〇三四號）上看見有一封東京的通信裏說，『……美術是生活上決不可少的，但是文化淺薄的社會的美術，很難滿足我們的慾望。……日本畫是很不足惹起我們高尚之情感，他的設色筆法，都是代表他們的島國性，缺乏大國風。』這正是一個極好的好例。個人的自覺，是自覺其為人類的一分子，在同類的立脚點上與人們相見，中間更沒有別的障隔，所以容易彼此了解。既然有了這個自覺，然後再從事於國民的運動便沒有什麼妨礙，因為那時心目中的民族只是人類的一部分，但與自己更為切近，所以有首先改善的必要，同時也就成為世界改善的一步。因此大家研究本國的文藝，也就成為理解別國文藝的初步，推己及人，原是正當的辦法，未知有己，固然不會知有人，既知有己，也當然不會不知有人了：所以我以為這個人的自覺實在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文藝的例上也很明瞭的可以看出來了。

個人的自覺的根本，在於進化論的人生觀。這種覺悟在男子方面並不很難，但在女子因為有多少因襲的消極的思想足為妨害，所以更須注意。這些思想便是對於女性運命的超越現實或低過現實的觀察，其一是宗教的，以為女子是穢惡的，欲求超脫，雖然那裏邊或者還有別的事情，但我知道在學生界中頗有傾向出家的悲觀的女人；其二是禮法的，以為女子本來是從屬的，伊的義務在於娛樂別人，沒有獨立的自己的生活，這種的想定了，也就樂天的生活下去，沒有什麼不平。這兩派意見，無論他是悲觀或是樂觀，總之都不合於真實，因為現實的人生既不是如他們理想裏的那麼高尚，也不是如他們噩夢裏的那麼醜惡。現在的人生的各面，相當然有許多不合理的應該除去的地方，但是人生的原則，在凡生而為人者都該有坦白的肯定的必要：這便是自己的與種族的保存。（保存裏含有存在與發達兩事）進化論的人生觀便是這一種態

度，積極的肯定人生，勇敢的去追求『全而善美』的生活，正是辛奇所說的『要做好的人須得先做好的動物』也即是尼采的所謂『忠於地。』自覺的女子要取這個態度，毅然肯定人間的根本的生活，打消現在對於女性的因襲的偏見，以人類一分子的資格，參與人生的活動，以對於自己與同類之愛爲基礎建設起所謂『第三的國土。』了解這個意義，現代文學的精神便不難明白了，因爲文學原只是生活的或一種形式。

現代的文學漸漸複雜，要理解他須有相當的一點訓練，這是因爲現代的精神生活趨於複雜的緣故，原是不足怪的。但雖然是這樣說，從文學的本質上看來，人人有理解的可能，而且也有這個需要。女子因爲過去的種種束縛，以致養成一種缺陷，不爲他人所理解，也不大能理解他人：在這一點上，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可以有很大的效用。世界上不少女詩人女小說家，但是真能自由的發表出伊們的衷曲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約翰彌勒說，古今女子所寫關於女子的書都是諂媚男子而作，沒有把真的女性寫了出來，這也不是過分的話。今後的女子應當利用自由的文藝，表現自己的真實的情思，解除幾千年來的誤會與疑惑。但這只限於少數有創作之才的女子，而且現在社會的因襲的禮教制裁之下，也難得十分表白的自由，對於男子還是如此，在女子自然更是爲難了。因此我們的注意不得不略偏於研究賞鑒這一方面。創作倘若是發表自己的情思，賞鑒便是接承他人的情思。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可以借用到這里來。我們的經驗有限，不能夠感到各種複雜的心情，文學家便以他所觀歷或以特別豐富的想象組成的幻景描寫出來，使我們能夠因此得到彷彿的印象：我們不曾到過戰場，但看了託爾斯泰等人的小說，可以感到戰爭的悲慘，引起非戰的思想。我們對於或一種不幸的人們因爲沒有接觸的機會，往往容易發生不公平的反感，描寫黑暗生活的文藝便能夠矯正我們的這些錯誤。他們不必加上理想化，使其成爲落難的好人，只須如實的描出一個爲運命所簸弄的，同我們一樣的善惡雜糅的常人，就儘夠使我們拋棄平日的成見而發『你是我的兄弟』之歎了。這些效用固然是以現代文學爲最大，但在古文學中，我們如用寬大的眼光看去，也可以收得相似的效果。安特來夫在七個絞死者的故事的序裏說，『我們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對於別人的心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業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這可以算是一句對於文學的效用的簡要的解釋。至於文學的賞識可以養成藝術的趣味，於兒童的文化教育很有利益，也是一個要點，不過那與教育相關，我這里不能多說了。

婦女在進化中的任務



克士

對於婦女在進化中的任務這個問題，我很擅斷的說，婦女在進化中的重要與男子一樣，或者更重要些。生物界中，每種高等的生物為什麼要分兩性，這是另一問題，此刻不及討論；但既是兩性的生物了，要進化則一齊進化，要停滯則一併停滯，不能一性退化而別一性能夠特別進化——至少指高等生物——而且只有一性進化，我們仍然不能認那種種族是進化的。我們搜尋自然中的事實，那事實告訴我們，在下等動物裏，有一種中的兩性，一性極發達而別一性極簡單退化的，可是在高等動物便不能有這種偏頗的現象。因為兩性的生物，合兩性纔成一種生物，在進化上有相互協作的作用，正如在身體中的各機官，在一個軀體內協作一樣，如一個身體內的機官有一個失調，別個官品也就連帶失其官能，不能獨自健全的；在兩性也正是一樣，有一性不發達，不能使那一種物類進於更進化之域的。

兩性是有差異的，但這差異不是高下優劣，從前英國生物學家

該池(Geddes)與湯姆遜(Thompson)同著性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Sex)一書，反復說明代謝作用有兩方面，一面將簡單的物質漸漸構造成複雜的物質，一面將複雜的物質漸漸破裂再變爲簡單的物質；前一種作用叫做構造作用，後一種作用則叫破裂作用。一切生物都不能沒有這兩種作用，但在女性的生物體裏，構造作用較盛，男性的生理則破裂作用較盛，這就是兩性的根本上的區別。

兩性爲什麼要這樣分別，這不是我們此刻要討論的問題，我們可以不說；但男女兩性的一切不同，都於這一點上有關係，女性之所以被征服，也與這一點上有關係。

男子的生理是富於破裂作用，而浪費能力的，是天生的破壞者；如果在生存競爭強烈的世界裏，自然不能不以力爲主體，那麼，男子自然而然超越於較安靜的女性之上，社會成爲男子的社會，女子貶爲男子的附屬品了。社會既由男子獨占之後，一切設施都由男子的意志行去，便是女子應該怎樣生活也由男子去造成，至於近代，還有多數人們，以爲女子的唯一的職務，是做賢妻良母；賢良當然是好性情，但我們却不能說男子以賢良的美名，去籠罩或養成婦女的個性及服從性，不是一種罪惡。又有許多人，以爲婦女在

家庭中縫衣烹調，是他們的職務，我們不反對女子學縫衣或烹飪，我們兼且以爲便是男子能學一點縫衣烹飪也是好的，但說這些事一定是女子專有的工作却不可以；我們只能說婦女所能做的工作都是婦女的工作，這不是可由別人代爲限定的。人家要做什麼工作，人人都該有自主的權利，別人原不能代謀或干涉，縱使女子歷代受嚴密的拘束之後，不能不減少她們自主的能力；人本來能走的，但如果長久不使他走，他必定減少走的能力，鳥類本來能飛，但如果長久關在籠中，也必定減少他飛的能力。婦女在解放的初期，缺乏自己抉擇的能力或辦事的能力，也是意中事，指導她們的人們，只應該引她們到廣大的路上去，不當再用自己的判斷，來範圍她們生活的領域。

自然告訴我們，凡是生活高尚而且活潑的動物，兩性並沒有將職務嚴定區別的；在日常生活中，兩性的物類各盡各的能力作他們所能做的事，以謀本身的存立；在哺養仔兒的期間，則兩性分擔養育的勞苦，共謀仔兒的發育。

但人類是好競爭，尚強力的動物，生理上破裂作用盛的男子，登時成爲兩性中的強者，於是爭到獨占權，而將兩性和諧協力的生活漸漸消滅。男子不願婦女共負進化上的任務，只望她作一個自

己的意志的奴，異性的玩具；婦女們處這樣的環境下面既長久，於是照適者生存的公理，婦女遂安心於這種生活了。

近代科學告訴我們，要求文明的能够存在，必須減少破壞的力，要減少這破壞力，便不能不使婦女有社會上政治上的地位。否則，如男子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女子，及縮小女子生活的路，這不過是自己將種族驅到衰殘的地方去，不是有益於將來的人間社會的福利的。

婦女並非沒有謀生活上及社會上各種服務的本能，即使當初一見似能力不及男子，但這種薄弱的地方，恐怕正因爲受束縛太長久了所致。英國斯多白脫（St. Clair Stobart）曾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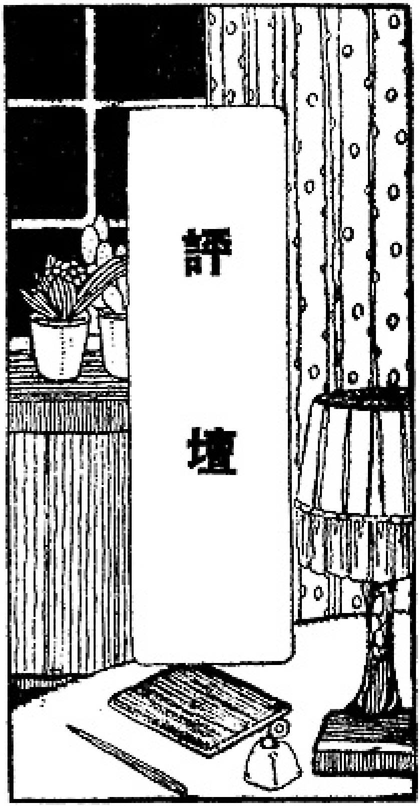
「如果上界的門拒絕她們，她們自然只好降到下界下了。必須讓她們很自由的操作神的工作，不當如現在的只許她們操作魔鬼的工作；必須使她們得有經濟及精神的自由，如同男子一樣，照她們的本能去工作，用她們的有用在社會間，婦女在進化上的重要的真義，當容易看出的……」

中國自來對待女子的手段，正如斯多白脫所說的關上了上界的門；一方面既認定她們是屬於下界的，而一方面又復責備她們的不長進，這於人種前途是很危險的。我們若希望未來世代的人種進化，實不能不增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提高她們的知識程度，使這社會成爲兩性公有不是男子獨占的社會。這個論據，便是我們在自然界不能找出一個例，說或種物類，其中一性不進化，而能使這物種進於繁複的。中國近來多數人已經知道教育的重要了；并且知道要教育有成效，更不能不賴良好的教師，所以養成良好教師便成必要。但感化兒童的力量，教師能及得母親麼？所以希望未來的人民的進步，使爲母的婦女，先得充分的發展，實爲極其重要的事呢。

女子是道德的

日本與謝野晶子著　瑟

女子如果不受男子的誘惑，容易做貞操上的道德家，而且普通常常是對於公共的犯罪的道德家。用正義的名義爲大規模殺人行爲的戰爭的主動人，不是女子；在議員選舉授受賄賂者，不是女子；用劣貨詭售外國毀壞日本人全體的信用者，不是女子在銀行中舞弊欺詐存款人者，不是女子；遊冶於妓院者，不是女子；占監獄囚徒之八九分者，沒有女子。女子雖比較的有他律的低級道德，但她們所以成爲人格的強味，也就在這里；而其弱點，就是訓練及整理感情的理性，還未成熟。



舊婦女的任務是什麼

喬峯

婦女在進化的歷程上，地位本很重要，在進化上負有極大的任務，極易明白；但試看中國舊式婦女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

中國的舊婦女，除却許多勞動人家的婦女，終日糾同丈夫張羅衣食還時時恐怕不足者外，有些是不作事的太太小姐們，及有些是終生作習俗及迷信方面的事還來不及的中產階級的婦女。

被人養着的婦女們的生活，是為許多人所羡慕的；她們起居有人服侍，飲食衣服以及種種的裝飾，都非常闊綽，她們除用心在日常的服用飲食以外，還要對付打牌看戲種種消遣的事情，於是就把時間這般匆匆忙忙的過去了。

至於終日做無益的事的婦女們，雖然她們親身操作，但所作的事，大抵是不關於實際的生活上的，所以時間多半也是空白費去。她們所做的事，大半是習俗應酬，和迷信上的事情。我常常見中產階級的人家，每逢過年過節的時候，往往有許多應酬，如果是大族人家，那麼祭祖祀神的儀節尤其繁雜，一年之內，差不多大半時間都費在這些事情上。這類生活，固然毫無價值可說，而家庭上也就全沒一點活潑和快樂的氣象。不但成人在這樣無聊的生活中匆匆混到老死是罪惡，那柔嫩的小孩在這環境之下培養起來的，精神便先已萎靡，這不是更大的罪惡麼？

可是要改革中國這樣舊式的家庭，却也很不容易。貴婦人的生活既為人所羡慕，革

除就很爲難。至於俗禮及迷信的破除，如祖先崇拜的破除，及家族關係的打破，也一樣不容易；這類不打破，家庭便不能變爲簡單，婦女們就不能不在禮節迷信等之下，空費她們的時間，那里能够顧到做人生的眞生活的工作，至於家庭內一切可使生活充實的美的設備，更無暇顧及了。

我以爲希望個人快樂，社會幸福，不能不使人們各得正當的生活。要使人種征進，更不可使人的生活力走入岐路，將生活的力量，空費在迷信及無謂的習俗裏。設法將從前惡劣的習慣除掉，使人們的生活，進於愉快，使生活得能充滿，這實在是民族進化的重要的要素。

中國向來有貞節的女子嗎

晏始

我國的舊道德，對於婦女的貞操，素來極力提倡，所以國史及地方志上，記載節烈婦女的事蹟，往往占很多的篇幅；路上節烈牌坊，更是到處林立；到了現在，尚有所謂褒揚條例，對於貞節的人，加以特別的褒揚，每年由內務部呈請褒揚的節婦，不下數千人。這都是崇奉舊禮教的先生們所引爲自豪的。

近年以來，外國性道德的新學說，逐漸輸入，一面主張結婚須以戀愛爲基礎，他面又主張夫死之後，妻可別嫁；夫妻不睦，妻也可以向夫提出離婚，而且離婚之後，更可與別個男子結婚。於是向來崇奉舊禮教的先生們，見了這種現象，便發生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慨歎，甚且有把這種學說當做洪水猛獸的。在新舊過渡的時代，像這樣的衝突，本是常有的事，無足爲怪的。

然而據我們看來，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直到現在，可以說是並沒有所謂貞操；不但沒有守貞操的男子，並且也沒有守貞操的女子；必須等性的新道德建設之後，纔會有所謂貞操出現。我說這句話，或者有人覺得非常奇怪，其實這是極眞實的道理，並不是故作詭辯。

我們且不說從前的貞操，是片面的貞操，不是雙方的貞操，即就這片面的貞操而言，也是僞的貞操，不是眞的貞操，是奴隸的貞操，不是自主的貞操。從前的男子，把女子當做他們的私有財產，要想永遠的占有，但一方又覺到她們並不像土地，房屋，金錢，牲畜一般的無意志，可以容易保管；所以特地爲他們定下一個貞操的名詞來，說能够守貞操的人，可以獲得極好的名譽，流芳百世，受

萬人的崇敬；否則不但要受卑汚的醜名，並且要被人屏棄，不能在社會上生活。婦女們爲了一方面可以獲得美名，他方面又怕難以生活，祇得遵守那男子所定下的貞操了。所以眞實的說來，這種貞操，祇是男子保藏他們自己所有物的女子的鎖；從前所以守貞操的女子，不過被這鎖鎖着，不敢而且不能逃出他們的府庫罷了。怎樣可以假借貞操的美名呢？

眞的貞操，是發於人的內心，對於凡非自己所愛的人，決不發生性的關係；而對於自己所愛的人，則互爲人格的接合，死生不渝；並不是歆勸於美名，更不是怕社會道德和國家法律的制裁。這樣的貞操，如果不是男女人人都有戀愛的自由，對於戀愛的藝術，培養到非常之高，決不會有的。所以我以爲如果要希望社會上有眞的貞操，先須從使人人有戀愛的自由和培養戀愛的藝術始。

人間相互關係的認識

健孟

倫理的基礎，重在使人明白人間的相互關係。在人類以下的動物類裏，兩性物類，因本能的衝動而配合；配合之後，自然而然的生子；到仔兒長大，就各自分散，去謀自己的生活。他們的生養存活，都聽之自然，在這種生活之下，夫婦親子間關係自然可以不必知道。可是進化到了人類，不復站在自然的面前，如各種人類以下的動物一般；已經站在有各種組織制度的社會前面，人間的相互關係成爲愈加密切，知道這種關係便也成爲愈加必要了。

可是要明白知道這種相互關係，往往很難，知識不進化，便是要求知道一點親族之間的關係，也不容易。大多數人，自己與子女的關係怎樣，子女與媳婦女婿的關係怎樣，大概多不明瞭。有人曾說，從前有一念佛的老婦人，聞人家說起她兒子的不好，把賺來的錢都給了媳婦；因此想起她丈夫在日，都把賺來的錢給她的好處。這可以看出她全然不知道她與媳婦及兒子與媳婦的關係是否相同，和她與她的丈夫及媳婦與兒子的關係是否相同。

以上這一段紀事也許是出人臆造以形容世情的話，但世上這類矛盾之見，實在常常可以遇到，許多苦惱的發生，也便都從這種不知道人間相互關係而來的。

北方平常人家，都行早娶制，大概男兒十一二便娶了親，而新婦的年紀，則總在十八

九。他們結婚的動機，全然別具一種思想。在那些地方，婚姻固然也是買賣式的聘娶婚，但是聘娶的費用卻非常之省。有兒子的人家，到兒子長到十一二歲，便預備少數的費，趕忙給他娶一個年紀大的妻子。他們的目的，一方面雖然也以為給兒子娶了親事，完卻一樁心事，一方面更因為缺人操作家事，娶一個媳婦，勝似僱一個用人。在這樣謬誤的辦法之下，容易發生不幸福和糾紛的事，這是不言可知的了。

現在要圖改正這類荒謬的習俗，卻非常之難，要想教育普及到那班無知的人，使他們都明白人間關係的道理，顯然不是目前所能辦到的事；要靠社會制度的改良，來打破那種習俗，也不是現在的中國所敢希望的。現在只能望知識較高的人們，對於人間的相互的關係格外思辨一下，至少許多無端生出來的苦惱總可較少一點。

戀愛與人生

紫瑚

主張戀愛至上主義的人，以戀愛為人間生活的全部，無戀愛便無人生。而反對者也有持戀愛非屬必要之說，謂人並不是為戀愛而生，幷且有因此而主張獨身的。兩方的議論，各有理由，我們很不容易辨別出是非的所在。但我們所應該首先解決的，就是什麼是戀愛。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下一個簡單的回答，就是『戀愛是高尚化的性欲。』如果這定義沒有錯誤，那麼我們可以說明戀愛與人生的關係了。

凡是生物，都有維持個體生存與種族生存的必要，性的欲求，就是從維持種族生存的必要而起的。至於人類，因為比別種動物進化，性的欲求，便也不如別種動物的簡單，所以必須以精神為背景，而加以藝術的感情，這便是所謂戀愛。這樣說來，戀愛與人生，確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不過我國從前把性的關係，專當作肉的關係，所以不知有所謂戀愛；而其反動，又發生如佛教基督教的禁慾派，更不承認所謂戀愛。前者把人間獸化，後者卻又把人間神化，這都不是正當的人生觀。正當的人生觀，須屬於進化論的人生觀，就是說人既不是獸，也不是神，乃是進化的動物。由這種人生觀出發，便曉得靈肉一致的戀愛，完全是人生所必需的了。

我國近年以來，談獨身主義的人頗多；這種思想發生的原因，大概緣於近來談戀愛的青年男女，往往多流於肉慾的放縱，遂因而卑視戀愛。其實這完全因為談戀愛的人，沒有十分的戀愛訓練，以致發生這樣的錯

誤，決不能說是眞正的戀愛。至於獨身生活，原是迫於境遇，或因爲專心於某種學問事業，不得不然，決不能特別當作一種主義持之終身。況且獨身與禁慾，兩者不能相混，獨身不過指不結婚，沒有正式的配偶而言，歐美各國獨身的男女，有戀人以及放縱肉慾的，所在多有。常見談獨身主義的人，往往有自詡高潔的意思；這實在有兩重誤解。便是一面把獨身專當作禁慾，一面又把戀愛生活專當作肉慾生活。如果他們能夠明瞭戀愛與人生的關係，又知道獨身也並不即是禁慾，恐怕不會把獨身主義挂在口上了。

中國女子救國會

晏始

在本誌第一號上，我曾說起我國女子團結力的薄弱；這確是目前我國女子的弱點，無可諱言的。但在近來，我國的婦女團體，大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如最近劉少曉女士在上海發起的中國女子救國會，不能不使我們認爲一種可樂觀的現象。

我們讀了女子救國會的宣言（見附錄），就可明白劉女士顯然是一個女子參政權論者（Woman Suffragist）。女子參政權主義（Woman Suffragetism），雖然也是女子主義（Feminism）之一，但兩者却有程度的差異，甚且因此被視爲兩種不同的主義。近來社會主義運動發達，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女子參政權運動，更表反對；幷有從前持女子參政權主義的人，竟改變主張，加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如英國向屬暴行的女子參政權論者（Militant Woman Suffragist）西維亞班霍斯德女士（Miss Pankhurst），近來覺悟從前的不澈底，一變而主張共產主義，（參看去年第六號本誌紳士閥與婦女解放），也可見近代女子參政運動趨勢的一斑了。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女子救國會的主張，很容易得到『時代後』的譏議；而其反面的論調，又以我國婦女的教育還未普及，咎主張女子參政爲過早。這兩種批評，固然不能說完全錯誤。然而據我們看來，在這婦女團結力十分薄弱的中國，發生這樣一個團體，總不能不視爲空谷的足音。我們此時不必對於該會的主張，加以主觀的論斷，祇希望組織的人，能夠固結團體，貫徹她們的主張，那麼在中國婦女運動上，當然不會無益的。

總而言之，現在的婦女運動，已經不是空言的時代，而進於實行的時代了。如果有人能夠本其素日的信仰，起來從事於實際的運動，無論如何，我們總該表相當的尊敬的。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一

鳳子



連日得師友來函討論戀愛問題的很多，且多相同的語句，不便一一標明這答何人，因統名答客問，陸續發表，請諸師友和讀者原諒！

依普通文例：不同意義的二名詞重疊時，在下者爲名詞，在上者爲形容詞；所以『自由戀愛』(Free love)作自由的戀愛解，『戀愛自由』作戀愛的自由解。

自由的戀愛，注重在戀愛。戀愛有種種方式，自由其一；所以『自由戀愛』作戀愛之自由(Love freedom)解。戀愛的自由，注重在自由。自由有種種對象，戀愛其一；所以『戀愛自由』作自由之戀愛解。

注重在戀愛，而連及自由，是由肉而靈，是『偏重性慾』的，是『以性慾爲愛情的表徵』的，是『自由戀愛』。注重在自由，而發生戀愛，是由靈而肉，是『偏重愛情』的，是『以愛情爲性慾的移轉』的，是『戀愛自由』。

『自由戀愛』的自由，是消極的，是『解放舊道德使實質的高尙

的戀愛有自由滋長』的自由。『戀愛自由』的自由是積極的，是『我要做什麼人就可以做什麼人人是不專爲戀愛而生存』的自由。

贊成獨身，是我的自由；贊成戀愛，也是我的自由。我要贊成獨身時就獨身，我要贊成戀愛時就戀愛，都聽他自由地發展，我自己自由地以爲不相矛盾的。

贊成獨身，僅僅是我的自由，決不是因爲『無產階級者不能不一做獨身』。因無產而獨身，已被支配在財產底下；財產存在，是和相抵觸的；不是談戀愛問題；勉強談起來，也是經濟式的戀愛，更不是談『戀愛自由』的問題了。

贊成戀愛，也僅僅是我的自由，決不是因爲『從學理上新觀念上說起來這是最進步的學說』。因學說而戀愛，已被束縛在學說底下，眞正無學者永不得輿聞，不是談戀愛問題；勉強談起來，也是地位式的戀愛，更不是談『戀愛自由』的問題了。

『無產者不得不一做獨身』，不錯！『靈肉一致的戀愛』，不錯！但是此世已長是資產家和學者的東西『母性的保護』『只有自己』做笑『全是誘惑』呀！『靜悄悄地不響』罷這是轉換世界的時期了！

一九二二，四，三〇在台州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二

鳳子

『欲進世界於安而且平，必自戀愛自由始』。這句話，我再分開來講一講：

第一，有婚姻，就有家族；有家族，就有私產；人人各私其私，我們女子就被掠奪做父親的女，丈夫的妻，兒子的母——男子的私產，還說得到平等安樂麼？婚姻，眞是萬惡之源呀！『戀愛自由』是反對婚姻結合的。

第二，『自由戀愛』的結果，兩性間要『交互迷着』；一經『交互迷着』，就要忘了『本來面目』，不再研究眞理的所在。無論以戀愛爲『性慾的滿足』，或是以戀愛爲『高尙精神的結合表徵』，總是注重在戀愛，其結果將使我們女子再墮落入『偶人的家』，於我們的生活有何幸福呢？『戀愛自由』是反對『自由戀愛』的。

第三，『獨身在個人主義方面而論是極端快樂而且自由的事』，努力於自身的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覺悟同志，正應任其自由，不應向之反對。『戀愛自由』是一方贊成戀愛，同時於他方贊成獨身。

第四，『靈肉一致的戀愛是戀愛的最進步』，但若注重戀愛便是『自由戀愛』了『戀愛自由』是不注重靈肉的一致而靈肉自然一致的。

總之，戀愛是人生紛擾的起點，必定把戀愛建築在自由上世界才有平安的可能。人是不專爲戀愛而生存的呀！

一九二二，五，七，在台州

戀愛自由解答客問第三

鳳子

人生是真的麼？戀愛是真的麼？人生是善的麼？戀愛是善的麼？人生是美的麼？戀愛是美的麼？真善美都是人生的『究極目的』麼？都是戀愛的『究極目的』麼？或是或不是麼？人生是戀愛的『究極目的』麼？『戀愛是人生的究極目的』麼？都是麼？都不是麼？或是或不是麼？我是小孩子，說不來。

不過我也有我的說法，就是；

第一，人是不專爲戀愛而生存的，

第二『戀愛自由』是自然的，明白的，純潔的。

第一的意義，已在以前兩篇說過了，現在且再就第二的約畧說一說：

1，『戀愛自由』是自然的。

這是反對一切搶奪式，買賣式，媒妁式，照片式，攷試式，經濟式，地位式，美學式的戀愛，認定這種戀愛都是人造的。『華胥之國——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才是真。

2，戀愛自由是明白的。

這是反對一切故意隱蔽包藏的禮教先生，認定『一切虛僞是惡的，』『生平無事不可對人言，明白而已』明白才是善。

3，戀愛自由是純潔的。

這是反對一切假借名義遂其私圖的浮蕩行爲，認定這種行爲是醜的，『赤條條的裸體畫，純潔而已』純潔才是美。

自然的真，明白的善，純潔的美，是戀愛自由的三要素；而尤以自然的真爲第一。『真的才是善的，』『真的才是美的』呀！

一九二二，五，一四，在台州

（未完）



婦人道德（續）

瑞典愛倫凱著　董香白

這種難得的經驗，常常不過成了這樣一種愛情的夢境，只能感動到靈魂上最微妙的影子，只能感動到感覺上的最精細的顫動——一種愛情的，這種愛情是一種所有涵博的愛護，一種所有可懷抱的親愛——已經激引起了數千萬男女的這種戀愛的要求和這種戀愛的生存，使他變成了一種比他們現在更無窮的渴望，更熱心的仁愛的狀況。因為這種經驗，或這種夢想在現代的這種藝術和文學裏面，當初已經假定了形式。那却是真實的，男女特性上極端的爭論已經早早成了這種有趣的題目了，而尤其在近代文學裏面。但是在這種廣漠的，吵鬧的音浪之中，一種新的和平樂旨（Leitmotiv）又演奏起來了，他能够澎湃勃興，把這種缺點充滿了一種調和，然而仍舊是很難預言的。這些情形中有一種為這種調和所能達到完全的，就是女子在生活上好像在文學上一樣，她逐漸十分忠誠，男子也逐漸熱心去聽受，要是女子能够把她自己特性上的一些東西供獻給他。男子們早就願意，也正是女子們應該從他們的讖語中研究一些關於男女間的衝突的。不過女子因為習俗上女子貞潔的觀念把她恫嚇住，使她不好意思讓男子得着她們戀愛生活上的經驗中一種深刻的觀察。

不過要是女子當初告訴關於她們自己這種真理的時候，文學可以把女子戀愛的性質上這種依然不可推測的深度向普通照耀出來。到了現在，差不多祇有幾位例外的男詩人，他們發表了一些關於女子的東西。這些詩人愈接近一點生活，他們觀察那永遠的女性的這種最高尚的說明愈加真確，如同那些偉大女詩家所

觀察的一樣樣在戀愛的愛情上，與在慈母的愛情上。而且這是女子的神聖的完美，在她們的眼光裏面，是一種女子的高尚的仁愛。這是那些大詩人，他們曾經教授過別人，還是繼續去教授青年，盡量發洩這種『一切有勢力的戀愛。』

這是有一種將來希望的獨一的道德。只要依照這樣，我們逐漸能够成功，不使那種戀愛的情緒有時發見出近乎一種獸性，或者結婚只基於一種暫時的衝動。

一種消極的清淨的理想——卽令基督本身具了人體出現——固然不能够激勵青年，因此也不能够在這條長路上保護他。單獨那種，不特有權力遏止住這種獸性，並且有權力把這種獸性變形，那是一種較高尚的情緒的這種生存的觀念，這種情緒屬諸生活的同等範圍中，如同這種本能的自身一樣。

用火一般的字句把一種偉大的愛情的理想燃燒到青年的心靈界裏面去——這是給他一種眞正的道德上的勇氣。由此在男子中發生出這種不可剿滅的不可匹敵的本能，在這種本能上，有一種戀愛的關係能够生存所有深博的愛情，不過如同一種相互的說明而已。由此青年知道把戀愛婚姻（Love Marriage）看作像中心生活的關係，生活的中心，他或者可以把他的願望激發起來，去發展和保持他的肉體與靈魂，使他能够達到自然界中最神聖的事物的那條大路上去，於是男子和女子都得着他們的幸福，去建設一種幸福的新民族。由此青年男女在數目上逐漸增加，能够了解他們自己的幸福就是等於未來子孫的幸福一樣，其幸福的大視乎他們能够把他們的個性去對付愛情的美滿。男孩與女孩，男青年與女青年，男子與婦人，因爲男女同校，因爲合作與同伴，能够發展他們彼此相互的了解，這種了解，能够把兩性間的齟齬心消除了，於是近世文明——還有個性要求的增加——已經早就得着他的解釋了。

這種單一的家庭的應用，定要區別一下，以便去替代那如同現在所主張這樣同等的舊習慣的形式，去對付所有一切的家庭。受過了這樣的教育，到了幾世之後，在這樣組織的關係的影響之下，我們也許看得見一些這樣的婚式，那樣的婚式，卽使在現今的時候，少數也看不見，在那些婚式上並不是一種義務的觀察，乃是自由本身做那忠誠的誓約。由此愛情應該備受寵愛，如同生活裏面最精緻最珍貴的東西；由此自我主義與無我主義兩者均得着一種完美的調和，因爲夫妻兩人，是以擔保彼此各人的幸福爲自己的幸福的。這是一種結合，這種結合挪威詩人曾下過了一個定義，

稱作眞理的結婚；『彼此的一種渴望的要求，一種有力的修養個性的保衞，以便能夠供獻一個人的個性；彼此了解的一種繼續增加的親密；一種結合，他能夠使生活的長途更饒饒有興味。』

這樣預備下去，這種絕對的人類的理想，或者成了一種活現的事實；不是像一個孤獨的男子一樣，也不是像一個孤獨的女子一樣，是像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他們要供獻給人類一種新宗教——幸福的宗教。

* * * * *

其實許多人仍是懷疑，這種婚姻能否成爲這種生存的最高形式，在生命中，從此能夠使自我的放棄者與自我的希求者雙方達到一種完美的調和。有些人確說過，這種理想上的狀況，或者能夠爲例外的人做得到，但是永遠不會使庸夫俗子所能做到，而且後者的道德只有靠法律上與社會上的裁制能夠保持平安。

我的信仰，無論如何是這樣：庸夫俗子在一段長路上追隨着例外的人，好像以色列的小孩子(Children of Israel)追隨着火柱一樣，而且照這樣去行，人類的全體向前進步。庸夫俗子也不過現在正抉擇一些某種觀念，那些在前一世紀之末，也不確定爲例外的民衆所採取。打一個譬喻，這種理性的婚姻，早經被一般多數的人把他看作無意識了。父母的威權，去行使那無論強迫兒女去實行一種無愛情的婚姻，或者禁止他們去實行那種有愛情的婚姻，也很少有效，卽使我們現今這種皮毛的戀愛的情緒，比較十八世紀時候，那種淺薄的，狂躁的，凶猛的，殘酷的勇氣，還要嚴格一點。在地質學上的沉澱法中以及那些在文學上的，我們能夠研究得出這種戀愛的情緒的平行線上的這些起伏。因此我們相信那些例外的人們的要求與衝突，也已逐漸變成那些庸夫俗子的了，要是大多數的人都趕上那些問題，其中有好些已不成問題，除了最少數還可應用外，卽使那些庸夫俗子往往墮落在那些爲新思潮新衝突所激發的人們的幾輩之後。

那也是確實的，在今日不完美的狀況之下，往往是一種義務，就是爲子女的緣故，不要把婚姻的這種外部形式破壞了。但是沒有方法能夠使這種義務宣傳出去，使他變成普遍的範圍。最好惟有這種個人自身能夠在每種差別的狀況裏面採擇這種分離法；這對於這些子女以及結婚後的雙方當事人，兩方面都有好處。假如一種婚姻，他的內部已會分裂了。當着我們討論他的全體上進步，人民不承認這種現在的婚式愈迅速，愈是幸福；因爲這種變更爲勢所迫，臨近到我們也愈神速，要維持婚姻的永久性，只有從內部

去設法。祇在這個時候，人們有全部的能力得着這些經驗，我看這種新而精細的方法，使信用愈堅強，幸福愈鞏固。但是人們不願去求這種方法，自從他能够依賴法律威權和社會意見的勢力，使那愛情不連合者能够連結在一起，那就好了。

在這種繼續增加的愛情獨一，就是表示那一夫一妻制的結婚(Mono-Marriage)將來一定成為男女間這種戀愛結合的形式。但是這種規律，在將來，如同在過去一樣，必定有許多種的觀念，因為這種感情是能改變的。這樣發生起來的衝突，到了結果，必定要帶着一些痛苦，但是這種悲慘，也不是現在往往發見的婚姻裏面所包含的這種產業意義。這種深刻的覺悟，愛情不是屬於義務的範圍，乃是屬於自由的，能够使動這一個人當着已經喪失了其他一個人的愛情的時候，他也覺得應該有同等的放棄，在這種不可免避之事的前面，猶如其他一個人死去一樣的分離。

有些時候，個人沒有辦理這種分離的才能，那麼法律就應當像習慣一樣，使這一個人不能把其他一個人留住，以致違背其他一個人的意志。這一對人中無論那一個人，他是他的自己人格的主人，他是他的財產的主人，他是他的工作的與他的生活方法的主人；這種團結是在每種特殊狀況之下，為個人的雙方同意而組織成功的，至於法律，只能解決夫妻對於兒女的權利與義務而已。

這樣下去，一定會到了一個時候，不特沒有做丈夫的人，也沒有做妻子的人，會覺到帶着外界上的意味在外部的物質上，因為物質上有什麼獲得或喪失，而影響於婚姻的成功或消滅；這時嚴格的說，只有這種戀愛問題的發見。

・　・　・　・　・

許多錯謬，許多笑話，許多悲慘的失敗，當然不免會變成了這種自由的結果。偉大的波濤定有偉大的捲浪。一種新主義，要是沒有附帶一些他的新錯謬，不能使其發生效力。無論如何，我們確信，就是人生的規則——痛苦發生於那自由的誤用，這是一種規則——最後畢竟能够使每件事物入於正軌。其實沒有從一種間接的效果上受着的痛苦比從基督教上所受的痛苦更大了，雖然耶穌自己也曾知道，但是他決不因此躊躇而不供獻人類以這種新建設的威權，這種威權是以破壞為建設的。然而那是超出乎所有他的理想物之上，他的理想物是他的現今信徒所缺少的，這種偉大的理想物，就是與其去信仰那種形式的威權，寧敢去信仰這種精神的威權。

因此自然而然的這些基督教徒，社會的維持者，他們都反對這

種新道德的理想而至於有無效的犯愛。他們相信一個女子，要是她的覺悟的目標是『自讓的自衛』"Self-assertion in self-surrender" 她定要把這種讓步中親近的新鮮的創造力也一并喪失了。他們相信婚式一定要被破壞，只要他的進步的這種基礎在維持上與命令上的壽數不能增長，除了他的自己重要的勢力之外。他們相信道德在這種奮鬥中或致消滅，假如青年知道把男女間的愛情看作生活的中心點。所有這些以及幾百個同樣的憂慮，只有共同一個根源而且像這同樣的根源。

這種根源就是基督教徒生活的觀念，這種觀念曾經排擠了那對於這種自然的神聖的那般偉大平安，堅固的古代信仰。瑪理亞(Mary) 是『聖母』(Virgin Mother)；耶穌是獨身者。保羅(Paul) 把婚姻看作兩害之中的較輕者。因此人們第一就知道把未婚的地位看得高尚一點，而把已婚的地位看得好像卑下的東西。這基督教徒生活觀念的結果，那就是，這種兩性關係在他的自身是等於不神聖的，人性在他的本身，其卑鄙與俗陋的幸福的要求，覺等於最大的利己主義。

所以這種基督教的生活觀念，自從他成了文化上的大事業，現在已成了兼愛主義上的一種發展——他是一種對於團結的觀念上的障礙，人類的幸福最後是從這種團結的觀念上進步得來的。

沒有一個人，他深刻的夢想得到，或者夢成得到這種幸福是能夠很輕易的完全得到。這種主張一致說者相信人性裏面的一元主義只能逐漸離開生活。直等到那個時候，到了這種大多數的痛苦，就是自由的第一次結果。即使對於少數，這種關係已經給了他們幸福，但是這個在分量上一定是不完美的，因為他們對於四周的所有痛苦，常常會發生同情。總而言之，幸福是尚未成熟的東西，因為這種求幸福的天才仍是這樣尚未成熟的，所以實在就全體而言，是這種極未成熟的天才。要想得着他，那就是說用一種乞丐般的謙遜去接近生活，但是用一種皇子般的驕傲慷慨去對付；把一種大詩人的深刻的理解加入他的總和，而且把一種小孩子的天真與奇想加入他的片刻的每回，那就是說，設法能夠享受每次目前的直接的幸福，但是也設法能夠把偶然的娛樂捨棄而去尋覓這種渴望的那一個。

幸福離隔人們這麼遠，但是他當初一定要嘗試去窺察他。這是一種勇敢，那基督教徒因此破產，當着他指導靈魂從地上到天國，而且這種勇敢給那捨棄權利以一種最高的位置，在所有道德的

價值裏面經過這種「一切價值的從新估定」那現今正在進行中者，幸福一定能夠得着這種地位。

他那爭得所有各種觀念中的最深妙者，斯賓挪沙的觀念，就是「幸福是完美」這種觀念一定能夠獲得凱旋的左券，無論他所處的地位如何孤單，無論在這奮鬪之中他的心血流去了那麼多。

我們仍舊在我們的內心的靈魂中生活，惟有依歸於他，我們也爲他而死，再者所有我們爲了他而犧牲的一定仍舊的活着，要是這種時期將來一定會到，雖然我們在這種時期中既經備受過痛苦，他對於我們沒有什麼表示，但是我們因爲他而受過的痛苦，對於後之來者一定會一件一件表示出來的。（完）

譯者附記——愛倫凱女士爲當今歐洲著名作家，她的歷史本誌早已介紹過，不必譯者再贅。她的重要作品如兒童之世紀，兒童教育，母性的復興，戀愛與婚姻，婦女運動，青年時代，戰爭和平與將來等書，歐美各國均有譯本。此外尚有戀愛與道德，婦人道德等短篇論文之單行本。婦人道德這本小册，共計三篇論文：一，婦人道德；二，未來之女子；三，習慣之女子。譯者於假中無事，費了一個禮拜的工夫，把她逐譯出來。這一篇是由譯者於課務百忙中從譯稿簿上騰寫下來的三篇之一。其餘兩篇當陸續整理後，再貢獻於讀者。

沈寂

宙

一

「悶得死人的沈寂啊！
——幾曾見有救活了人的喧鬧？」

二

「你病了才覺得有顆心吧！
健康人何嘗覺得有顆心在腔子裏！」

三

「大悅大笑大樂中，
隱隱地伏着一縷的悲哀，——
是簡單平凡而普遍的悲哀，」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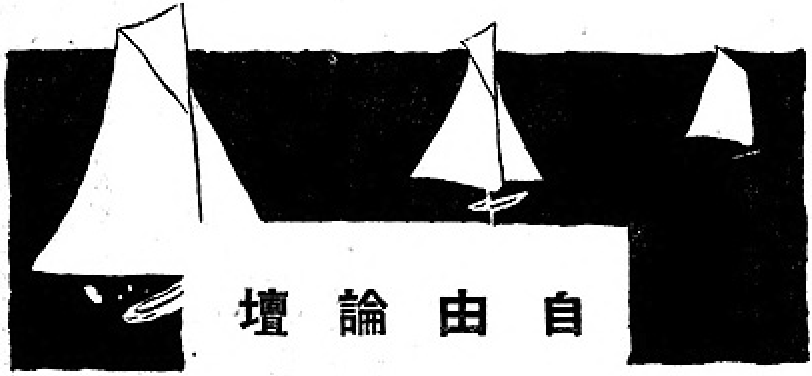
「在辛酸的涕淚中，
破着了神秘的快慰；
這不是我生命的自慰中的大發見嗎？」

五

「人們心間的溝，
幾時才有填平的希望！
不填也罷！……」

六

「人間應須有說不盡的話，
也應須有述不盡的意，
也應須有可說可述的，
却只索沈沈的埋在死神的龕下吧！」



男女應有互助的精神

李任之

我國的男子，往往稱他的妻子爲『內助，』因爲歷來做妻子的職務，不過襄助家政罷了。到了現在的時候，大家也知道女子的本能，並不比男子弱，本能既然相同，那可做的事情，當然不分界限了。所以『內助』這個名稱，天然沒有存在的價值。數千年來，這些可憐的女子，住在又黑暗又閉塞的閨房裏，從來沒有見過天日，到如今纔有一線曙光，照到她們的身上，和那牆壁一般的這扇門，也慢慢的開起來了。這也總算她們的幸福呀！

但是射進來的光，不去好好的用他，恐怕反要把眼睛照壞了。門外的出路，沒有人去指導他們，恐怕要走到那荊棘的地方，那裏找得到光明的路呢？倘使到了這個地步，她們的環境，豈不是更危險更苦楚嗎？好不可怕呀！如此看來，這班女子的命運還在那提倡解放，教育，和職業的手裏。

提倡這種事情的人，有女的，也有男的，女子確是爲她們自己打算，男子不過是憑着一顆不平的心；這都很好的。

他們所用的辦法，第一步是拿這睡在裏邊的女子一個一個的喚醒起來；這也是惟一的辦法，沒有再好的了。但是他們在那裏喊的話，含着鼓吹這班女子，出來和男子抵抗的意思。你想這班女子，方纔從那黑暗裏跨出來，腳也沒有立穩，眼睛也沒有看得清楚，身子也沒有復原，腦經也沒有清爽，那些男子，又沒理性，又很強暴，那裏敵得過他們

呢？恐怕歸根到底，仍舊要被他們禁閉在裏邊，再去享那和地獄裏一般的生活；豈不是原是女子受苦嗎？所以我的主張，是要叫女子出來和男子說，『我們是一樣的人類，有一樣的本能，應該有互助的精神，謀人類的幸福。』這並非降服於男子的官面話，確是真真平等的精神。

我現在單把『互助』兩個字，討論一下。內助這個名稱，非但內字無存在的道理，就是助字，冠了這個內字，也有些附屬的非相對的意義。講到互助，那就沒有這個毛病了。因為互助的意義是『男子和女子不論什麼事情，應當互相幫忙。』換一種說法，就是『男子在需要的時候，女子應當幫助；女子在需要的時候，男子也應當幫他的忙。』照這樣幹下去，纔好把男女的階級打破；不是如此，那裏講得到平等，那裏談得到自由呢？

女子應當作什麼

寧

社會是什麼？不是家庭，學校，及其他各團體集合而成的嗎？既然這樣，這小部分的好歹，就是社會的好歹；要是小部分完善，社會便是完善，要是小部分惡劣，社會便是惡劣。所以凡有改造社會熱心的，必須從這小部分上着手。

社會上的事業，是我們各個人的責任。有辦理某種事業的能力，就是有了擔任某種事業的資格；沒有老少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更沒有男女的分別。有較大的能力，就可辦較大的事情，有較小的能力，就可辦較小的事情，總而言之，無非各就各人的境遇，各盡各人的心力，去協理那各種的事業。如果社會有了這樣的精神，將來的前途，便十分可觀了。

既然不分男女，所以男人任教員，女人也可以任教員；男人當領袖，女人也可以當領袖，男人做議員，女人也可以做議員；沒有男人可辦女人不可辦的事情，也沒有女人可辦男人不可辦的事情；各逞自己的所長，補他人的所短。

但有件事情，却是必得男女分任的，並且沒有互作的可能，就是男子不能作妻作母，女子不能作夫作父，這是生理上自然的事實。男子應該以良夫賢父自期，女子應該以良妻賢母自期，不能互相推諉的。

研究女子問題的，有主張女子應該破除良妻賢母的觀念，也有主張應該保持良妻賢母的觀念的。這兩種主張，雖然處在極端相反的地位，却都含有莫大的價值。第一的

主張，是對於故步自封的女子說的，希望她們要進取第二的主張，是對於好高務遠的女子說的，盼望她們要務實我覺得社會裏的事業，沒有應該女子做不應該女子做的可言但這良妻賢母，卻是女子所不可避免的。

青年應該覺悟底一件事

——自殺——

紉蓮

在現代婦女解放呼聲最高的時候，我們尚常時聽到而且也親眼見到一種最悽慘最悲哀的事情——女青年的自殺。這要使我們的心房震蕩不安，充滿着無限的憤激不平的感情。

誠然，女青年們處在這萬惡的社會制度底下，受着家族，經濟，婚姻，……等舊制度的束縛，無時無地不是感著煩悶，憂鬱，失意，和絕望；卽無時無地不是被強迫着走上自殺的途程。

但在我想，社會上所以發生這種自殺的病態，不能完全怪社會制度的不良；卻要怪女青年們不能夠自家覺悟，換句話說，就是女青年們太畏葸，怯懦，退縮，輕視了自己前途寶貴的生命。

我這樣的想，我並不是替種種舊制度嘗辯護；我也知道舊制度是應該打破的，根本剷除的但負有打破剷除舊制度的使命的青年們而先自家毀滅了，新制度的建設，又有誰來負責呢？

有些人說：女青年們這樣輕易的自殺，她們已經是取最後不得已的手段。她們親身受着舊制度的苦痛，已經到了無可避免的境地，所以才毅然決然把一切都毀滅了，倒覺得脫然無累，離掉人間世的愁苦悲哀；而且因她們少數者的犧牲，或者更容易引起多數者的醒悟。

這一派的話，若果真是說中了一輩甘願自殺的女青年的心，我仍覺得是女青年們的畏葸，怯懦，退縮。佛氏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也說『女青年們不自家覺悟，更望誰覺悟？』

女青年們呀！你們應該有奮鬪的精神，勇邁的氣槪，強固的意志，靈活的手腕。專制的舊家庭不好嗎？大家起來打破他，剷除他，從新建立一個充滿情愛的新家庭。經濟不能獨立嗎？大家起來自決，自動，自助，自營，擺脫夫權的支配，共圖經濟的發展。買賣式的婚姻制度不良嗎？大家起來實行自由戀愛，切莫聽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派鬼話，

陷自身於不幸之途！

總括一句話：社會越黑暗，專制，萬惡，我們越發要奮鬬，努力前進，於黑暗專制……中求出光明來，不當學庸夫愚婦的動輒自殺，至死不悟。女青年們呀！你們已覺悟了嗎？快點起來奮鬬，努力前進，向那萬惡的社會宣戰，再不要懷着『自殺是抵抗萬惡社會的最後手段』的思想才好啊！

我們為什麼要蓄婢呢

嬌風

我們今日如提起筆來寫一篇什麼蓄婢不合人道，合應怎樣設法解放的話，似乎覺得太舊了些。為什麼會太舊呢？因為這些道理在較有知識的人的眼裏看來，同是平等的人，誰可以給誰做奴婢，這宗習慣之不合於人道，已沒有申辯的價值。但是凡這宗愈是覺得容易明白的道理，在實際上往往愈多黑暗。現在中國那里過奴婢的生活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

我數年前夏天，住在北京一個會館裏，間壁是一個闊人的公館，每到夜間，往往聞到女子的哭聲從間壁直透過來；後來問了管會館的長班，纔知道我料想不錯，確是為着打婢。後來我到上海未久，即聞得閘北一家人家，因為虐待婢，被別人報告了婦孺救濟會，正在那里鬧交涉。

以上不過我親聞的偶然的例子罷了，多數奴婢生活，恐怕都是這樣，那些遭虐不死的，長大之後，大半不是為妾，或者就賣做娼妓，這宗極不人道的事，而社會上都視為極平常的事哩。

我們很望人道主義的思想日漸擴張開去，使多數人知道這宗蓄婢的行為是人類所不應有的，大家有了這種正當的觀念之後，那麼，隨後再想救濟的方法也就比較的容易了。

『Sorrot』的情歌

宙

月姊兒溫柔地
照着疎竹下的池塘。
那邊來了一個白皙少年，
月姊兒就照着他行路。
白皙少年愛的是世間美女；
月姊兒却愛這白皙少年；
我愛我心上的人兒，——
她却不愛我了！



俄國革命中的婦女

美國 Bessie Beatty 女士原著
朱枕薪

俄國沒有女權運動。俄國人民，因階級的壓迫，故常有階級的覺悟。俄國舊時代婦女的權利，與男子比較起來，相差只有些微的幾分。實在因爲差別太小了，所以就常常被人家忽略過去了。她們單獨的一階級的痛苦，不及全體的羣衆的痛苦大。避小就大，所以她們沒有女權運動，只有階級爭鬥。俄國的爭鬥，大概都是人類要做「人」的爭鬥，甚於兩性間的爭鬥。

當恐怖主義（Terrorism）盛行之時，婦女亦和男子一樣的去擲炸彈。於是政府就把她們捉入監獄罰作苦工；有的流放至西伯利亞；有的甚而至於斬首。她們用她們的精力，流她們的熱血，覺和男虛無黨員一樣的衆多，一樣的勇敢，一樣的奮勉。

當自由神踏入俄國疆土的時候，沒有一人問到婦女分占自由權利的話。她們雖不做女權運動的人，她們卻做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少數黨，多數黨，國際黨諸黨的黨員。

此間行政的官吏，大多數都屬之於男子，俄國各地的情形，都是如此；然而世間造成這樣爛世界的原動力，大部份還屬之於婦女。俄國的婦女，都做西方婦女所做的事。亞歷山大戲院（Alexandrinski Theater）裏所開的民主大會，婦女所佔的議席，我們可以計算一計算。大會共有一千六百個代表，內中二十三人是婦女。還有幾個婦女當速記的，她們也計算投票的數目。

戰爭送給俄國婦女羣衆的負擔，革命並沒有把他減輕。國家的紊亂狀態，繼續增高，婦女看護家庭，使其免於飢餓的責務，亦須更加努力從事。她們耕田看牛；她們掃街修路（指鐵道而言），她們

立在食店門前，等待領取她們小孩的麵包與牛乳，往往等待了許久才能領到。她們期望革命成功的心理，竟和男子一樣的深切與堅實，不過她們比較的沒有餘暇開談罷了。她們也從工廠中出來去奮鬥，她們有一次已預備和敵人實行開戰了。她們是革命中靜默的女英雄，這種精神，她們在戰爭的時候，就已表現出來了。雖則她們受盡許多痛苦，然而她們流淚的時候卻不多。

俄國的婦女羣衆之中，有五個特出人才。她們都享有很高很大的令名。她們五人的姓名如下：

Katherine Breshkovskaya（喀雪林勃來希柯夫斯基）。

Marie Spiridonova（瑪麗施庇里德諾瓦）。

Countess Panina（巴尼娜）。

Alexandria Kolontai（亞歷山大哥倫泰）。

Madame Bitsenko（皮脫姗柯）。

俄國革命婆婆勃來希柯夫斯基的精神，現時現地，沒人能比她再完美了。她此時非常快樂，竟達到快樂的最高度。她雖然經歷千辛萬苦，但這種偉大的，強盛的，堅深的精神，總是百折不撓的。她雖遭人種種虐待，這顆渴望俄國自由的赤心，總不稍變。她心地光明純潔，從事於人的奮鬥事業，已足有五十年了。在這長時間的革命生涯，盡是各種痛苦的匯聚，但她總以最後的成功爲念，眼前的痛苦，是算不得什麼的。

革命發生之日，正她流放在西伯利亞之時。革命告成之後，他們就把她迎回老家，非常尊崇她，他們把她召至冬宮，就叫她住在那邊。她住在一間小房間內，自奉很是樸素，平常她總是如此的。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她已有七十三歲了。看她眼睛的光明，聽她聲音的響亮，窺她精神的矍爍，覺還是一個年富力強的少女呢！我在彼得格拉所見的精神煥發的人，恐怕要算她第一了。

我到那間小房間內去看她，她正有個朋友和她談話。他道：『婆婆知道的。他們不是都這樣說麼？她的日子都很好的，然而她的日子是已過去的了。』

他走了之後，她就轉對着我，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道：『他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曾坐了念年監獄，他雖稍強壯，然而男人——我以爲男人總不及婦女這樣的強壯。我看他們不能容受這樣許多的痛苦。他們沒有如此堅強的心腸。於是他們就氣餒了。』

此時，從克倫斯基（Kerensky）那邊來了一個報信人，說有一團軍隊兵變了，這纔中止了我們的談話。

『我一定要就去』她說，『就去忠告那些頑皮的孩子。』

移時，美國紅十字會送來了一張請客單。

『自然我要到我親愛的美國人那邊去的，』她說，『假使他們要和我談話至半日之久，我也是情願的。』

我們在俄國方面，沒有什麼好朋友。她愛美國，她更愛美國人，她講她在我們國家的經驗，歷久不倦。她曾講到關於亞丹 (Jane Addams) 布拉克威 (Alice Stone Blackwell)，普爾 (Ernest Poole) 保拉特 (Arthur Bullard) 諸人的話。她說『他們對我都很好，當我流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他們都寫信來安慰我，又寄報來慰我寂寞。他們沒有一次忘記過我。他們教我英語。然而我實在說得不大好。』

我遂問她，美國能幫助俄國什麼呢？她答道：『總不要讓我們單獨才好，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們還要向前做去。我們需要你們幫助的地方很多。我們的危險，都是只從我們自己方面來的。我們內部的建設，非常困難。停戰之後，我們辦事就容易了。然而這仍是很困難的，我們的兵士已疲倦了，他們並且很糊塗。他們不明白俄國的危險。俄國的國土雖廣而富，——非常之富，其奈俄國沒有完全文明的國民何！』她又繼續說：『我們要人幫助，我們要人指教怎樣做法，——說來說去，只是這一個問題。』

我們又談到俄國的婦女狀況。她說：『我們的婦女，都是很好的。然而她們不甚活動；她們是不大出力的，從前她們常常等待——要等待人家的許可。我們沒有自己行動的自由。現在呢，我們有自由了，可憐我們又沒有經驗。我之所以能做事的原因，也無非是不無所畏幾個字。我畢生毫無所畏。我畢生常常做事。事體的大，在於著手的時候。你們大多都已着手了，只是俄國的婦女——她們的本能與道德，是完全無缺憾的，她們只缺乏之做事的意志罷了。』

凡是俄國的問題，不論大小，都深深印在這位革命婆婆的心裏。她不以眼前的憂鬱，能妨礙將來的發展，她總是努力前進。她幼時爲富地主的女兒，成人後，因事幽禁在彼得保羅礮台 (Fortress of Peer and Paul) 的暗牢之內，在西伯利亞又做了多年的苦工，她一生常和別人的憂悶相接觸，她更能了解他人的憂悶，而表示一種深刻的同情。她說：『我回顧我過去的生活，我幼時的精神，不因真實與基督教義的衝突而痛苦，然而當我五歲的時候，我常因別人的悲哀而自己心酸。現在呢，我爲車夫流淚，我爲女傭流淚，我更爲工人流淚。有時我還要爲窮苦的被壓迫的農奴流淚。我要

自由之光照耀之後，我才能安安怡怡的生活。我聽鐘聲，我很奇怪他們叫我等待呢。』

俄羅斯共和國國會開會議的時候，我看見克倫斯基把個小槌(Gavel)——議長用具)放在她手上，請她爲第一任主席。此時她雪白的捲髮上，覆了一方頭帕，頸之四圍，也圍了一塊頸布，遂接受了這一個位置。

克倫斯基政府將倒之前，我又和她會見一面，這是我倆末次的會面了。此後她就辭職不幹了。她被捕的消息，竟傳遍了全世界，不過這都是謠傳。那些少年革命家對於政治的意見雖則和她不同，只因爲敬崇這位革命婆婆情感的熱烈，就把要傷害她的初心壓平下去了。她一時住在彼得格拉很平安；她住在五層樓上面。隨後她就去莫斯科了。

我離開俄羅斯的時候，我沒有看見她，但是聽說她仍是很平安。我知道她雖失意，總堅持德皇不能像俄皇般的來蹂躪俄國人民的意見的。

喀雪林勃來希柯夫斯基與瑪麗施庇里德諾瓦二人革命的精神及毅力，俄國婦女，真沒能够及到的了。

假使我們寫都多數黨政府的年史，我們就要常常寫到革命政治大舞台上瑪麗與李寧(Nicholai Lenin)辯論對敵的事情。瑪麗身高不到五尺，她的身重，恐還不到九十磅，她是個最小最弱的女子，但她却是個俄國最有權力的人，——『農民俄羅斯的小將軍』

我常常聽到瑪麗在羣衆中高聲喊道：『毒伐立斯！毒伐立斯！踢怯踢怯』(同志們同志們平靜啊平靜啊)。

在法律上講，她是應當處死刑的。當她還是個幼女的時候，她只覺得她本國的黑暗，別的一無所曉，她就被俄皇政府的命令判處死刑了。

她初入獄的二十四點鐘之內，將薩克官吏真能克盡厥職，處她嚴酷的刑罰，她昏去總有一百次之多。然而她沒有死，對她用酷刑的人們，倒反立刻被人家私下弄死了。她的同志都說這是應當如此的，果然如此辦了。

她後來在西伯利亞做了十年苦工，以她這樣瘦弱的身體，她的死，自然在意料之中，不知怎的，她竟沒有死去，真是出人意外了。

俄國革命的消息傳入東北西伯利亞去的時候，她還活着，她正等候着呢。

她皮包骨的變類，有兩個紅而亮的斑點，她狹窄的胸腔，因酷刑的拷打，現在患咳很劇。他們把她送回到彼得格拉，輕輕把她放在預備流徒返家的保護院內的牀上——把她放在床上，好讓她安安靜靜的去死。

一九一七年的春夏二季，她從她狹小的保護院裏出來，加入革命運動。革命成功後，俄國各地的農民，都接二連三的到彼得格拉來開農民代表會議，在各種農民代表會議裏面，她總是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三十年之前，當湯布夫(Tambov)執政之時，離她後日幽禁的監獄不遠，有一所小房子；瑪麗和她母親與二個姊妹，就同住在這所小房子裏。她得着教育上特殊的利益，就打算做個醫生；她長大成人後，深痛俄國人民的困苦，激發天良，鼓起無限的同情，遂拋棄她各種計劃，專從事於革命事業了。

湯布夫非常暴虐，對待農民，尤其專制。農民恐怖已極，惟恐其派哥薩克兵去傷害他們，去鞭韃他們，甚至去焚燒他們的房屋。

湯布夫與瑪麗二人，眞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們倆猝然相遇在一個小村莊裏邊，當時有個農家幼女被捕了，受盡哥薩克兵隊慘無人道的虐待，最後並把她綁入湖內。

長官知道了，並不禁止，也不科罰。那夜，村中有雙深藍而帶紅的眼睛，一夜沒有閉眼。翌晨，瑪麗醒了，她立刻就決定她一定要如此做了。她尋得一枝手鎗，尋到長官湯布夫，此時他正在火車站，和哥薩克的衛兵在一起。她在哥薩克兵前放了五槍，哥薩克兵就拔起刀來，已近她身邊了。她見他們來了，就想自戕，但是他們手腳很快，立時就把她捉住。他們遂把她力擲到街旁的邊路那邊，他們互相喊道：「打死她！殺死她！」他們又把她拖下路梯，她頭就在路上直滾，他們又拖住她櫻色的長辮，使她起立，於是，遂把她投入獄中。

她在獄中，他們把她的衣服盡行剝下，鞭撻她，譏罵她，喊道：「你現在好給我們一篇激動的演說了！」

他們把燃着的烟捲燒她的嫩肉，他們又把厚重的皮靴踏她的小脚。他們又用別的種種凶狠的，殘酷的，非人的毒刑，加在她身上，他們一個一個，前前後後，都用皮靴踢她，踢她的胸，又踢她的背，並且高聲喊道：「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你同志的姓名了！……快些說出來，你這個惡棍，否則，我們還是繼續上刑的！你不要受刑，就快些說出來！」

可憐的瑪麗始終不辯。她也不對他們演說。她始終不說出她同志的姓名。她只是隻字不吐。

次夜，他們把她送到湯布夫那邊去。他們鞫問一過，就判定處她死刑。當那審判的日子，他們問她有什麼話要爲她自己辯護，她答道：『我此生就要被你們處死了。你們可斬我至無數小塊，你們既已如此對我，你們就可殺我至幾千刀。你們可用種種毒刑，加之我身。你們的刑罰，我已受盡了，你們也沒有再比這種種還要酷毒的刑罰了。我是不怕死的。你們能殺死我的肉體，你們却不能破壞我的信仰，我相信民衆的自由與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瑪麗被虐的事情，外間傳佈得很快很快。俄國人民，都把她印在心坎深處，因同情心的熱烈，都爲她深抱不平。因此俄皇對她的處置方法，就和湯布夫的不同。她年紀這樣的輕，她受苦這樣的重，她身體又這樣的瘦小脆弱，這都能激起人民深刻的同情。人家對此，都誓言俄國應當要自由的。

法國人聽到她的消息，就立刻組織了一個團體，專以營救爲目的，英美亦大聲疾呼的可憐她，想出種種方法去救她。結果俄皇因內外反對風潮的劇烈，就把死刑減爲流刑，罰她在西伯利亞做苦工。瑪麗自己是不要快樂的，她絕不憐惜她自己一個人的。她說道：『假使美國人民對於這個俄國的幼女表同情，告訴他們，他們更應當對於這個幼女的祖國表同情才好，我個人絕對的不要什麼名利，只因爲我失掉自由已是很久了。我的赤心，我的靈魂，我都已送給大家了。』

俄國革命家的心理，大概都是如此的。他們注重實現理想的運動，看輕個人一己的生命。他們不願說到個人方面的話，他們願意爲大衆而死。

話雖如此，然而革命家的生活，也大都和別種平常人的生活相同。他們有他們個人的快樂，他們也有他們個人的憂患。他們有他們極大的戀愛，他們也有他們很小的怨恨。他們有他們的幸福，他們也有他們自己個人心碎的時候。瑪麗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當她流放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他遇到從南俄羅斯那邊來的一位革命家，他的名字叫做亞歷山大台康斯基（Alexander Dekonski）。他和她一般的年輕，心裏也充滿了革命之火。他倆有他倆的共同原因，就是同是年輕，同是孤寂，同爲同志，所以他們二人就發生了戀愛了。

瑪麗所處的監獄裏邊，還有別的九個政治犯。當俄國革命的消息傳來之時，釋放的命令也下了，但是名單上面，却只有八個名字。獄官緩緩的朗讀她們的名字，她們都互相觀望，面上現出一種愉快的樣子，同時又現出一種懷疑的態度。她們所日夜思維，朝夕從

事，她們爲之受痛苦有的爲之喪性命的理想現在已成爲事實了。獄官讀完了這張名單之後，有兩個沒有被讀着名字的人，雙眼上都現出兩條深刻的痛苦之痕。她倆頓時發抖，連嘴唇都顫動了。她倆孤苦的同道。『我們如何辦法呢？』獄官搖搖頭沒有辦法。他答道，『你們還要等在這里，』瑪麗說道，『如此，我們一個都不要出去！』

於是，她們就一個也沒有出來，大家同在裏面等候消息；然而那天發最森嚴的獄牆就不能如平日一般的壓下她們反躍的精神，硬叫她們快樂了。

翌日，第二個電報來了，諭令十人通行釋放，她們十人得到這個消息，她們就很快樂的起程到彼得格拉來了。

她們的行程，是一種凱旋的行程。

瑪麗到彼得格拉後，就臥病在床上。此時，台康斯基因通歡事，就在哇台沙(Odessa)地方爲工兵代表蘇維埃捕獲，他們就把他幽禁在那邊。人家把這消息告訴瑪麗的時候，她病還未起床呢。

瑪麗愈病愈重，奄奄一息，靜養三個星期，絕對不見親友。恰巧在這個時候，台康斯基從獄中脫逃出外了。瑪麗病愈後在彼得格拉公開宣稱台康斯基之無罪。她的從事革命運動，較前更形猛烈了。

我第一次在亞歷山大戲院裏開民主大會的時候遇見她。她雙頰上兩個紅斑點，這夜特別的發亮，她一雙藍而帶紅的眼睛，正和小燭的暗影一般。她當晚是她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即急進派裏的代表發言人，她走上演說臺，發表了一篇關於她一黨行動簡單的激烈的報告。

當政治上的形勢危急之時，克倫斯基已遭人攻擊得很劇烈了。『全權屬於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的呼聲，也唱得更高更堅了。瑪麗雖不是多數黨，她又反對多數黨政策的人，然她知道農民的土地饑荒，已困到極點，再不如願以償是不行了，政府如不承認這種直接的要求，那麼，政府也不能存在的。所以她就和多數黨通力合作了。

我第一次和她在茶室內談話，她現出很瘦弱很疲勞的樣子，她告訴我說，她每晚只睡二小時。她終日忙於見客，會內會外的農民，接二連三成羣的去看她，他們都要去找她，和她討論一切事情。此外，她又要列席種種會議，如社會革命黨左派的預選會，以及從前鄉間派來的代表會議等等。閉會之後，她更要編輯一種專討論農民間土地分配問題的報紙。

當十一月革命，推翻聯合政府，多數黨代之而握政權的時候，執

有許多人說到社會革命黨左派與多數黨合併的話，就中以瑪麗的呼聲爲最盛。

她說不加入人民委員會，就無異自己站在反革命者的一方面去。因此，她起初很願意得一個委員的位置，後來她就拒絕了。她想，單是一個農民領袖的地位，要比這種什麼委員好得多了。這一年內，我已有多次看見她和周諾夫（Chunoff）二人互相辯論，辯論的結果，常常總是瑪麗勝的。

俄國第一個取得內閣閣員位置的婦女，就是巴尼娜。當克倫斯基執政之時，她初爲公衆福利部次長（Assistant Minister of Public Welfare），隨後就調到教育部裏去。巴尼娜極端反對俄皇的專制，她可算是專制時代具偉大精神，高深理想的婦女小團體內一個最好的代表。在俄皇當朝之時，她本是一個急激的反抗者，然而革命家急進主義繼續增高，日進無已，一月復一月，她就漸漸成爲比較的偏於守舊方面去了。克倫斯基倒後，她即被捕。

她的繼承人是亞歷山大哥倫泰，她是多數黨黨員。七月舉事失敗後，她亦被捕，但是他們沒有明白的證據好坐她的罪，不久就把她釋放了。

我第一次在 Smolney Institute 遇見她，時期正在蘇維埃取得政權之後。多數黨正在那邊從事組織第一次的人民委員會。哥倫泰被推爲福利委員會（Commissary of Welfare）委員長。那時有個朋友介紹我和她談話，於是我倆就在一起呷茶。我問她道：『你將爲總長麼？』她笑了一笑，答道。『不，真的不，假使他們推我做總長，我將和那些總長一般的懶做得。』

後來，她果然做了總長。幾個月後，我去訪她。她說道：『我真懶做得。我們做了些什麼出來呢？我們做事的人，竟如此的少啊。』

哥倫泰出身於上流社會。她嫁給一個俄國的機械工程師爲妻。據她自己說，一八八九年以前，她絕未想到社會的現狀如何，這一年，她和她丈夫在工廠的城市裏同住了一個星期，她方有些覺悟。她說：『我在工廠裏消磨了幾天，我受的刺激很多。我此生的生活，於是就從此大變了。我覺得我一定要設法幫助去改善他們工人的狀態，這是我的本分。我本不懂社會主義，我就開始研究，我從書中找出我的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隨後我又到蘇立氣（Zurich）去研究經濟學，我此時就變爲一個革命家了，我曾受過九年的流刑。』

在十一月革命的時候，她說道：假使我們戰敗了，我們也已做了很大的事情了。我們只是破壞，我們只是破壞舊有的一切。提高世界文化的建設工作，還須待其餘別的國家。」

她改社會福利二字為社會平安(Social Security)二字，所以就叫做社會平安委員會了。她規定辦事人員的月薪，一月最多只有六百盧布。

俄國殘廢的兵士共有二百五十萬人，一九一八年正月，還有其餘病的，傷的兵士，也有四百萬人。更有為數近五十萬的兒童，都受這個委員會的保護與供養。

在諸文明國中，俄國嬰兒的死亡率最高。因之哥倫泰就設立一所母親院，預備為母的生育之所，她想把這所母親院作為全國模範，好使他人做行，以期遍設全俄，他們規定產前產後，各八星期，都能到母親院裏面去。

人民委員會通過了幾種保護母性的議案，這都出於哥倫泰之手。保姆每日的工作時間，都減至四小時。生育前後都有一定的休息時期，工資仍照給。

皮脫珊柯是到勃萊斯脫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去的和議代表團裏面的一個女代表。他們從彼得格拉出發後我才知道有這件事。所以要說也無從說起了。

輓歌　英國 Shelley 作　殘紅譯

世界呀！人生呀！光陰呀！
我登到你們最後的那幾級上，
　我站在那裏把不住的顫搖；
你們青年的光榮何時回來呀？
　再不回來了——哦，永不回來了！

離開了白日和黑夜
歡樂高飛而遠颺：
　新鮮的春天，夏天，冬天的蒼老
都使我頹唐的心兒發生悲感，但是愉快再也沒有了——
——哦，永遠沒有了！



新德國的婦女生活

無競

近來歐洲各國的人，對於德國，都還是非常疑忌，常常有人說起，『德國仍是文明的威脅者，他們表面上裝做非常的困苦疲敝，裏面却着着儲蓄新力，再與世界為敵，於無意中開始大攻擊。』然而據那直接到德國視察加以詳細調查的人說，這完全是誹謗的話。

無論那個，一進德國，定要抱着從前非常繁盛的唯物的和軍國的德國早已過去的感想。路上行走的人，都蒼白瘦削；橫在街旁零星的貨車，都汚舊不堪；商店前積滿煤灰的玻窗，陳些貧弱的商品，標着幾千百馬克的大數目；從前到處都有的軍裝，現在已絕了影子；德國的外觀，實在已經完全改變了。

而且德國的變化，不止外部，那內部的變化，還要更甚。在舊德國中，一切的政策問題，都任政府處理，國民都非常平靜；但在新德國關於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及其他一切的問題，却不絕由國民評論協議。各種變化中最算顯著的，就是軍人的面完全隱去，和婦人的同入公共生活。在從前專管三K的德國婦女，於一九一九年五月新憲法發布以後的第一次選舉，有三十九人當選為國會議員，一百五十五人入聯邦諸州的立法部，一千四百人當選為市議會和縣議會的議員。比較美國和英國，實在差得遠了。

在去年六月的選舉，雖然已有許多參與軍事的男子回到公的生活，但婦女當選為議員的，仍有三十九人；此外在德意志共和國中婦女市議會議員的數目，占全體市議會議員百分之十一。從前國會開會日，滿眼祇見披掛着堂皇的制服軍服和勳章的地方，現在却變為婦人樸素的服裝了。

在一九二〇年五月柏林的選舉期，婦女的辯論家，出得很多。那時演說會的秩序單上，如果沒有婦女，聽衆便不滿足，大概辯士裏面，男子與女子，爲二與一之比。

現在德國雖然還沒有女大臣，但婦女却已占居重要的位置，尤其在教育部，勞動局，社會局等機關爲多。有一個名叫包美爾女士的博士，實在可說是最卓著的一人了。她是教師，是文章家，是雜誌婦女的編輯者，是國民婦女會多年的會長，而且是內務部教育司的司長。所以她的位置，實在有形成德國國民教育政策全部的勢力，對於小學，中學，大學，及其他各種的教育機關，勢力很大。

可倫的都市行政學校，從前祇許男子入學，現在已對婦女開放；德國婦女，因此可以永遠營那政治生活了。最近通過國會的法律，規定爲保護因學問，商工業，或漫遊等旅行外國的婦女利益起見，得派婦女的駐劄各國的公使大使，並且規定此等女公使女大使，須將在外國活動的德國婦女的動靜，報告本國政府。

美國的婦女，多置身在社會事業，德國的婦女，却都做官吏。養成做官吏婦女的學校，大抵由國庫或市補貼一部分的經費。在學校中畢業以後；便可出去就職，但並不像美國從事慈善事業，都做有俸給的官吏。對於嬰兒，貧民，罪犯，狂人等的生命，健康，幸福，在美國由慈善團體管理的，德國却當作國家的責任。

德國最近公布的法律，設立兒童局二千所；對於胎兒和嬰兒的健康，以及正在通學的兒童和失學後的兒童的生活等，非常注意。

德國不拘那里，都有授青年適當職業的職業介紹所，但所中事務，大部分都歸婦女處理。無論何國，都曉得教育家的職業，非常重大，但他們的薪俸，却總是很低。然德國對於此點，却很有覺悟，德國對於女教師，總比不論那一國優待。又新德國和舊德國不同的，是廢止強迫女教師女官吏獨身生活的習慣。教育上或政治上的職務，男女的俸給，實際雖不免稍有差異，但理論上却完全承認平等。

照目前的情形，婦女任校長及其他高位置的教職的，並不很多，但是依女教員俱樂部和婦女同盟會的要求，已經設定方法，使婦女得以任中學及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員。再經數年的努力，一定可以使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成爲實際上的平等。爲了這個目的，從女教員會起，所有婦女團體及婦女的新聞雜誌，都在努力實現實際上的男女平等。雜誌中最著名的，除上面所說的婦女外，還有國家與婦女新世紀的婦女等。

德國的婦女，早有與男子同在大學中研究的機會，但畢業以後，和男子一同就職的機會，却是沒有。研究醫學的婦女，可以得醫學

士的學位，但要想獲得實際上的經驗，却很困難。現在却已規定醫院中招聘醫生的時候，幾人的男醫，必須加入幾人的婦女了。

在舊德國，婦女完全不能進法界，現在都可以參與研究法律的律師考試了。至於司法官考試，婦女雖然還不能與考，但不久即可望實行。大學中的婦女講師，已經不少，也有幾個做教授的；研究神學而任牧師的婦女，也是很多。

德國全體窮迫，中等階級知識階級及做日工的人，都陷於貧困，但入大學的婦女數，却反增多。不論怎樣的家庭，女子一定要授以一種職業，使她可以自謀生活。然而無論怎樣，女子求學，總比男子不便，如果這樣，男女的不平等，總難除去，前述的雜誌婦女等，主張由婦女俱樂部，補助生活不寬裕的女子。

德國有一個主婦同盟會，全國共有會員百萬人，祇柏林一處，有二萬人以上的會員。其中三人，占國會委員會的椅子，制定關於家內勞動的規定。德國也和各國相同，家庭勞動者，非常缺乏，在都會中尤甚。主婦同盟會的婦女們，特地組織職業婦女介紹所，搜羅每日作工二三小時的輪工婦女。

德國以使用雇人係屬奢侈的理由，對於用雇人的人家，徵課稅款，用兩人的稅款，對於其中的一人須三倍於用一人者。因為近來物資缺乏的緣故，一切飲食衣服，均須由家庭中製作，所以家事很繁，做主婦的辛苦得不堪。主婦同盟會因此想出種種方法，使辛苦的主婦們，可以得一點安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廚房為家庭的中心，在那里具備現代的便利。

農業地都種作値錢的甘蔗和菸草，穀類種得很少，政府正在努力防止這種傾向，主婦同盟會，也和政府合力從事。總括一句，新德國的主婦們，也和職業婦女一樣，正用極大的努力，建設新的國民生活。

喪父喪夫喪子的家庭，所受的損害，本是非常之大，而德國的婦女，更負有國民的屈辱，非他國婦女可比；然而她們雖是極悽慘，極困苦，極疲乏，仍有計畫國家及未來的決心和勇氣，新德國的婦女，不是大可賞讚嗎？



挪威的母性保護

無競

一九一七年九月，挪威克利斯却尼亞市爲制定『養老年金法』，特設立一個委員會；經克利斯却尼亞勞動婦女協會努力的結果，提出應該制定寡婦保護法的議案，由委員們咨送年金局。因市中不幸的婦女和可憐的兒童非常之多，所以便爲了制定母親的年金法，設立委員會，舉巴斯德濆生，愛彌兒斯坦，洛褒德甲柯布遜安娜布雷謨等爲委員。

委員們主張年金不該祇限於寡婦，就是已經離婚的婦人，與夫別居的婦人以及不結婚的母親，都可得到。私生兒在十五歲或十七歲以前，都應該在學校中就學，歸他母親保護。但可受年金的資格，以住在該市十五年以上而現在仍繼續住居者爲限；有一個小孩的婦女受年金若干，二個或三個的若干，有疾病的若干，都有詳細的規定。

關於這一件事，議論非常之多，終於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把這議案通過。從一九二〇年起，凡貧困的母親，都可以受這規定的保護。母親年金局本部，已經設立，關於母親年金的一切事情，都歸該局管理。該局的局長，是賴格娜蒲槪女史；她的下面，有助手八名，秉承局長的命令，辦理各事，並每月到那受年金的母親們家中，訪問一次，把她們的生活狀態，詳細報告局長。

局中辦事人，對於貧困母親們的家事管理法，她們的需要，以及其他一切的家庭狀態，都詳細記載，有時加以勸告及指導。她們患病的時候，便送入相當的醫院裏，將護她的小孩。倘不幸因病死亡，便把小孩送到留養的所在。

日本女子教育革新的曙光



無競

日本的女子教育，素來是男子本位的教育，以造成良妻賢母爲唯一的目的的。但是到了近來，一般婦女，都已漸漸覺醒，對於這種奴隸式的教育，深致不滿；而主持女子教育的人，也因此覺到改革的必要。如最近在東京所開關於女子教育的兩種會議，其當場的提議及決議，不能不使我們認爲日本女子教育革新的曙光。

這兩種會議，就是全國女子教育大會和全國高等女學校長協議會。前者係帝國教育會發起，與會的爲高等女學校長，教諭，小學校長，訓導及各地教育家，約四百名；後者由全國高等女學校長會發起，以全國公立私立高等女學校長爲會員，與會的約五百名。現在先就全國女子教育大會約畧的說一說：

該會第一個議題是，『照我國的現狀，應該怎樣定女子教育的根本方針，纔是適當？』那決議是，『以發揮女子的性能，確立女子的人格，完了妻母的本分，參與社會的文化，爲女子教育的根本方針。』這不用說是一個極平常的結論。但比較向來的賢母良妻主義，公然以女子爲男子的從屬者去教育女子，竟能承認女子的自由獨立與其人格的尊嚴，究不能不說日本女子教育界的曙光了。

此外會中又議決一切的高等教育機關，都應該爲女子開放；並承認美術學校，外國語學校，醫學專門學校，高等商業學校等，更有開放的必要。其次主張男女同學，在初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學校，今日即宜實行。又討論性教育問題，主張性教育不宜僅限於一時的衛生指導，須使兒童和青年眞能了解生命創造的神祕。對於文部省（即我國的教育部）『如何增進女子研究心』的諮問案，一致

主張須增加種種項目，涵養女子自立的精神，在女學校中，減少家事裁縫等專課女子的特別科目的時間，輕減男女差別的待遇。并且一致主張給與女子以教育上的機會均等打破男尊女卑的弊風。

其次在全國高等女學校長協議會中，爲振興女子教育，也有種種有意義的協議及決議。他們的宣言書中說：『文化的進步，國運的發展，靠女子教育的振興頗大。所以我們認分割由軍備縮小而得的財源，充擴張女子教育的費用，是目前的急務。』又議決『爲謀普及女子高等教育的澈底起見，須建議當局，從速確立完全的學校系統。』其參考案中添加與男子學校系統略同的系統案；此外更提議提高女學校教員的程度及生徒思想上的指導問題等。

其中尤可注目的，是『希望各校長，在中等以上的男學校，教授對於婦女的道德』的議案。對於這議案的議決是，

中等以上的男子學校，要求校長特別留意教授對於婦女的禮儀道德，並且建議其大要。

要旨　現在應該極力說明的，是使男子知道男子本位思想的謬誤，改革婦女輕侮的弊風與尊重其人格的必要。

在這回的兩會議中，舊式的保守派，雖也不少，但撤除男女差別的急進派議論，却很得勢。更可注意的，前者與會的會員中，女子占十分之三，且更多青年的女教員，這實在不能不說是可喜的現象。



英美女子的圖書館事業

松　壽

我們雖不信社會上的各種事業，都可由性的不同來分配，但至少或種事業，婦女做起來實比男子爲佳。近來英國培扣爾(E. A. Baker)寄信於某雜誌記者，討論婦女善於辦理圖書館的事業，純從事實上立論，並且可以使我們知道英美婦女從事圖書館事

業的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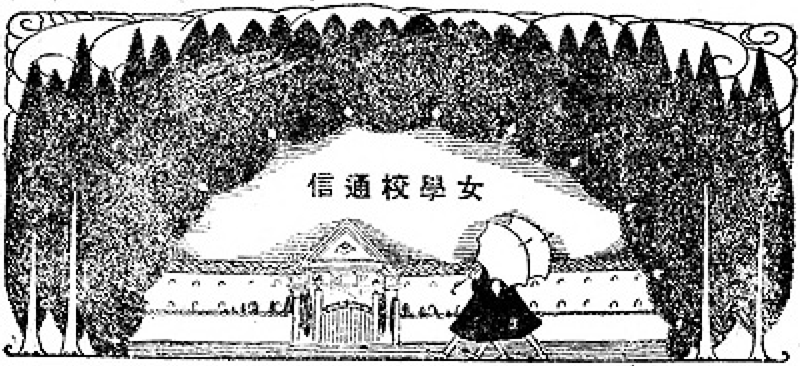
美國圖書館的宏大與完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而內部的辦事人，大半都是婦女。美國圖書館中任事的女子，與英國執同樣事業的比較起來，前者有百分之九十，後者只有百分之二五；在寫洛都一州，爲坎拿大地方中圖書館辦理最完善的地方，其中辦事員，女子總占十分之九。爲什麼女子辦理圖書館較好一點呢？

這問題近由弗洛斯脫女士（Miss Marion Frost）在倫敦的大學專門學校討論；其結果知婦女對於這類工作，確有優長之處。因爲婦女心思較細，記憶較強，所以對於一切每日有定規，及以整理排列爲主的事務，確比男子優良。考察英國圖書館女管理員數百人，及美國圖書館女管理員數千人的成績，都非常良好；往往能將館內布置得非常合式，不但能減少枯燥板滯之氣，而且能安排得極其生動。

英國女子在圖書館裏作事的人，爲數既不多，而且地位又很低；多數主任都是男子，婦女在那里做事，不過當一個助手能了。有幾個館中竟完全沒有女管理員。但主任事務必須學識；美國婦女的求事機會，實比英國爲多；有多數女子，都曾受過大學教育專門養成圖書館管理人才的，在美國有圖書館學校十八所，兼收男女學生，在英國則只有一所。要謀婦女在社會上作事的門路增多，就不能不多給婦女學習的機會了。

爲社會的經濟計，必須各人各就適當的職業；如圖書館管理員及其他適於婦人操作的事，如不叫婦女去做，婦女更沒有事情可做了。婦女不做事情，則衣食等一切費用，不能不向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去取資，這是何等不經濟呵！在男子一方面，儘可將適於婦女可做的事讓給她們去做，自己則另行尋覓更適當生產更多的事情去，這纔是正理呢。

以上不過是培拍爾所說的大意，揭要說起來，他無非是因爲要於婦女辦理有些事情，實在擅長，所以他主張凡這類可以由婦女辦理的事，當由她們去做，不應都由男子把持着。可是這事的第一層難點，就是須養成婦女的辦事才能，這問題又牽連到教育上去了。



我校對於教育上的新設施

湖州進德女校學生　沈秀珠

中國舊時的婦女，她們的本分，只要『無才便是德』就是了。所以她們終日深居閨中，不出戶外，對於婦女教育四字，從歷代以來，恐未聞過；至於社會事業，國家時局，更是目所未覩，耳所未聞了。

近來歐風東漸，學校林立，教育日見發達；不特男校興盛，女校也跟着興盛。不過這些女校，都是培養一般處女的，而一般已嫁的婦女，仍是沒分。所以這些婦女，雖然處在一個教育發達的時代，但仍舊不能有求學的機會。

前幾年，美國柴女士(Miss Mary I. Jones)到了我們中國來，她看中國的婦女，受過教育的太少，並且她們的本性，大半富於服從，機械，奴隸等性，自己既沒有自生的能力，又沒有謀家庭改良的思想。因此她在浙江湖州東門設了一個婦女學校，提拔中國婦女，使她們人人能得高尚的教育。在學校開設的當初，學生只有數人，四五年來，學生已達數十人了。這種學生，都是由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這些省裏來的，並且大半的學生，都是帶子女來求學。

校中功課，除了普通學科外，備有家政和社會服務二科。家政如研究食物的成分，和支配的方法，以及教育兒童測驗體重等；社會服務，如出外家庭演講，擔任聖日功課，和

研究嬰孩夭亡的原因等。每級學生，到了畢業這年，必往他省實地考察一次；如去冬我級同學往上海參觀，凡是學校，工廠，禮拜堂，慈善機關，和大商店等處，都悉心觀察，參觀的時期，約有十餘天的功夫。

這樣看來，爨女士辦這學校，不特使中國婦女養成家庭改良的觀念，也使中國婦女養成社會改良的觀念。她對於婦女教育上的設施，日新月異，不背潮流，眞可爲中國創辦婦女教育的借鏡呢。

南苑參觀飛機學校記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 申之

本校數理化研究會，曾請厲翼之先生在本校大講堂講演航空學，並承先生把各種飛機飛艇的照片，影在幻燈上給我們觀察。先生的講演詞，我沒有完全記錄，但他很盼望將來中國的航空家，也有女子。他說：「我並不定想在諸位前來運動，說得航空事業天花亂墜，想諸位都會駕飛機，很希望諸位，不要把所有的一切危險，都歸在航空上。乘雲過海，千變萬狀的所謂神仙一類的想象，誠可於飛機上實行享受，而且只能於此享受。」因此易於感受而且不知足的我們，要求教物理的張先生，引導我們上南苑參觀航空學校。那天預先由張先生向彼校交涉完妥，從石駙馬大街本校前門，乘人力車出發。出永定門後，但見一片荒郊，雜以六穀稈和麥草編成的茅籬，及黑磚和黃土塗成的小屋，不禁使我聯想到故鄉錢塘江畔西興的砂地來。兩旁柳樹，如兵隊一般排列着。一上一下蜻蜓似的飛機，老遠裏飄盪於蔚藍色的天空。笨重的板車，由騾子和驢子拖着，一輛一輛的向對面過來。這時忽然閃出四個小孩，跟在車後，伸手向各車要錢；接着便有許多年老或殘廢者，兩兩三三的坐臥道旁；還有年壯的婦人，跑着叫大姑兒可憐。那天然的風景，因此忽帶愁容了！同學中有給錢的，也有淡若無事的；我很想把宣武門向一個賫子買來的小民報看下去，然而終究忍不住，對於社會制度不良的種種思想，像潮一般的湧起來了。到大紅門，車捐局，要收捐了，車夫們乘此得着短時的休息，那四個兒童，卻還是跟着，有人再投下錢去，纔回去了。不久到了飛機練習場，張先生先進去通知，然後一齊進寬大的操場，由該校教師指示，環繞飛機觀察，並說明原理作用。這飛機

的外狀，很似一隻極大的蜻蜓，前翼大，後兩翼較小。每一翼的後半身一部，各有可以上下的機關；機關上下轉動，飛機便高低升降。蜻蜓的胸部，是司機者的坐位。小飛機可以在半空任意翻騰，所以司機和乘機的人，須用皮帶把身子繫在機上。因爲前二週偶有一人於此處墮死，故不允我們上去飛行，僅由教練長上機做初昇將下及天空翻騰的樣子給我們看。當教練長飛行的時候，在底下指教我們的，是別的教師及學生，他們的服裝一切，頗帶軍人氣象，原來入學者是以各處的軍官爲限。不多時，飛機降下，我們便站在飛機旁，攝了一影。接着便分組到停機處察看大飛機的內身。這飛機可坐乘客十人，曾飛往濟南，試行飛機郵遞。機的內部有備客乘坐的椅，上有透明的窗子；胸腔左右有推進機，放足處有兩個左右可旋的機關，管理全機的上下。此外爲油門，變向機等；對面壁上有可發電光的寒暑表，氣壓表，水平器，指南針等。出停機處後，遂進校門參觀各處。校舍並不很大，各處號間懸挂的，都是各種飛機飛艇的照片，或由飛機上照下來的各國都市圖。課堂講廳，多與普通相同。學生現有四十人，同班受課；因經濟及教師問題，不能每年招生。畢業生多在各處軍營中。參觀既畢，在教練長室中茶點。時已旁晚，遂與辭歸校。

柳絮歌譜

何文錚女士

丹軒女士的柳絮詩，我很愛他清淡之中含有熱烈的感情，而且簡短易記，所以我不自量，作了這個譜配上他，希望有幾位小學教員教給學生們唱着，使他們都可以添上一點嶄新的印象。

柳絮

G　6/4

1 5̣ – 6̣ 5̣ – | 3· 5̣ 3 2 1· 2 | 6̣ 1 5̣ – · 0 | 5 – 3· 3 5· 3 |
柳絮　柳絮　你怎麼這樣自　由自在　上　下太空

2· 1 1· 3 2 – | 3· 3 2· 1 7̣· 2 | 1 – · 0 5̣ – | 3· 3 5 – 3 – |
東西　南北　無處不是你的　家　無　人束縛　你

1 – 3· 3 2 – | 2 – 1· 2 3· 3 | 3· 4 5 – 3 0 | 2 – 2· 2 1 – |
無　人干涉　你　你眞正脫　離了法　律　打　破了階

2 – 3 – 3· 2 | 1· 2 3· 4 3 – | 2· 2 2· 5̣ 3· 2 | 1 – · 0 ‖
級　實　行了　克魯泡特金　的安那其主　義



歐洲神話和傳說中的戀愛

日本中島孤島原著
馥泉

▲凡娜斯和亞多尼斯
▲藍斯羅特和基尼瓦
▲我爾夫斯和尤里狄西
▲脫里斯坦和伊蘇爾脫

一

神話和傳說，是戀愛故事的寶庫。不論在怎樣民族的神話中，沒有不講男神和女神的戀愛的。而且不論在怎樣國民的傳說中，於這上面加以豔麗的色彩的，便是花一般的男女的戀愛故事。我現在從希臘神話中選取了『凡娜斯和亞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我爾夫斯和尤里狄西』(Orpheus and Euridice) 的戀愛故事，從中世的騎士傳說中選取了『藍斯羅特和基尼瓦』(Lancelot and Guinevere)『脫里斯坦和伊蘇爾脫』(Tristan and Iseult) 的戀愛故事，在這里講個大意。我並不想把這幾個戀愛故事代表神話和傳說中的戀愛故事，只是在很多而且千態萬狀的戀愛故事中間，選取那在畫題上或詩材上，為許多人的耳目所熟悉的罷了。從年青的莎士比亞的處女作凡娜斯和亞多尼斯為始，亞多尼斯底神話，怎樣以美麗的抒情詩的題目給與許多詩人呀！樂人之王我爾夫斯，為慕戀妻子到冥界去這淒婉的故事，由勃朗寧 (Browning)，莫理斯 (Morris) 萊伊東 (Leighton)

華支(Watts)伯瓊斯(Burne Jones) 等近代的詩人和畫家，怎樣以許多親熱加諸我們的心中呀！

在有數的中世傳說中，給近代詩人以許多好題目的，沒有能及得阿撒王(King Arthur)和圓桌的騎士爲中心的許多故事。在阿撒傳說中，最能惹人興味的部分，是稀世的勇士藍斯羅特和王妃基尼瓦不道德戀愛的故事。有了這一件戀愛故事，那璐維的單調的許多故事中，才點了睛，描出近代的色彩。從瑪洛里(Malory)創作阿撒王故事以來，怎樣許多詩人在歌詠這些傳說呀！而且這些詩的大部分，從但尼孫 (Tennyson) 有名的長詩爲始，怎樣以極大的同情和崇敬，寄諸藍斯羅特華美的然而悲慘的生涯之中呀！『脫里斯坦和伊蘇爾脫』傳說所給與近代詩人的感興，是不讓於『藍斯羅特和基尼瓦』傳說的。馬太亞諾爾特 (Matthew Arnold) 和司溫勃(Swinburne) 的詩固不必說，給這戀愛故事以不朽的表現的華格納(Wagener) 的著名歌劇，更不可遺落的。

二

巴扶斯 (Paphos) 王的兒子亞多尼斯，是很美的少年。他的容姿幾齊而且處處都沒一點疵瑕的漂亮的體格，希臘全土，都認爲男性美的標準。娥林卜斯山(Mt. Olympus)上的群神，也當作自己所創造的人類中的傑作，張着驚嘆之眼。但亞多尼斯並不聽到娥林卜斯山的群神和全希臘人所貢獻的讚美之聲。他除了思念他所有的美和力以享樂之外，什麼事都無暇想到。在米凱林基洛(Michalangelo) 彫刻中藏着的不朽的生命的鐵似的腕力，小牡鹿似的敏捷的腳的運動，正確的視力，——這種天賦的能力，把這少年引到狩獵方面去。

因追趕獲物而顯現的林中的美少年的容姿，正巧觸着了在水邊逍遙的愛之女神凡娜斯的眼睛。在這瞬間，這女神的胸頭，覺到不能說的苦痛，像被吸引一般，突然在那面畏縮似的呆立着。女神覺得自己的心，像是空虛了。醫治女神胸頭的苦痛，只有亞多尼斯的愛。

從這時候起，女神的容姿，不論在基物洛斯島 (Kypros, Cyprus) 中或娥林卜斯山上，都看不到了。從前詩耀她容姿的美麗，使太陽的光華也逃避的她，現在扮做獵夫跑到山林裏去。她在愛的前面，拋棄一切誇耀，去追從戀人之跡。亞多尼斯所到的地方，不論那里，總遇到扮做獵夫的女神的容姿。在這樣纏綿之中，女神的心裏總以爲這少年威勇的容姿是不能言說的誇耀，同時想到他所

走的路上，都撒散着危險的種子。

『請不要把你的身體投到危險中使我涕泣滂沱呀！哪，鹵莽的勇氣，不是可以讚美的。更謹慎些！好對於自然給與武裝的野獸，不要忘記了把伸出手去！你的使凡娜斯迷惑的，青年和美麗，在獅子和野豬的心中是感不到什麼的。請思念那種猛獸可怕的牙齒和怪物似的力呀！請不要忘記了，把你重要的身子投入這種危險中，直至於不可挽回！』

女神這樣說着，警戒少年的鹵莽。但少年的心，還不懂戀愛。把女神當做祇是跟着自己的奇異的少年，對於她的警戒，淡然的說道：

『明天的狩獵，是從來手中所經過的最大最老的大野豬。請看基亞娜的車子，第二躺把那怪物血淋淋的死骸，從林中載到基勃洛斯之野來。』

女神聽到這話，變了顏色。她目送着向谷下去的戀人的容姿，心中要念着明天狩獵的危險。女神便乘了用白鳥拖的車子，飛翔空中，胸中被明天預先的憂悶塞住着。儘是思念着天上也難換得的重要的戀人身上，將遇着一種不祥的事。

女神一面等待着天明，一面把車子走向林中去。心想要是遇到亞多尼斯，定然要叫他停止今天的狩獵。却是今天覺得白鳥的飛翔很是遲緩，非常焦心。

但東方空中染了曉色的時候，亞多尼斯已開始這天的狩獵了。女神在遠方的空中，聽到亞多尼斯愛犬的聲音，心想完結了。他那氣息衰微的聲音，並不是從前那種勝利的聲音。悲哀的調子，延長着尾音，從林中上昇。

凡娜斯的車子，像疾風般橫過天空，降於基勃洛斯之野。在被蹂躪的艸叢中，和受傷許多處而倒的獵犬交横着的亞多尼斯美麗的身體，像大理石的彫像一樣，靜靜的臥在艸上。在他雪似的腿上，可怕的怪物的牙印，像牡丹花一般，開着口噴出來的血潮，染紅了四面的草。

亞多尼斯閉上了眼睛，正在這時候，感到異樣的惡寒到身的周圍來，便曉得已死的手觸着自己的身體了。這剎那間，在少年的腦中，電光似閃耀着凡娜斯的話。這是這少年胸中第一次發生的愛的閃耀；這是比生命時間和死滅更強的不滅的愛的閃耀。

女神屈了身，把雪似的腕伸到少年頸上的時候；生命之焰，閃着幽微的光，像是接受女神的愛，少年顫動他冰冷的嘴唇。這漸漸冷去的嘴唇，觸着女神溫熱的嘴唇的時候，亞多尼斯的靈魂便永久離去這世界了。

曉得戀人已沒有再生之望的時候，凡娜斯憤恨的叫。

「這悲哀的紀念，是永久不消滅的！亞多尼斯呀，你的死滅和我的悲哀，是每年都新的呀！你的血，將變爲花而永久存留着的吧！」

女神一面這麼說着，一面滂沱地灑着熱淚。這眼淚落在草上，又注以少年的血，從那面便生了一叢花。這是有黃金之蕊的純白的花；這是依照亞多尼斯運命的原狀，風來開放了，在下次的風便散了的沒勇氣的短命的花。

三

稱爲詩人之主的莪爾夫斯，是日神阿波羅（Apollo）和繆斯（Muse 藝術之女神，共九人）之一的加里莪倍（Calliope）兩神的兒子。從父親處接受了音樂之才，從母親處接受了詩歌之才的他，生來就達於音樂的妙境。他彈竪琴的時候，一切野獸都離開森林出了山中的洞窟，自己也不曉得的到他旁邊去。互相呼友的斑鳩的聲音，寒冷的雲雀的歌，裂耳似的鵰的聲音，流似的夜鶯的夜歌，在他的音樂之前，便都潛藏了聲音。在他的美妙的音律中，風也停止了私語，森林中的樹也向着自然點頭。不論人，野獸，樹木，或山巖，沒有不爲他的音樂所迷的。彈睡歌的時候，一切東西都停止遊戲而睡眠了。奏愛之曲的時候，種種的花都一時開放，曠野和山都和他所奏的歌調共鳴。他彈鬭戰之曲的時候，許多猛獸都忽然從睡眠裏醒來，發咆吼之聲；托拉基亞（Thrace）的勇士們，都武裝着跳出小屋。

莪爾夫斯是托拉基亞國中最有力的一個王，以威德爲人民所崇仰。和最愛的妻子尤里狄西所繫住的宿命之綫，掛了這詩王無盡期的哀愁之帳。

在莪爾夫斯和尤里狄西的結婚日，參列喜宴的婚姻之神希門手中的炬火，不放從前那麼的金色之燄，只發着極黑的烟燻着。新婚的兩人，爲這烟從目中流下眼淚。這是可怕的不吉之兆，不久便在事實上實現了。新婚的甘酒還沒呷盡，尤里狄西第二天被蛇咬了脚，很可憐的死了。

失了尤里狄西的莪爾夫斯的悲歎，幾乎沒有東西可以譬喻。他的悲哀之曲，雖然是向天上羣神地上人類和這世上的一切，訴心中的苦悶，但在莪爾夫斯的心中却毫不能安慰。莪爾夫斯，因悲痛之餘，便抱了竪琴到蠟林卜斯山上去。站在大神惹斯（*Zeus*）之前，訴他胸頭急切的思念，要求許可他到冥府去。莪爾夫斯親切的戀慕，使他決心冒着黑暗的冥府之路的危險，把他妻子再領回到地上

來。

我爾夫斯得了大神的許可，便抱了豎琴到黑暗的世界去。他只持了愛之力進地上之光所不能達到的常暗的世界。到了冥府之門的時候，地獄的守門狗沙倍拉斯（Cerberus）搖着三個頭，向這闖入者發可怕的吼聲。這時我爾夫斯緩緩彈他抱着的豎琴，猛犬便忽然停止了吠聲，垂着三個頭，像是懷念一般，走到他腳邊去。他慢慢進了門，踏進了波洛托（Pluto）的領土。

這時候，波洛托的王國中，絕不能聽到的美妙的音樂，和我爾夫斯同傳遍了。豎琴的音色，像黑的天鵝絨的襯衣中織入的銀絲一般，把細微的寒冷的旋律擴張到黑暗的領土中了。像爲風所捲的樹葉一般，往來於這黑暗世界的一切靈魂，都停止了傾聽。

我爾夫斯，到冥府之王波洛托女王倍爾綏夫內（Persephone）排列着椅子的玉座前來。這時候，倍爾綏夫內的心，爲這奇異的樂的音色所誘，又回到從前在美麗的西基里亞花園上逍遙快樂的日子。她靜默着坐在丈夫的旁邊，這其間，不知什麽時候，眼底裏已浸潤了淚了。

帶着顫動的歎息的音色引長着，絃音便停止了。這時候，我爾夫斯向波洛托俯他的心願，要求使尤里狄西回去。她是他自己的生命。要求允許伴着她回到日光照耀的地方去。這些是他急切的心願。

波洛托冰似的心，也爲這熱的心願溶解了。於是尤里狄西便再回到丈夫的手中。這件事，附着一個條件：便是直至走到日光中爲止，不可回顧後面。我爾夫斯沒有異議，依從這個條件。當聽到喚出尤里狄西的聲音的時候，胸頭很歡喜的跳躍着，便急急忙忙依照原來的路走出去了。

我爾夫斯的後面，跟着他愛妻輕輕的，微小的足音。他一面走着，一面常常停止了聽她的足音。這時候，他的胸頭，洶湧着歡喜之波。『妻子在着後面——跟在極近的後面。兩人的幸福之日，不會終結了。在地上沒有說完的情話，這次可儘量說了！』——心頭這麼想着，我爾夫斯儘是走着，後面拐着腳的小足音不絕跟來。他以爲她便在後面——像是伸了手便能觸到，傾了頭便能聽到呼吸的。這其間，不知爲了什麽，忽然發生了一個可怕的疑惑。要是波洛托欺騙自己，那怎麽辦呢？後面跟着的足音，要是不是尤里狄西，是不認識的幽靈，那便怎麽呢？儘向着斜急的坡道跑，幽微的在遠遠看到地上光的時候，這疑惑儘量壓迫他的胸頭了。覺得後面的足音，像現在也已經停止了。而且覺得到了地上的時候，自己將仍被留

在寂寞之中這疑惑每走一步，便壓迫他的心頭。

這時候，兩人已近着向地上去的出口了。包圍着兩人的黑暗，早已不是夜的黑暗而是黃昏之色了。而且覺得從前面微微射進來的地上之光，把兩人的影投到斷續來的路上了。

這時候，我爾夫斯，早已急不能待了。心想到了這里，已經不妨了。這麼思念着的時候，他忽然回顧後面，而且看到後面跟來的容姿。

但這眞是瞟了一眼。兩人想伸出手來互相抱住；但手只是抱個空。在這瞬間，尤里狄西又回到黑暗之中去了。她在想着愛慕自己而到這可怕的下界來的丈夫的深切的心，現在覺到不堪責備回顧後面太早了的丈夫。

她說『再會』的聲音，在絕望的聲響裏抖着。

我爾夫斯，瘋狂似的想回轉去追，但已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了！他走到在黑暗之中流着的亞克龍河(Acheron)岸邊，對那正巧想開船的守渡者克龍(Charon)哀求讓他乘船。但克龍卻只用一句話拒絕了。

『沒有空位。渡這河的，是不能回轉兩次的。』

克龍這麼說了，載着尤里狄西，橫過亞克龍河黑色的流，划過去了。

七日七夜之間，我爾夫斯在想着克龍的心也許會了解吧，立在亞克龍河的岸上，凝視着墨似的水，但終於絕望，所以便踉蹌回到托拉里亞的森林中去。

在托拉里亞園中，樹木，山岩，飛鳥，走獸，都是我爾夫斯的朋友。他拿了竪琴來彈的時候，這些舊友都顫動着身子，感動於這悲哀的絃音中。此後晝夜在這日光也不流通的森林的茂盛處彷徨着，我爾夫斯在琴的音色裏發洩心中的悲哀。

這其間，猛獸隱到他的脚邊，以悲哀的眼色竊竊望着他的面龐。快樂的在歌着的種種的鳥，都忽然停止了歌唱。使樹葉顫動着又掠過梢頭的風聲，合着他的曲調，嗚咽道：『尤里狄西，尤里狄西！』

四

從古代神話的世界到中世傳說的世界，這裏面可看到，已不是原始的本能的戀愛，而是鮮明的染着人間的色彩的了。對於各種神話的意義，雖則在學者間有種種解釋，但不論在怎樣的意義上，這裏面所表現的戀愛故事是反映着原始社會的狀態，這是確定的事實。降而至於產生種種騎士傳說的中世社會，這裏面已有比原始狀態進步得很多的社會組織和生於這種組織之下的道德

觀念。騎士傳說的戀愛故事在這社會和道德的束縛之下，帶着複雜的濃厚的人間的氣味；這並不是不可思議的。

在裝飾阿撒王宮庭的圓桌的騎士中，稱爲最超絕的騎士中的騎士的，是藍斯羅特。藍斯羅特受水之神女伐凡的保護，到十八歲爲止，在水底的宮殿裏做人。自從在加美洛特城中得了圓桌周圍的一席之後，每年試技，他總從王妃基尼瓦雪白的手裏受優勝的寶玉。這其間，他雄偉的美麗的容姿，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在基尼瓦心中宿着難消的影子了。基尼瓦的蘇格蘭的王女，從做了阿撒王的妃子之後，以美麗和貞淑成了宮廷渴仰的中心。

但從對於藍斯羅特一染了不道德的思念，基尼瓦便已不是不懂世之汚穢的從前的王妃了。藍斯羅特嬌嫩的心，爲王妃火似的情愛所燒，麻一般的紛亂了。他爲良心的苛責所迫，許多次了，逃惡似的跑出加美洛特城，像狂人似的在野山中亂跑。而且愈是想消滅胸中的苦悶，却愈以爲罪惡深重。

在這麼的苦悶之中，度了許多年。但他們倆胸中的秘密，總惹起別人的疑惑。雖沓兩人身邊的疑雲，寬仁的王的心也被騷擾了。對於外部的敵人一次也不曾屈服過的王的武威，也終究有從內部崩潰的時候。不穩靜的王心，想以迫害加諸王妃身上的時候，藍斯羅特便擁護着王妃到自己的城子裏去，防守着，并且揚言道：『並不是想和王抗敵，但保護弱的女性，是騎士的責任。』因了法王懇切的裁判，藍斯羅特便從順的把王妃送回加美洛特去，自己退到勃里太尼的領地上。但王却憤怒，不肯收納，把英吉利的統治和基尼瓦，托之於從兄莫爾特萊特，領率一軍向勃里太尼去，但爲莫爾特萊特的叛逆所脅，王便從中途班了軍。

最後之日，終於來了。王雖則親自揮劍以懲莫爾特萊特的不義，但他自身也觸了毒刃，所以永久到亞巴龍國去了。

聽到莫爾特萊特叛逆的消息，藍斯羅特便取了劍急忙從勃里太尼跑去，但這時候，已什麼事情都完結了。爲不可思議的運命之手所玩弄，說曾經抵抗王一次過的藍斯羅特之身，不論在那里，心兒總不離王的旁邊。他搔着頭髮，在王的墓前哭泣。

站起來的藍斯羅特，沉重的脚拖着地，去訪基尼瓦住着的尼庵。在修道院中如水的空氣裏面，王妃的心一天澄清一天了，把過去的一切當作夢幻，王妃靜待自己罪惡消滅的時期。藍斯羅特也以同樣的心丟棄了棡，把灰色衣包住身軀。心兒爲火所燒，當美麗的基尼瓦的玉體成了灰的時候，藍斯羅特把她的遺骸葬在王側之

後，便絕了食靜靜地追隨着她而逝了。

五

脫里斯坦受了康威爾(Cornwall)王瑪克(Mark)之托，迎愛爾蘭的王女伊蘇爾脫，正在歸航的路上。

脫里斯坦從前曾經爲瑪克王斥退那來三百鎊白銀和三百少女的愛爾蘭王進貢的使者。那時候，他爲敵人的刃，稍微受了點傷。這傷雖然是極其微小的傷，但要消去刃上所塗的可怕的毒，只有愛爾蘭王女伊蘇爾脫所秘藏的靈藥，所以脫里斯坦裝了樂人，去訪伊蘇爾脫的宮殿。這時候，他才看到伊蘇爾脫的容姿，回到瑪克王那面，讚賞她的美麗。聽了脫里斯坦的話的瑪克王，把他當做迎接伊蘇爾脫的使者，再差到愛爾蘭去。

脫里斯坦是巴爾美尼亞領主美利亞達斯的遺兒，他母親是瑪克王的妹子。脫里斯坦到了達物林街上，上了岸。當這時候，這地方出現一條毒龍，傷害人畜，所以王遍全國貼下布告說：『除去毒龍之害者，給與王女伊蘇爾脫當做恩賞』。脫里斯坦大喜，便大膽獨自到毒龍所住的地方去，居然殺了毒龍。他爲了割取毒龍舌，作爲證據，覺受了毒龍的毒，在那面絕了氣。

但脫里斯坦這一次又爲伊蘇爾脫所救，因了她靈藥的力，把所受的毒消去了。從這時候，伊蘇爾脫的心中，便深深留着這青年的雄偉的騎士的容姿。

脫里斯坦到王那面去，以割來的毒龍舌做證據，要求約定的恩賞。聽到從王口中說出『把王女伊蘇爾脫給與勇敢的騎士』這許可的時候，伊蘇爾脫忽然紅了面龐；但脫里斯坦好幾次申說求王女的，不是自己，是康威爾瑪克王的時候，王女忽然變了顏色。

出發的準備，萬事都整齊了。伊蘇爾脫在她戀人的保護下，離了愛爾蘭港口。曉得王女的心的王妃，臨出發的時候，把黃金的酒盃授給一個侍女。這酒盃中所盛的東西，是灌注一個藥艸汁的奇異的酒，把這酒放在嘴裏的男女的胸中，便湧出戀愛的思想：這是這種靈酒的奇特。王妃命令侍女說：把這酒盃暗暗藏着，到了康威爾，使王和王女飲。

在單調的海上旅行中，脫里斯坦彈着豎琴以安慰伊蘇爾脫的抑鬱。一曲既終的時候，樂人希望潤渴的東西。伊蘇爾脫四周盼望的眼睛，忽然看到盛着藥酒的黃金的酒盃。王女先把酒盃在自己嘴脣上觸了一觸，再緩緩移交脫里斯坦的手中。藥酒的力深入身上了，所以全身的血，便奇異的澎湃着，到如今不曾覺着的生之喜

悅，便像巨浪一般，在兩人的胸上展開。兩人只是很慚愧的呼吸着，恍恍惚惚對看着火似的眼睛。

但就是在這瞬間，兩人心中也還被道義束縛着。

但從這時候起，脫里斯坦的胸中也已留下難以消滅的伊蘇爾脫的面影了。不久把伊蘇爾脫送到瑪克王宮殿中，他深深的嘆息了一下，抱着鉛似的沉重的心，瘋狂的離了瑪克王的宮殿。在難於消滅的胸中的煩惱中，漂蕩到無邊岸的異境去，這時候脫里斯坦負了重重的矢創，在勃里太尼曠野中，如夢幻一般的彷徨着。在那面，一個處女救了他，在處女懇切的看護之下，繫住了必死的玉體。處女的名字，和戀人相同，也叫伊蘇爾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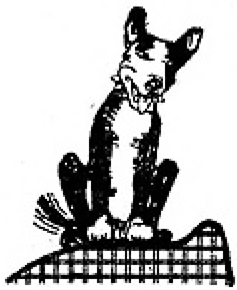
脫里斯坦病好的時候，爲酬謝處女的盡心，承諾了不在心中的結婚。宿在他心中的容姿，不是勃里太尼的伊蘇爾脫，而是愛爾蘭的伊蘇爾脫。

這其間，脫里斯坦有一天，從競技的地方負了創回來。那創只是一天一天的沉重。脫里斯坦遣忠實的騎士伽爾貝納爾到康威爾去，向伊蘇爾脫求靈藥。伽爾貝納爾預先相約道：『要是得了靈藥回來，便張起白帆；要是張起黑帆，便曉得是絕望了。』他便出海去了。

脫里斯坦，臥在病床上，等着伽爾貝納爾的音信。每問道『船是？……』的時候，青年的妻子便倚着窗眺望着海。船的音信便是戀人的音信呀！每問道『船是？……』的時候，青年的妻子的胸中便妒嫉的燃燒了。到伽爾貝納爾的船發現在遼遠的海上的時候，他妻子的眼睛明明看見是白帆。不自知的呼喊『船是！……』的時候，脫里斯坦便興起疲病的身體問道：『黑的呢，還是白的？』妻子並不還答。脫里斯坦便焦急的再問。還答道『黑帆！』的伊蘇爾脫的聲音尙在微微顫動的時候，脫里斯坦忽然衰弱垂倒了頭，呼吸了最後的一次呼吸。

聽到戀人的危急，焦躁着船的進行的伊蘇爾脫，看到脫里斯坦不能回復的容姿，便破了心倒在床裏，斷了氣了！

把兩人的遺骸運到康威爾，分開葬着；不久，脫里斯坦的墓上生了一枝薔薇，在一夜中向伊蘇爾脫的墓上連結了。雖則瑪克王命臣僕割斷兩次，但到了第三次，終於讓她連結。



勃朗寧的三篇戀愛詩

日本廚川白村原著
李宗武

我不願講什麼理由，現在就來講詩。詩三篇都是勃朗寧(Robert Browning)之作。這詩豪的剛毅，勇敢，以及極壯快的人生觀，都表現在這里。

青春與藝術(Youth and Art)這一首裏，是說一個女音樂家和一個男彫刻家，兩人在那青春時代，早已互相戀慕，只因大家膽小，沒曾道明相思之情，卒至陷於末路的悲慘。所詠的是女子回憶青年時代的情形，因對男子而起的怨言。

青年的彫刻家，當時還在修業中，他獨自研究製作時，和那對面的一家，可以隔道相望。那里有一年輕女子，她的歌聲和琴聲，常常很悠揚的送到他這里來。她在窗內的態勢，也隱約可以見到，然從沒和她有過正式的交際，不知不覺中，這寂寞的青年，被她誘惑了。就是女子方面，也是這樣想：假使男子把花投入這裏邊來，那麼就好好的用眉目去答謝他。燦爛的春天到了，但他們倆的心，依舊覺得岑寂乏味。女子，前年秋間，到倫敦來求學，要在樂界上成個大名。他們相互不語纏綿之情，蹉跎復蹉跎，把好好的歲月空過了。後來男子到意大利去研究美術，歸國後，很有聲譽，就做國立美術院的幹事，甚至要受榮爵的爵位。

不久，那女子也成了第一流的音樂家，常出入於交際社會。當時有一侯爵，很戀慕她；她判斷力薄弱的女子，就糊裏糊塗和他結婚了。這侯爵夫人，現在和那名震一時的彫刻家，常相會於交際場中，她終和處女一般似的羞着。

世人都讚美這兩個藝術家，然而他們倆的生活，沒曾滿足。嘆也不是深深的嘆，笑也不是從腹底來的笑。他們的生活，終有缺陷，終好像是不完全的，是破碎的。

Each life's unfulfilled, you see;

It hangs still, patchy and scrappy.

——Youth and Art. XVI.

所以他們倆的藝術的力量還缺陷着，終好像有一點什麼不完全，因為應該毅然決然實行的事，他們沒實行；若能勇往直前的做去，便是鬼神也可以使之辟易。但他們蹉跎自誤，實屬可惜，時至今日，已失青春良機，悔已晚矣！

別的一首，勃朗寧是取羅馬古詩人的『惟神思之』(Die Aliter Visum) 的一句做題目的。這篇意思，也和前篇一樣。這是一個女子怨而責備那曩日的戀人的話。十年前，他們二人，曾在海濱相會，那時的光景正和這晚畢肖。那女子年紀很輕，男子已很大了，所以思想也格外複雜；一方想對她求婚；他方又想着種種牽連，躊躇不敢實行——什麼女子還不知世間事哪，因和自己年紀相差太多，將來或不能得好結果哪，轉輾迴思，頗形煩悶，結局男子方面，是沒求婚的勇氣。——是這樣一樁事：十年後之今日，男子還是獨身，不過和那彼來的舞蹈者，有曖昧的關係罷了。女子呢，已經結了沒戀愛的婚姻，做別人的妻了。只因為從前沒有求婚勇氣，所以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不但這兩人的生活，永久被破壞，實在有關係的四個人的魂魄，也都因此而被滅絕！原來這是沒勇氣的緣故。勃朗寧用『惟神思之』一句話來做題目，去表現這個意思。

讀這二篇詩的人，怕立刻要想到作者勃朗寧的傳記的異彩罷！勃朗寧詩翁，當然是一個達觀者，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有把自己的生活，好好的認真的藝術化的力量。『人』的生活和藝術化的生活，不是時時二重的存在的，因為他的生活的歷史上，沒曾留下『自己分裂的慘影』。當初，他和女詩人愛里柴白斯 (Elizabeth Barreth) 互相戀慕，但她的父親，不許他們結婚，因此他們倆就自由的舉行結婚式，從法蘭西逃到意大利去了。雖然這柔弱的女詩人，比她良人還短命，但他們在意大利的十六年結婚生活，直可說是無上的幸福。現在往往和那遭三次離婚之慘的密爾頓 (John Milton) 相提並論，在文藝史上傳為佳話。

披閱他們夫婦的詩集和彙集二人的情書而成的書翰集，便可曉得這結婚生活的幸福，都是從勇敢的勃朗寧的人生觀而來的。假使他們不合不離，躊躇猶豫，好像聰明似的一般人，那麼，聯袂脫走的事，到底做不到罷！

立像和胸像（The Statue and the Bust）一篇，比之前兩篇，還要痛快大膽的多。從這篇詩裏，我們可以看到勇敢的勃朗寧的人生態度。

勃朗寧是個宗教詩人，也是個思想家，一般道學者流的批評家，論到他的時候，對於這一篇詩，往往有許多地方不能解釋。

這是三百年前的事：意大利弗羅蘭斯的名家立加特的家裏，迎娶新夫人。

這新夫人，剛和女僕憑着高樓的東窗，望那曠野，忽然看見一位公子，意氣揚揚的騎在白馬銀鞍上。

『那意氣昂然在馬上的是誰？』新夫人含羞似的這樣問。

『那是法杜南大公子。』女僕低聲的回答。

途上的公子，也不意的舉頭看那窗上，而且問道：

『那女子是誰？』

『立加特家的夫人。』從僕這樣回答。

當公子以戀人的目看着那窗上的時候，那新夫人的眼波，也好像從睡中初醒者一般的映着了。——夫人的過去，總是在睡眠中；她的一生，是從這時候發軔的，她的眼波和那含愛的目光相接的剎那間，她才誕生！

那日晚上，新婚席筵，公子也列席。盛裝的新夫婦出來了。此時公子便和新夫人見面，依宮廷的禮節，公子對臣下的新夫人該賜一個接吻禮。

這事，真不過一剎那間呵。當時他們倆雖好像沒曾有過談話，然那前面垂着頭的新郎，恰如聽到什麼話一般。

當日晚上，新郎新婦，對坐在新房燈光下，男子便說：『一直到死，不得出門外一步——除出像寺院裏司記錄者似的，從東窗眺望世景以外。』

新夫人口裏雖說唯命是從，但她心裏，却不這樣想——還要和這惡鬼同寢兩夜麼？不如乘祈禱的晚鐘未鳴時，便逃出去罷。假扮僕人而逃，那是可不必的，然而明日不行。（這樣想的時候，女子的眼已昏了）有上客特地要來，為上客特地再延一日罷。公子總天天如此的，明日總也可以看到。

她在床上這樣想，輾轉反側的睡去了。無論何人，都是這樣，當事情解決不了時，就說『且待明日』就睡去了。這新夫人也如此。

這晚，公子也這樣想：『譬如，這幸福的盃，他和靈或肉，究有何等價值，且不去管他，苟不一口飲盡，終覺得不舒服呵！』當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公子竭力勸新郎邀新夫人同到那柏秦拉耶自己的

別莊裏，去迨新婚的好時光但新郎不允許，只說：『醫生說，她是不能外出的，因爲南國的女子，如過北山的風，就要患病毒。』

公子也不能強迫他，話也就終了。但心裏又這樣想——立刻今晚，實行這個手段：『和那新夫人一同逃走罷！』然而且再待一下罷；今晚就罷了，因爲要歡迎法蘭西來的大使，有點不便當，沒法，再延一天罷。這樣想，且單到那邊去眺望窗上的恣態，勉強再過一天罷。

經過那曠野去眺望窗上的時候，那窗中的女子，正一心注視公子的含愛的眼波，以心和她接吻的口天天說明日，一直是這樣躊躇過去，積日而成週，積週而成月，一月一月的過去，而竟成年了。空過那狐疑不決逡巡不前的日月，愛的熱度將冷了，老境將迫身了！虛度日月，漸成老年，新的生活，終不能達到；被囚的身，仍在東窗窺戀人，步履曠野的公子，也依舊看那窗內的女子。過了一日又一日，明日來了又明日，這樣過去，因此不徹底的欺騙和妥協，虛度那人生的好春光了。

一日，夫人見到自己的髮，已有許多銀絲似的白了，因知青春已去；兩頰瘦削，額呈紋皺；時至今日，那對鏡自憐的夫人，默然不語。立命羅比亞的陶工，去造自己的胸像，留下那青年時代的面影，把這胸像，立於那戀人可見得到的廣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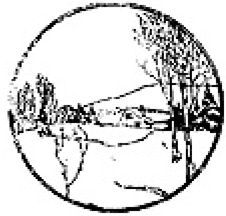
公子也嘆道：『青春的——自己的夢已過去了，留點記念罷！』就使坡羅尼亞的名技手，造起自己馬上姿勢的黃銅立像，使他永遠立於通路的曠野裏。

那二人的『立像和胸像』永遠立在地上，他們自己已在泉下，待神的最後判決了！他們倆，『在今日，說明日；空說努力，依舊懶惰』卒至誤了終身大事，求神褒嘉獎他們！——勃朗寧詩豪這樣說。

這敬虔的宗教詩人，決不是獎勵那爲人妻者的沒道理的戀愛，不過說，人生是在嘗試，這嘗試，可以爲善，也可以爲惡。勝負並不是一定須貨幣，單是記數，也可行的。所以要赤誠的熱血的去做，才是眞勝負；就是目的是罪惡，也要去做。因循苟且的生活，還是誤了人生的第一義。衝動的生命和躍進的生命以外，人生的意味何在！

立像和胸像的作者，陳述這個意思，最後，是引古詩人何拉托斯的歌集裏一句作結尾說：『不是別人的事！』(De te fabula)

西洋書中，這名句，常常被用出來，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有這一句話。



童話與空想（續）

馮飛

第三節　異常動物的空想

關於異常動物的空想，亦屢可在童話中看出來。有些地方，其價值實不劣於巨人或小神仙的空想。而此等異常動物的空想，均有極古的起源，大體都發源於太古神話。此等空想，實產自上古蒙昧時代野蠻人之空想中，當時野蠻人，對一切自然，不免有不少驚異之情，對動物各種形態的認識，亦極漠然，所以容易生出此等異常動物空想。此空想有幾種：從形體上類別時，可分為(1)純粹動物形體的，(2)半動物半人的兩種。例如龍，鳳凰，大蛇等即屬於前者；而人魚，司芬克司(Sphinx)等即屬於後者。又從性質上類別時，可分為，(1)半神的，(2)具人類性質的，(3)具純粹動物性質的三種。例如龍，鳳凰等，自來信其不老不死，能飛騰變化，具有靈性，這即是半神的；又如人魚等，一般都以為他有人類那種智情意，其與人不同之處，則力量有時不如人，又每較人類壽算略長，這即是具人類性質的；又如大蛇等，身體雖是碩大，但靈性殆不能見，僅算是一種兇惡動物，這即是具純粹動物性質的。三種性質既不相同，其傳說發達之程度自不能無異。例如人魚，在歐洲比較其他兩種，最為發達，此事或受基督教的感化，亦未可知。因為基督教在歐洲得勢力以後，於傳說上的影響也非常之大。基督教最歡迎近於人類的傳說，以其合於該教本身思想之故；而甚不歡迎超世的龍鳳等空想乃至非人的大蛇等空想，以其為異教的空想之故。異常動物的空想，本是東方空想，比較的發達於希臘以東。龍，鳳凰，司芬克司等，實起源希臘以東的東方傳說。後日經無數變遷，龍，鳳凰等傳說東西洋尚能同樣流傳；而司芬克司，獨存於西洋，東方傳說中，覺不能認其蹤跡。異常動物的空想，雖存於歐洲而不十分發達，所以者何？即因歐洲原有所謂小神仙空想和巨人空想，既有此二空想盤

限歐洲，遂不易見異常動物空想之得勢力，只能於巨人空想小神仙空想力量略薄之處，填補其空隙罷了。

異常動物空想，從形體上分類研究是一法，從性質上分類研究是一法，今從其性質上分類研究一下。

一，半神的異常動物　此條又可分爲兩項：(一)龍，(二)鳳凰。

龍的空想，東西洋同樣存在。究起源於那一國，雖不能確切斷定，大概可說起於中國。中國最古之尚書裏頭，巳早有龍的傳說。此種傳說，印度神話中，出現亦甚早，有所謂那迦(Naga)龍神者；又佛教傳說中，亦每有關於龍王或龍神的神話。至於西洋，在希臘神話中，亦早有此語，現在還留有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Cadmus)降龍的神話。龍的形狀，大體上東西共通，其體幹偶有傳其如牛的，但大多數傳其爲蛇狀。口大張有鋒利牙齒；舌如火紅，尖端歧爲二兩角，四足，銳爪；有時還有翅膀。有住居山中的，有住居海中，或住居河中的，池塘湫潔之處亦有龍居之時：是等龍皆有不死的生命。但歐洲的龍，現漸被人看輕，不甚認爲上等之物，僅認作兇猛動物而已。却凡努教授(Chavanne)和希爾斯博士(Hirth)，均說龍不起源於中國，其實中國三代以前古書，關於龍的傳說，實是不少。所以東洋民族，最崇拜龍，視如神聖；因之降龍屠龍之傳說，極是稀少；而歐洲降龍屠龍的傳說，比較的多。前引的希臘神話中卡德摩降龍之事，大意是：卡德摩斯是腓尼基王阿格諾爾(Agenor)的兒子，因其妹歐洛帕(Europa)之失蹤，奉父命及其兩兄去尋妹，久不能得，兩兄各隨意在一地建一市街，卡德摩斯受神命至一曠野，忽遇一龍，龍食了他的從人，卡德摩斯與龍戰，殺之，拔龍齒埋地中，地中忽湧出許多武士，又和卡德摩斯混戰，結果武士大敗，尚存五人，便從卡德摩斯築城，建立市街，即今之德巴市(Thebes)。西洋此等屠龍的傳說，此外很多。又近代拉梯斯羅(A.H.Wratislaw)從塞爾維亞語譯出的斯拉夫起源口碑集(Sixty Folktales, from Exclusively Slavonic Source)之中，亦載有龍化小兔食許多人的童話。此傳說將龍的空想非常童話化，早已失掉神話時代的龍的純粹形狀了。

中國人所謂鳳凰，酷似西洋的腓尼克斯(Phoenix)；佛典所謂迦陵頻伽鳥，或亦即是此物。有一部分人說，鳳凰思想，出於腓尼基，而傳於印度，西亞細亞，希臘等地者，此鳥在西洋名腓尼克斯，正足顯證其起源於腓尼基。此說的當否，今姑不論，總之這空想存在於中國以迄希臘之間，却是事實的。(山海經上亦有此鳳凰傳說，他日當別論之。)據西洋傳說，腓尼克斯巢於阿拉伯沙漠，此鳥之齡

百年，百年以後，自投火中而死；死體之灰中，再出新卵，卵破則生雛鳳，如是生死循環不已。丹麥童話家安徒生曾將此事編爲詩歌，題曰勝尼克斯。

二，具人類性質的異常動物　此條可分四項：（一）人魚，（二）司芬克司(Sphinx)，（三）哥爾公(Gorgon)（四）生託(Centaur)。

古代人最易起的想像，即必有一種動物，具人的智情意而棲息海中。因爲水底具的神秘性質，最能促人起此空想；所以人魚空想，無論東西洋，關於他的傳說，總是很多。中國鮫人的空想，亦是其中之一種。西洋人人魚空想，起源亦早；尼伯龍更利中，亦早有此傳說了。安徒生童話裏頭，亦有人魚和某國王子戀愛的童話；又說人魚在海中可活三百年，和人類一般沒有永遠壽命。

司芬克司空想，只是西洋有，東洋却沒有。司芬克司是一種動物，人面獸身；此外還有許多變形的司芬克司。普通所傳的司芬克司，是希臘傳說中所言的司芬克司。其面貌很美麗，犬身而有鳥翅，獅爪，人語。這傳說來自梭福克勒斯(Sophokles)悲劇，因爲其悲劇傳有悲慘的威底披斯(Oydipus)的傳說，而埃及所言之司芬克司，則與此稍異，乃是男頭獅身而稱爲 Androsphinx。此外變形的，尚有羊頭獅身的 Criosphinx，鷲頭獅身的 Griffin，鷲頭馬身的 Hippogriff 等；皆可入於司芬克司一類。

希臘神話中尚有哥爾公的怪物，此是異常動物中最異常的。其異常之處，不但在形狀，據說凡人一見着他的臉面時，便會立刻化爲石頭。

又有所謂生託者，乃是半人半獸的動物，上半截全是人形，自腹部以下，則是馬體，四足皆是馬足，據說住居特沙里(Thessaly)。其性質很兇暴，頗害人畜。生託之中，有名喀隆(Chiron)的，則是例外，具有優秀性質。

三，具純粹動物性質的異常動物　此條也可分三項：（一）大蛇，（二）大鷲（三）大魚。

大蛇傳說，在古來傳說中最多，北歐神話中，此等傳說亦甚不少。據北歐神話時，則謂此蛇以其身體捲全地球，能以口銜其尾，若將口忽然放鬆時，全地球便立刻壞滅；此蛇的傳說，極可表北歐神話的偉大特質。又斯干狄那維亞傳說，其所說之大蛇中，最大者之蛇頭，比巨船船體還大。

大鷲的傳說，不如大蛇之發達，但偶亦於童話中見之。據說大鷲亦有攫人子而哺育之等事實。印度傳說中，關於大鷲的神話亦甚不少。天方夜談中亦有之。

大魚傳說，東洋比較西洋尤爲發達。此等空想，全生自海的神祕性質。中國所謂『巨鱗插雲，鬐鬣刺天』所謂呑舟之魚者是，此等習俗傳說，在中國甚多，用不着詳細說了。

第四節 自然人格化的空想

將『自然』人格化一事，在未開化人種，極是當然，因之是等空想，最爲多見。由他們單純的思想推去時，自己既有人格，同時自然亦必不能不有人格。例如火卽是有强烈意志强烈力量之物，雷電卽是有威權之物，太陽卽是有偉大恩光之物：此等物皆可畏懼，皆可尊敬，於是將他人格化而崇拜頂禮之。更推而及諸動物，植物，河流，山川等，皆令之人格化，作爲崇拜之對象。這事實係宗教及哲學的第一步。羅則(Rudolf Lotze)說：『宗教及神話，其構成之起源，每忙着去將自然物變爲靈的實在。』伊林渥斯(Illingworth)博士也說：『哲學及神學，均起源於人格化；而此人格化，則因於心理的必要而生。爲甚麼呢？因爲我們思索之時，係由知者以向未知者而動作之故。而太古人類所謂知者，卽是他自身。』此自然人格化一事，既是宗教及哲學的第一步，同時又是文學的第一步。爲甚麼是文學第一步呢？因爲太古的神話傳說，多發源於此中。神話之最原始的是自然神話，煌煌的希臘神話，壯麗的北歐神話，均由此自然之人格化發達而來。所以古來傳說中，自然人格化的空想之繁多，最是當然的現象。

未開化人之心理，將自然人格化了；而幼兒心理，亦復如此。從人類發達經過看來，幼兒思想發達的狀況，和人類歷史中原人思想發達狀況頗是相同。他們將對於自己的最初意識，施之於自然，令其人格化。例如月之可愛，雷之可怕，最容易印在他們心中，因之最易構成他們的空想。如此，自然人格化的空想，遂在童話空想中占了很重要位置。此空想可大別之爲二類：一，自然力人格化的空想，二，自然物人格化之空想。而第二類又可分爲三類：一，關於動物的，二，關於植物的，三，關於無生物的。今畧述之如下。

一，自然力之人格化者　此條可分二項(一)雷，(二)風。

雷是最奇怪的自然現象之一。雷的空想，每和火的空想相伴而起。未開化人種，動輒將火視如神聖，因爲他們驅使火的方法，尙未熟知，是時火便成了最有威力最可驚駭之物。他們由此觀念出發，以爲火的威力，可震慴一切奇怪動物，并可從冰窖或寒氣中救出他們。這種思想的究極，以致成立了波斯的拜火教。他們遂相信火不但能發光，并有巨聲以顯其威力，命名此發聲之物爲雷。雷支配

宇宙，戕滅惡人，拯濟善人。雷的形狀，酷似鬼魅，其身體周圍，有無數小鼓，他不斷的打鼓而行於空中。身軀並不高大，略等於七八歲小兒。中國所言雷的形狀，則謂其如雞，雞頭，人形，有翼，遍身生有細毛，兩睛赤露，手持擊人的小斧。北歐神話中稱此雷神爲冬納（Donner）（即前述之托爾之異名。）冬納是夏天暑熱的神，雷聲是神的怒聲；蔽天黑雲是神的怒狀；淒慘的大霹靂，是神車行於各山頂的音響；破雲而閃出的電光，是神的斧光。此等思想，印度神話及希臘神話中亦多有之。

風亦屢屢人格化而現於童話之中。希臘神話中風神名伊阿爾斯（Eaolus）據說住居於伊阿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中之一島，有任意驅使風雲的能力。阿斯裴爾生（Asbjörnson）的北歐傳說集中亦有一種童話，大意是說：有一寡婦很窮，生了一個兒子。寡婦年老，不能作事。有一天這兒子到市上買肉，剛欲登樓，被北風將肉刮去，不得已又去買來，又被北風刮去，如是者三。少年大怒，走向北風處去開談判，結果北風給少年以許多寶物。安徒生童話中，亦有此等童話。其天國之園中有一篇道：有一王子，在林木之間遊玩，忽遇天雨，急避至一處，那地方是風神的家，風神的母親正燒柴火以待其四子歸來——四子即是東風，南風，西風，北風。不久四子回來，會見王子，各述其所經歷之處種種事情，次日東風還攜帶王子上天去遊玩。又北歐神話中還有一神名愛基爾（Aegir），是海上暴風之神——這神大約是海上漁人苦於暴風而生出的空想。中國亦有風神，名曰飛廉，是男子，後世又轉稱爲風伯；還有女體的，則稱爲風姨，幷轉爲封姨。

二，自然物之人格化者　此條中可包含日，月，星，霜，雪，五項述之。

太陽，月亮，晝夜流行空中，兒童初見，即呼爲『太陽菩薩』『月亮婆婆』的。所以將太陽月亮人格化一事，在童話的空想中，極是眼前的事實。希臘神話中稱太陽爲福哀巴斯（Phoebus），羅馬稱爲亞坡羅（Apollo）；希臘稱月亮爲阿特米斯（Artemis），羅馬稱爲底亞那（Diana）：兩人是雙生兒。福哀巴斯又是音樂及詩之神，阿特米斯又是獵神。北歐神話中太陽是阿丁之子巴爾德（Balder）。巴比倫及亞西利亞稱月神爲繆(Sin)；日神爲桑(San)或夏馬斯（Shamas）。關於月中兔的思想，是東方諸國共通的思想：佛教傳說中謂兔是善業者，爲修善業始入月中；兔是女體的月神窩德拉（Chandras）的侍臣，所以梵語呼月爲沙馨或沙桑卡（Sasin or Sasanka　兔形之意）。蒙古人亦信月中有兔。要之是東洋共通思想。西洋則墨西哥有此思想。以太陽月亮爲兄妹一事，南歐北歐

均有此思想，東洋更不待言。此思想可說是東西洋共通思想，乃至愛斯基摩人(Eskimo)中亦有此傳說，此等例證，殆不遑枚舉。

星的傳說中北斗七星傳說極多。希臘傳說中，亦曾說北斗七星是巨人阿特拉斯之七個女子的化身，其中六人皆能與他神相愛，獨有一人不爲他神所愛，引以爲恥，故其光不揚。澳洲亦有此等傳說，行於皮爾特，柯旁努特族(Pirt Kopan Noot)之間。又卡斯托爾(Castor)和坡拉克斯(Pollux)兩星因爲位置非常接近，卡他斯特里斯摩(Catasterismoi)書中則稱爲最富於友愛的兩青年。澳洲土人間亦稱卡斯托爾爲土爾利(Turree)，坡克拉斯爲王傑兒(Wanjel)，說是兩青年。南非洲布須芒族(Bushman)則稱此二星爲大羚羊神之二女化身。外此歐洲關於大熊星鷲星及其他之星傳說亦甚多。

雪亦屢屢有人格化的傳說，北歐亦有所謂雪女，又稱爲雪女王，穿雪白衣服，乘雪橇以行。安徒生童話中，亦有雪女王的童話，其所稱的雪女王，殆是一種理智的象徵。

霜之人格化的，北歐的神話中已經有了。北歐神話中稱爲蘇靈(Thrym)據說他每夜乘馬撫馬鬣而歸家，其馬即霜風。蘇靈還有同類名海米爾(Hymir)。英國稱霜精爲加克佛羅斯特(Jack Frost)，關於他的童話童謠却很多，其形全係霜塊所構成，窗上所現的冰花，說是霜神所戲畫的。霜神是一年老之人，背甚傴僂。俄羅斯關於霜的傳說，道其形亦如此。

動植物之人格化的，如馬精，牛精，芭蕉精，薔薇花精等，幾乎全動植物都曾人格化了，所以此等事在童話中極其尋常，不必再舉例說下去。

第五節　其他各種之空想

童話中還有一種空想，極常見的，即有一種另外的人類或生物，在我們所住的世界之外，組織另一種和我們世界相似的世界，他們則於該世界中生息。此種空想，在童話中實是不少，若細細的分出來，可分作許多種類。例如關於天堂地獄的思想，即是一例。此種空想，大抵由宗教的迷信而來，如前述安徒生天國之園，即可屬於此類；但此等空想因含有許多宗教上無意義的迷信分子，用作童話的空想，頗不適當。又如關於月中及星中世界的空想，亦其一例。東洋傳說之月中宮殿等思想皆是。又如關於動植物界的空想，亦其一例。此種空想，大半以描寫動植物的社會情狀爲主，如卡羅爾(Lewis Corrol)的奇國之亞力士(Alice in Wonderland)，殆

全以動物為其主要住民；又基布林之委格兒編(Jungle Book)亦取材於動物界：皆可屬之此類。又如關於夜間世界的空想亦其一例。若以時為衡，分類時便可分出此類。一日二十四時間中，以關於夜中時間最為神秘，所以他世界之空想，每每從夜間去描寫出來，前述之小神仙空想，皆是夜中世界，而梅特林克的青鳥一書，自始至尾，全幕活動之時間，皆在夜間，其中並有夜殿的一幕。又如關於奇異世界的空想，亦其一例。此類本含有許多種類，統名之為奇異世界空想。前述之卡羅爾的奇國之亞力士亦可入此類；又斯威夫脫(Jonathan Swift)的加利遜旅行記(Gulliver's Travel)亦宜入此類。又如關於地底世界的空想，亦其一例。前述之小神仙空想，大抵謂其住居地下世界，即是此類。又如關於海底世界的空想，亦其一例。希臘神話中海神阿撒奴斯(Oceanus)之海中統治權為天神鳩皮特(Zeus or Jupiter)奪而付之海神披賽敦(Poseidon)等空想；又天方夜談中波斯王與海王之妹間所生種種故事：皆是此等空想之表現。

童話中還有一種關於權力，財富，食物等的空想。人類本是欲權利的東西，人類歷史，殆全是權力爭奪的歷史，所以發揮權力的空想，最能適於人類本來的要求。幼小兒童，尤具有利己的特質，對權力的欲念，非常之盛，所以關於權力的空想，在童話中甚多，古來童話的收頭，大部分逃不出此範圍。而權力與財富，又常有必不可離的關係，因之財富的空想，屢屢和權力空想混在一處。富亦是人類生存中不可缺的條件，人類的滿足或不滿足，大部分由貧富而起，以故富的空想，最能動兒童之心，而尤以貧弱農民中的傳說，此種空想分子極為豐富。以權力空想為主的童話，每以一種用物代表或象徵權力，例如背囊角笛指環等類。擲背囊的力量，可裝入許多兵隊或黃金或城池；擲角笛的力量可號令衆人，可令人敗北或起舞；擲指環的力量，可變化出許多食物或人物，或消滅無數有形之物。此等例子，在童話中觸處皆是，不勝枚舉。如青鳥中之指環，又如北歐傳說集中石臼(Sampo)等，皆是象徵權力的。阿斯表翁生北歐傳說集中有北風給少年以許多寶物的一段故事，前已述及，該故事中又言北風最後與少年一幅布，其布可生出種種食物，少年得之大喜，歸途為旅店主婦所竊，急訴之於北風處，北風又與一槌，槌可出許多金錢。歸途又為旅店主婦所竊，又訴於北風處，北風又與一杖，少年攜歸中途，結果以杖撲主婦而命其歸還所竊之二寶。此種童話，即係含有財富及食物空想的童話。印度亦有一篇童話，說有一種奇怪樹葉，人食此葉時，可以數日不飢不渴。東洋關於食

物的空想，或與長生不死的空想相混，或又利用食物的空想以滿饕餮的人種類甚是不少。

還有一種關於異常體力及技術的空想。體力本是一切活動的根源，惟有具偉大體力者始能得偉大幸福。由種種奇怪用物以獲得權力或財富或食物，固然有趣；但用物每有遺失之虞或爲人盜去之虞，倒不如在自己身體內具有超人能力之爲愈，所以異常體力及技術的空想因而發達。此種空想，在德意志斯干狄納維安等條頓人童話中最多。所謂異常體力的空想即假令一人有自由延長其身體能力，可高摘星辰，或有自由擴大其身體能力可攬向遠岸；或有直視千里能力，可洞察遠近一切物事。例如拉齊斯羅的斯拉夫起源口碑集中謂有一王子，爲尋其未婚妻，得此具超人體力數人，其結果得娶未婚妻而歸，即是其例。所謂異常技術的空想，如格林童話之中，言有一音樂家，路上逢狼狐，兔等乞彼教以音樂，即是其例。

還有一種關於空中飛行的空想。空中飛行的空想，即在童話空想中亦算是最古的空想。因爲原始人類，對一切凖物，皆認其有與己同樣的人格，而其所目擊的，如飛鳥等，皆能飛行空中，因之心中生出一種不平，便幻出一種人類也能飛行空中的空想。此等空想，因人類文明的進步，次第衰微，僅將適於兒童興味的資料，保存於童話之中。然即在近世，不論東洋西洋，均尚存在，其形式亦有種種，若大別之，則可得四種：一，借動物力飛行空中的空想。此空想傳說，多以馬爲主體。馬本是最捷速的動物，在汽船汽車未發明以前，馬走最快，因之生出此等空想。希臘神話中拍加撒斯 (Pegasus) 神馬的傳說，北歐神話中威爾口利 (Walküre) 天馬的傳說，均是其例。龍鳳等東洋傳說，亦屬於此類。二，借特殊器具力以飛行空中的空想。如希臘神話中赫爾麥斯 (Hermes or Mercury) 的飛行帽子和飛行鞋子，天方夜談中王子胡桑 (Houssain) 之得有飛行布氈，皆是其例。三，借仙術而飛行的空想。如水滸中羅眞人的仙帕；波斯阿拉伯傳說中仙人 (Dervice) 之仙術飛行等都是。四，以自己異常體力而飛行的空想。如基督教中有翼的天使，東洋傳說中「飛毛腿」等空想皆是。

還有一種隱身法及化身法的空想。人類若能隱身使人不見，其愉快當可想見。用此法以與敵戰，決無敗衄之虞，用此法以通過礙難關隘，決無發見之慮：這就是隱身法空想起於童話中的動機。例如尼伯龍更利中所謂檀加伯 (Tarncappe) 外套，此外套有奇特能力，穿上身時槍砲不能近身，且腕力忽增數十倍，誰亦不見其形。

又希臘神話中亦有所謂暗黑帽子，暗黑帽子是冥府的帽子，戴在頭上時，立時便能隱身；東洋傳說亦有用仙術以隱身的故事；皆是其例。化身空想則有兩種：一是自動的；二是他動的。前者是以自己身體化爲他物的空想，後者是變化他人身體的空想。卽如瓦格納(Richard Wagner)尼伯龍更之指環歌劇中，有所謂變身兜肖，卽屬於此類的。哈夫(Hauff)童話之中，亦有國王變鶴的童話，其所以能變化身體，則由於術士的法術，其變身方法，則因有一種粉末，一聞此粉末，卽能化爲其他動物；又該書中尚有王女變鳥的童話；而青鳥之中，亦有用指環而使麵包沙糖等變爲人形的記述，皆是其例。

結論

幼兒時代一般兒童的想像，大部分是受動的，幷帶有奔逸性。幼兒對於現實的觀念，很是漠然，而對於現實的追求，却又非常強烈。因之常將空想和現實，視作一事，不分出明瞭的界別。其想像最自由最大膽，其想像能力亦最偉大；所以其空想動輒不循矩律，動輒異常奇拔，常有許多思想，爲大人所不能及的。可知此時期的兒童，全生活於空想生活中。兒童的空想，有些地方，從大人看去，覺得非常無趣，而兒童却津津有味去聽他想他。所以自兒童看時，宇宙間無所謂空想存在，空想卽是現實；乃至空想還不僅是普通的現實，幷是意義甚深的現實。所以給兒童聽的童話中，空想極是不可缺的東西，可說除空想無童話的。

有人說：空想的童話中所含不合理分子太多，如動物之行空中，飛禽之能說話或自由變化形狀，太陽月亮是人體而又能婚姻等事，極是不合理，教兒童以種種不合理故事，大不可的。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教育一事，其功能只應在啓發，只應在因勢利導；換句話說，教育應當重於客觀的而不應當重於主觀的。兒童當十歲以前，其思想全是拜物教的思想，他們相信一切生物乃至無生物都有精靈，鴉雀能昇天，牛馬能言語，薔薇茉莉花等皆是美麗的女子，他們自己思想已如此確定，幷深信此等事皆盡合理，則教育他們的人，最好以此思想爲本而因勢利導之。若將兒童此等思想一切抹殺，而另以教育者自身的主觀思想用強迫方法去代替，其結果必無甚良好收穫，倒反摧折了兒童思索上的活潑機能。此種主觀教育，萬不能施行的。須知兒童在一定時期，必不能不經過此等空想階級，以空想的童話去告訴他，萬不致有令忘却現實的弊病。因爲兒童在一定時期雖然必經過此空想階級，而到了一定時期，其

空想必自然而然的減退乃至消滅，在他們空想澎湃時代，便告訴他以空想的故事；在他們漸近現實時代，便告訴他們以近於現實的故事；在他們思想完全入於現實的時代，卽告訴以一切現實的事物：如此始是客觀的教育，如此始能收教育的功效。

據一般的實驗，取材動植物及無生物的空想，最適於七八歲的童；然兒童到了九歲以後，其思想又漸次變化了，此時最好以種種寓言分子多的童話教之；十二三歲至十四五歲之間，可告以近於人事的種種故事；十四五歲起至十六七歲之間，便可漸次告以小說上的故事了。但女孩知能的發達，每較男孩爲早，對於現實的興味，常比較男孩早能了解，此事不可不知。

甚麼是童話文學的問題，本非此篇文字範圍中所討論的事；但臨了仍擬附帶着簡單說幾句：凡童話文學的形式，最是自由，以此自由形式，而將人生觀，或自己理想或諷刺或暗示或哲學等都包含進去，始能有童話文學的眞價值。所以童話文學，其思想必甚新鮮活潑，其生命必甚健全充實，其組織必甚自由生動；話雖甚淺，而其中有甚深刻思想甚新潤人生存在；題雖甚小，而其中有偉大意義內含：如此始能說是觀照上有價值，意義最深的童話文學。童話文學之意義如此，則可知空想在童話上之非常切要了。因爲空想是藝術的生命，從或方面說，可說藝術依此空想的生命而成，那麼，要使童話文學有藝術價值，卽不能離去藝術的生命，同時卽萬不能離去此藝術生命的空想。

(附註)本篇原擬題爲童話及神話傳說與空想之關係，繼嫌其蕪雜，始改今題，因之引例有涉及神話傳說之處，閱者諒之。

神話與傳說

仲密

神話一類大同小異的東西，大約可以依照他們的性質分作下列四種：(一)神話 (Mythos = Myth)(二)傳說(Saga = Legend)(三)故事 (Logos = Anecdote) (四)童話 (Maerchen = Fairy Tale)

神話與傳說，形式相同，但神話中所講者是神的事情，傳說是人的事情；其性質一是宗教的，一是歷史的。傳說亦與故事相同，但傳說中所講的是半神的英雄，故事中所講的是世界的名人；其性質一是歷史的，一是傳記的。這三種可以歸作一類，人與事並重，時地亦多有着落，與重事不重人的童話相對。童話的性質是文學的，與上面三種之由別方面轉入文學者不同，但這不過是他們原來性質上的區別，至於其中的分別無什麼大差，在我們現今拿來鑑賞，又原是一樣的文藝作品，分不出輕重來了。(節錄晨報附刊)

倦了

倪文宙譯

不呵！切莫教我做聰明人了，
我已是萬念都消了。
我只曉得生命是瞬息的，
生命是影一般的，是奇幻的，是渺小的，

我只曉得我是比早露都不中用，
我是比羊齒草更脆弱。
我都忘却了，——
一切認爲眞實不虛的事物。

學到這個乖眞不容易呵，
我不願做一個聰明人了，
我倦了，我不能問下去了，
我要睡了！我不能思想了。

Tired

No—Do not ask me to be wise.
I have no thoughts at all.
Only, that Life is swift, and flies
Shadow-like, strange, and sm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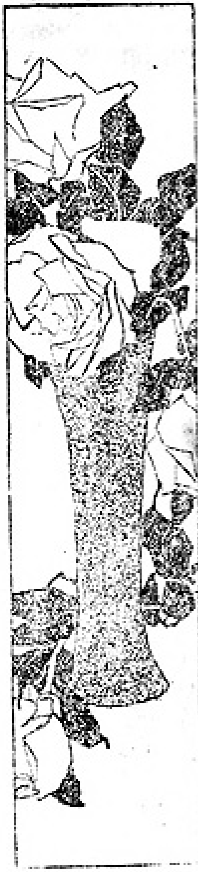
Only, that I am less than dew,
And frailer than a fern.
I have forgotten all I knew
Of certainty. To learn

This much is harder than I guessed.
I will not pass for wise.
I am too tired for a guest;
Too sleepy for surmise.

—Fannie Stearns Gifford.—

鳥類的唱歌

松



我們現在聽到各處地上都佈滿了鳥類的歌聲，使我們想起幾百萬年前的地上，本是沉寂無聲的，這是很有趣的故事罷！古代地上，生物雖豐富，但都暗然不能發一聲，直到石炭紀，兩棲動物出現了，於是有如今日所聞蛙及蟾蜍等咯咯的鳴聲了。現在更推想到未有昆蟲以前的世界是怎樣呢？——有些昆蟲雖能摩翅發聲，或振翅作營營之聲；不過聲音不是從喉間出來罷了——在那時候只有浪濤衝激的聲音，及雷聲風聲，此外更沒生命的聲音來打破那自然的寂寞。

喉間的鳴聲既起於蛙及蟾蜍之類，言語的起源也似始於兩棲類，然而他們並非能說話，而且系統相近的爬蟲，尤其啞口不能言了。蛇只能夠發『猝』的一種聲音，別的爬蟲多有一聲也不能發的。至於鳥類，不特能發複雜的發聲，並且能表情意；向來公認他們是能發語的，這固無庸繁言，我們自應承認多種鳥及多種哺乳類能言的罷。

科學談屑

益黴菌

我們一聽到黴菌兩個字，大概都以為是疾病的媒介，是害人的東西，心理上便起一種憎惡和可怖的觀念。那知道現在巴黎著名醫學家海雷耳博士(Dr. F. d'Herelle)竟會發見了一種特殊的黴菌 Ultra Microbes，却是有益於人的。這黴菌所賴以生活的，就是吸食傷寒，痢疾，鼠疫等病的病蟲幼子，所以據博士的意見，我們若能利用這一種新的黴菌，那末來的傳染疾病，當然可以減少。因為這黴菌是無害於人身的，若使人或別的獸類鳥類等要預防疾病的時候，便可把這一種黴菌引進到血管裏去，便可拒絕病蟲幼子的傳入。

據博士說，這黴菌的功用，不但是限於個

至於歌那又不同了；他是表情緒的方面為多，不是在陳說一面的。在鳥類之中，真能唱歌的『鳴禽』大抵都屬於燕雀類，至少有六千多種分佈世界各處。

可是哺乳動物發音的地方在喉嚨口，便是在氣管的上端；鳥類發聲的地方卻不在喉嚨口，而在氣管的基腳下，這發音的地方，名叫歌箱或叫做鳴管(Syrinx)。

歌箱也有骨架和顫膜，肺部裏衝出來的空氣，激動顫膜便能發聲；這種歌箱在愈善鳴的鳥類，愈加發達，雄的則比雌的發達，按實說，雌鳥雖是屬於鳴禽類的，也不會作歌，能作歌的都是雄鳥。從前有一個德爾的鳥學者海克爾氏(Häcker)，他說雌鳥不唱歌，因為歌箱的構造，多不及雄鳥的發達；構造比較的小，組織也不及雄的完備。

就鳥類唱歌一事，實在有許多難解的問題。現在只知道少數的鳥類，那唱歌的本領是生而具有的，但有些鳥類，如自幼與別的隔離，不聽到鳴調，似乎能減退他的鳴唱的本領；但這事的究竟，卻還待將來的研究。

我們現在知道聲音的強弱，是由於發音的器具的形狀的；能夠唱歌的本領，也是遺傳下來如是的，但是調子的養成，卻不能不藉長大時候的模擬；所以往往有這一種鳥唱別種鳥類的歌調的，這是威謙爾(Witchell)說的話，我們且不去詳細討論他；現在要說的，便是鳥類唱歌，在他的生存上究竟有什麼作用沒有？對於這個問題，歷來惹起許多人的討論，達爾文派的學者，都說雄鳥的唱歌，是一種求偶的工具，鳴聲美的，容易得到配偶，而且代代將那種唱得好歌的本領遺傳，歌調聲音就漸漸進於優美了。

與達爾文同時的華萊士(Wallace)意見就不一樣，他以為鳥類的歌聲，不過是一種呼喚同類的方法，使飛散的鳥，可以聚集

人還可借他防免公衆的傳染。譬如某一地方，發生傷寒的傳染病，那便可將這黴菌散放在這地方的飲水的水源裏面，以便人人飲了，可以免去傳染的危險。這黴菌是無味的，到了血液裏面，也不會傷害白血輪；總而言之，他對於人們和別的家畜，實在是完全沒有害處的。

博士現已給這一種新發見的微細生物題了一個名字，喚做『益黴菌』(Bacteriophage)。 (青)

窗飾的心理

德國梅納墨姆的商務學會會長列星司克博士，近來因為研究關於窗飾的心理，舉行了一種很有趣味的實驗；實驗的地方，就在一個營業發達的大商鋪裏。這商鋪設在一條大街的轉灣角上，兩面臨街，一共有十五個貨窗；有幾個窗裏，貨物上都附着價目

在一處。華萊士又說，鳥類作歌，不過是高興的一種表示，用以安排那過賸的神經能力的；唱歌的作用與跳舞，實在有同樣的作用。斯賓塞 (Spencer) 也是這般說，唱歌的作用，並非在求婚，不過是神經能力流溢出來的一種情形。犬高興的興奮了便搖尾巴，鳥類高興極了的唱歌也是一樣道理。

葛羅斯教授 (Prof. Groos) 在他的名著動物的游戲 (Play of Animals) 裏，也曾說及唱歌的作用。他的意見，不是說鳥類唱歌是高興的流露，也不說是招呼同類的聚集，他以爲雄的因爲要求所愛的對手和他同意，不能不用各種藝術來激動對手，來打破彼此間的隔閡。

各人所說，各有各的道理；我們知道各種鳥的鳴聲各不一樣，他們的作用，遂有這樣的紛歧也未可知。現在且將海克爾教授多年研究鳥類唱歌所得的結論，大要譯在下面罷。

（一）愛的呼喚 (Love call) 及歌，原是從同類相招呼的叫聲而來的；例如鷗，鷓鴣的鳴聲不脫這一類，其作用不過在同類的相認識罷了。

（二）有些鳥類的鳴聲，便有很顯著的不同了。這種鳴聲，遂不復專爲認識之用，又爲表示戀愛的情緒之用。例如郭公及啄木鳥的鳴聲，當屬於這一類。

（三）到了兩性的差別格外顯著的——雌的漸漸變爲安靜，雄的愈進於活潑——歌聲遂愈成爲重要；於是有兩性選擇以助自然選擇了。如善歌的鶇及夜鳴鶯，都是這一類。

（四）許多鳴禽，他們求婚用的甜美的歌，到生育期外，就停息不唱了；但也有幾種鳥類，即在別的時期內依舊繼續唱着的；那麼自別有一種作用，不能再說他是爲求偶而

的紙片，有幾個窗裏，卻並不標價；更有幾窗，陳設一樣顏色的貨物；別的窗裏，卻放着種種異色的物品；此外的貨窗，或只是陳列貨品，或於貨物以外，還襯着許多圖畫和惹人注目的裝飾品。

博士的實驗的結果，不但有趣，而且竟得到了一種出乎意料的成績。在標價窗裏所做的交易，數目的大小，竟超過了不標價的幾倍。又如陳列異色貨物的窗裏，銷數也比較同色的大些。又如貨物種類多的窗裏，當然比貨物少的貨窗更加受人歡迎；但因着情形不同的緣故，結果也很多差別。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意外的結果，就是那附着裝飾品的貨窗，竟反不及沒有裝飾品的貨窗容易招引主顧。這一節已違反了普通的廣告心理，凡研究商業的人們，不可不注意一下的。（青）

呼吸制止力的功用

唱了。這一種作用，便是表快活的感情的。如鶯(Yellow-hammer)河鳥(Water-ousel)及知更鳥(Robin)等，便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鴉的生存力

小青

據生物學家說，各種鳥類，有許多已漸漸的滅種了。推究所以滅種的緣故，大半是因爲人的射擊。因爲有些人喜歡嘗嘗鳥類的異味，有些只爲消遣游戲，更有些人因爲有幾種鳥要傷害他們的農產，所以他們便把那些空中的飛鳥，做他們的槍靶。這樣，鳥類的生存的機會，既受了嚴重的打擊，自然不能不一天一天的趨向滅亡。可是在這生存競爭劇烈的時期，有一種鳥，却能夠保持他固有的生存機會，雖則農夫們天天想設法撲滅他，他却始終不受甚麼影響。

他是一種最平常的鳥；他的羽毛，不像別的鳥類那麼美麗；飛的速度，也比不上別的同類，不但他的本身沒有一些美，就是他歌唱起來，也要教人掩耳的。

他就是鴉。

鴉是最容易見得到的。我們但須走到郊外田裏，便可以見他在那裏嘗農夫的新穀。那時，若使仔細觀察，可以瞧見他在田裏走來走去，非常輕快，而且他的頭還不時的搖擺不定。這種現狀，看來好似平常，其實已很別緻。原來若按照鳥的定律，他是不應該走的——他只應該跳。因爲鳥類大概可以分做兩大組：一組是棲於樹上的，一組是棲於地上的。樹棲的鳥，到了地上，便覺得笨拙不靈；他們只能夠並足而跳。地棲的鳥，却能夠

我們當呼吸的時候，天然有一種制止力，能使呼吸的功用，暫時停止。這一種能力，在一般人想來，似乎沒有甚麼特殊的作用，但假使我們偶然遇到了水溺，和煙燄或毒氣閉塞的危險，那就不能不利用這制止呼吸的能力，以挽救我們的性命。雖然如此，我們的制止力的時間，却非常短促。據法國體育家鶴納脫實驗的結果，一個健全無病的人，在他息心靜坐的時候，他的制止呼吸的能率，至多不過四十秒或四十五秒鐘；若當他平臥的時候，也許能夠再延長一些。此外只有一般善於潛水的專家，因長時期的練習，可以超出常例，別的人都沒希望了。

這一種實驗，在醫學界上，也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原來因人們呼吸制止力的長短，可以使醫士們得到較明確的診斷。譬如患心病和氣管病的人，制止力大概都很薄弱，若制止力最短的病症，要算肺炎病和年久的

像我們一樣，把兩足分開，一前一後的進行，比較的活潑靈便。然樹棲的雖不及地棲的靈便，他們的巢築在樹上，却也比較的安全；因此，可以說各佔其一。但鴉却比衆不同。他既築巢在樹上，却又能够在地上行走，真所謂兼有其長了。

你如果見他們在田裏走着，或是在那裏啄食新黍，不妨取一枝獵槍，悄悄的走近他們，預備射擊。你起初必以爲可以成功的。因爲當你傴着身體，循着掩蔽的籬笆，向前進行的時候，他們只是自顧自的覓食，絕對不加理會。然如果你再進幾步，到了你的槍彈將近可以及到他們的地位，便有一種『啞，啞，啞』尖銳的聲音，突然從近旁的樹巔上或別的高處發生出來。

這時那些啄食的朋友便停止了。他們仰起頭來，向四面瞧着，你當然要俯伏了。你略等一回，便再向前進行。於是那『啞，啞，啞』的聲音又繼續一遍。這第二次的警告既畢，在那不可見的樹巔上面，便有一隻孤獨的鴉撲翼而出，向着你的對向緩緩飛去。同時那些在地上的同伴，也一齊飛起，順着那先行者的方向進行。原來那先行的就是他們的『巡哨』。他們對於巡哨的警告，是非常注意的；所以他們飛起的時候，很整齊有次，並不像鳩或野鴨等，往往有擾亂落後的情形。

那麼，那『巡哨』的鴉，是誰指派的呢？他的職司，甚麼時候起始，甚麼時候終止？這巡哨有時彼此更換；那一隻從樹巔上飛到地上，別一隻便飛上去替代。但這換班的命令，又是誰發的呢？

有一個俄國的生物學家，曾紀述西伯利亞鷹類的生活。他說鷹覓食的時候，終是成羣結隊的。他們也預先派一個巡哨，和鴉一樣。他們派遣的方法，最幼的鷹爲先，等到年齡次幼的鷹，已經果腹，纔飛下來挨次接替。

喉管炎(Bronchitis)病。凡患喉管炎病的人，他的制止呼吸的能力平均只有二十秒鐘，若肺炎病就更加短促，無論那病勢剛在初步，制止的時間最多也不會過十五秒鐘的。（齊）

星塵飛落地面之考察

吾人尋常所見塵埃，不外細砂與泥土等，且其中多含有機物質，與航行大洋輪船之甲板上或南北極之積雪面上所見者迥異。因大洋中與南北極爲尋常陸地泥沙極不易於飛達之區，此種塵埃，科學家名之曰星塵，具有磁性，係金屬質，其分子含有鐵，錳，鎂，炭，鎳，銅，硫，鉛，以及各種化合物。因其質較尋常泥砂爲重，故一落海洋之面，即漸下沉至底，積久則催成爲石塊矣。

據天文學家所言，天空中實有無數體積微小之彗星，循其軌道繞日而走，軌道半徑

這麽的巡哨的規例，也許就是鴉的巡哨的規例。但在鴉類中，這巡哨的職務，似乎是一種有經驗的老鳥擔任的。但瞧鴉羣中的巡哨，對於槍彈的射擊力的遠近，觀察非常準確，便可知必有相當的年齡和經驗。並且他警告的時候，總是不先不後恰當其時，絕沒有慌亂失措的情形；若使教年幼的處此，似乎不會有這樣鎭靜的定力。如果那巡哨的果眞是年幼的鳥，那麽，鳥類中的少年老成，要比我們人類中的多了。

你不能够瞧見一隻單獨的鴉。如果瞧見，他一定有甚麽特別的任務，如爲着他的同伴，預先來窺探或偵察甚麽。這一種鳥，不消說是眼光銳利，敏於觀察的。如果你能够靜待一回，等到他飛回去報告的時候，你便可聽得鄰近的樹上，必有一陣啞啞的聲音。假使他報告發見了甚麽仇敵，那麽，就有一陣子亂噪，接着那仇敵便要被他們驅逐出境了。

他們的仇敵，大概是鵲或梟。常見他們在會議之後，便羣起攻擊他們的仇敵。那鵲高高的飛在空中，後面便跟着一隊黑衣弟兄，彼此團結着的追他。他們一面追趕，一面還不住的亂噪。他們雖然飛在鵲的上面——從不飛在下面——但絕不想下去啄他，只是啞啞的噪着。這時，鵲雖恨惡，却也無奈他們。起初他還假作不意，依舊飛下地去，尋覓鼠，兔，雞雛等物，但過了一回，他耳朵裏受了這種喧鬧的聲音，不能够久耐下去，於是他便不得不離去那個境域，或是打幾個迴旋，一直飛到天空裏去。後來他越飛越高，空氣既然稀薄，這些尋常的鴉飛不上去，就也不再追趕，大家回到樹林裏去，唱他們的凱旋歌了。

這不過一例，有時他們遇見了較利害的仇敵，他們便互相號召，結合大隊，和仇敵爭

之長短，各不相同，且其環繞之狀，恆成橢圓形，故多與地球之軌道作交叉狀者。當每年一定時日間，地球轉動至交叉點時，適遇此種彗星時，總至交點，於是二者即互相吸引。然此種彗星之引力，較地球薄弱與強度相去遠甚，是以地球之引力，不至生何影響，而彗星則已踰出軌道，被地球吸入地面空氣範圍以內。其飛向地面之速率，每秒鐘在十英里至四十五英里間；當是時，彗星與空氣遂生極大之摩擦，生熱而發光，即吾人平日所見之流火與流星。約離地面自五十英里至七十英里，即完全燃燒，分解爲碎片或粉末之塵埃。其中大者重而下墜，成爲隕石，小者細若針鋒，浮蕩空氣中高處，但久之仍落地面，而爲星塵。據天文學家博爾頓氏之說，地球因吸受隕星而所增之重量，每日當在二百噸左右，每日懸於空際之彗星碎片粉末，可四千萬粒云。

鬪，直到克勝了纔罷。所以我們可知鴉是有合羣心的；他們逢到患難的時候，便知羣策羣力，表現他們的互助精神。

上文說過鴉的眼光是非常銳利的，所以很不容易欺瞞他。我們在田裏，時常見有一種草人，普通用做嚇鴉的。這東西穿了衣服，戴了帽子，肩上還負着一根槍狀的木杖，很像一個人形。農夫們的目的，本想借他去嚇嚇鴉；誰知名實相反，竟嚇不退他。因據一般人說，鴉不但不怕那草人，並且那鴉隊中的巡哨，有時還停在草人的頭上呢！

鳥類的食品，大概都是有限制的；有些是食蟲的，有些是食麥榖和植物種子的，更有些是食肉的，但鴉却甚麼都要喫。有幾種住在水邊的鳥，都是捕魚爲生，鴉雖然是陸居的，但若使他有近水的機會的時候，他也一樣會捕魚。

鳥類的喙，大半是不同的，他們都有特殊的功用；例如，鵮鴉的喙，適用於啄取種子，啄木鳥的喙，長銳像劉鑱，適用於掘洞或剝樹皮；釣魚郎的喙像槍，適用於捕魚；但鴉的喙，看來好似笨拙，却能够適用於一切動作——輕便能從地面上啄取子粒，強固能够在樹幹上啄洞，長能够伸入泥沼或水下面去，尖銳能够刺魚。

鵮鴉的爪，可以用於爬地，却不可以抓物：鵮的爪可以抓物，却不可以爬地；鴉却既能爬地，又能抓物，又是雙美俱備了。

由此看來，鴉的適應能力是非常偉大的；因他有這樣特殊的適應力，謹慎的智慧，和互助的團結力，他纔能適應他的環境和維持他的生存。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鴉的種族，在這生存競爭劇烈的時代，所以能够獨免，不致於漸漸趨向滅亡，原不是偶然的事。我們從他們的生活上，多少可以得到些教訓呀。

空氣之外層，既常懸有固體之多量星塵，當薄暮時，此種星塵上因受空中溫度之變遷，實附有極光分之水蒸氣，斜射之日光，遂受此種水蒸氣之反射作用，映於地面，而成燦爛之霞光。當十月十一月時，晚霞之所以異常顯明者，實以其時星塵懸於空中之量，較他時爲多故也。此外如南北極之極光，亦無非因星塵反射日光之作用而成。蓋星塵具有磁性，以互相吸引之關係，兩極地面上之空中高處，實懸有多量星塵也。(P)





婦女界的普通病

醫學士　胡定安

我們中國的婦女，素來不肯到社會上去活動，就是住在家裏做點輕微工作，也有時覺得很吃力；或則鎮日坐在閨房裏，連輕微的工作，也一點不做。因了這種生活的狀況，那體質便作弱了。現在二十世紀的婦女，應當開通的多了，在學校裏念書的女子，也和男子一樣，有練習種種關於體育的運動。我希望婦女界對於體育這樁緊要的事情，應該特別注意，不過一方面鍛鍊身體，固然是積極的計劃。但他方面先要把一切的弱點革除盡了，才可以進一步去研究體育的方法。我目擊中國婦女界常常帶着疾病，過她們痛苦的生活的，占大多數，所以列舉出來，警告一般婦女，趕快振作精神，竭力謀人生健康的幸福。這關於家庭方面的利益，是很重大的。

(1)萎黃病和貧血　一般深居閨中的青年女子，常常害這兩種病，一則因爲缺少運動和營養不良，一則因爲憂愁鬱悶所致。我常常看到舊式家庭裏的閨女，害這病的很多，所以我要警告一般講禮教的父母，趕快把這種禁錮的生活改良些，才是人道呢！

(2)肺癆　諺云，『太陽不入醫師入』，我國婦女們既然缺乏運動，而且往往有弱不禁風的樣子，常常把窗子緊閉着，甚至天天也不見日光；還有因了貧苦生活，過勞工作，也是一個大原因；害這病的人，把他細細地考察一下，差不多有十分之五。但害了這肺癆病，就是生育小兒，也要遺傳的，所以爲着強種問題，對這病應當注重預防。

(3)結核性淋巴腺炎(瘰癧)　這病都發在害肺癆的青年女子，害了之後，遷延難治，這和前面所講的幾種病都有相伴關係。

(4)臟躁(歇斯的里)　中國婦女常常鬧什麼胃氣痛肝氣痛，差不多十人有八，這是因爲婦女的神經過敏性比較男子強，精神上的感動，也比較容易受刺戟，所以容易發怒生愁。但這對於品性上，也不無關係的，

平時對心神方面，應當鎭靜修養，并且一切世務，也要開通些才好，受過教育的女子，當然容易感化得多了。

(5)月經病　有的婦女在月經來潮的時候腹痛，有的量很少或過多，有的簡直沒有。我們中國的女子大多數害這種病，這是因爲當月經來潮的時候，不很注重衛生，隨便過那不良生活，譬如勞動過度，處置不潔，都是釀成這病的原因。此外因子宮位置的異常，以致發生這些月經困難的病。至於子宮位置爲什麼異常，有起於先天的，也有因騎馬，乘自動車，遠足等劇烈的運動，就起轉位，這都是要留心顧着的。又月經停止的女子，多少和肺癆，貧血，萎黃病有聯帶關係。

(6)赤白帶　中國有句俗話『十個女子九個帶，』可見女子害這病的多了。赤帶是子宮出血；白帶是子宮內膜炎的分泌物，和男子的淋病一樣，這兩種病都是不妊的原因，但都由於不淸潔而起，所以淸潔是最要緊。倘若既然害了這些病，那就應該趕快洗滌，然後可免掉別的疾病發生，并且比較也容易治癒了。

(7)痔核　這病在女子也是常常碰到的；因爲缺少運動，大便不整調的緣故，那痔靜脈擴張起來，就變成痔核。一般上等階級的婦女們，終是不操作的多，所以害這病的也就多了。

(8)下腿潰瘍　下腿足踝部因爲離心臟很遠，本來是血行不良的地方，女子當冬季的時候，常常在這部位生凍瘡，因醫治不得法，遷延下去，以後就變了潰病，或則因爲些微的損傷，放任不治，也容易變潰病的。還有一種俗稱爲『裙邊瘡，』也是潰病的一種，都很難治愈的。所以倘若下腿有了些微的小瘡，就應當趕快醫治，否則變了潰病，那治愈就緩慢了。

前面所說的幾種病，我國婦女風氣還不很開通，往往狃於習慣，隱避怕羞，不肯表白於人，害了這些病，常常自己盲從的處置，所以有時弄到遷延不治，就帶病生活過去，這不是人生一個大大的缺憾麼？所以我勸一般婦女，對於平時的日常生活，應該注重合理的衛生，至於曾受過教育的女子，已明白這種利害，只要能夠注意實行就好了。但是我們中國婦女界大半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所以這種弱點很多。我很希望一般受過教育的婦女，隨時負勸導的責任，使大家都得同等的健康幸福。



蝴蝶與薔薇

王晋鑫

青竹籬上的薔薇，開着美麗的花。琥珀一般的黃，珊瑚一般的紅，被碧綠的葉撩繞着。微風蕩漾，軟軟的藤兒搖動，密密的花兒和葉兒，也顫抖而且歌唱了；唱道：

「我是薔薇。

——馥郁的是我的香；嬌艷的是我的色；婀娜的是我的姿態。」

悠揚的聲音，乘着風飄蕩開去，經過了小河，經過了草岸，來到一料矮小的蒲公英上，鑽進那金蝴蝶的小耳朶裏。

蝴蝶聽了，便振起金色的翅膀，跟着歌聲的回響，翩翩的過來了；也唱道：

「我是蝴蝶。

——願給你我的心；願給你我的淚；願給你我的血滴。」

驟然落下來；伏在一朶紅薔薇花上，緊緊擁抱着，而且很親暱的接吻。薔薇花羞答答的頰兒紅暈了。於是一同唱道：

「相愛！相愛！

我們永遠相愛！」

青竹籬根下的野菊花，野菊花上的小蜜蜂，也都笑了，歡罢而且祝福道：

「蟲之王花之后！

祝福你們，相愛永遠！」

· · · · · · ·

秋天到了，蕭瑟的秋風，一陣陣颳着，肅殺的秋霜，一回回降臨着。於是一切都衰老，憂愁，悲傷，於是竹籬上多愁多病的嬌小的薔薇，

也憔悴，——憔悴得將死了。葉兒焦黃；藤兒枯槁；花瓣兒也謝了，綠的，黃的，紅的，繽紛的落在竹籬邊的污泥裏，經那貓兒狗兒人兒的踐踏；也有些飄在小河裏，跟着流水向天涯去了。氣絲絲的，魂悠悠的，低低的呻吟，微微的歎息，哀哀的呼叫道：『蝴蝶呀蝴蝶！我們要永別了！……』

哭聲還沒有終，哀音還沒有絕，薔薇，薔薇，薔薇——早死了！於是竹籬根下的野菊花，野菊花上的小蜜蜂，也一同哭了。

『王未至，
后已死；
何如不相逢，
倒免了相思！
蝴蝶快來！蝴蝶快來！……』

急急的，急急的，飛過了河流，飛過了田野，一展翅，那金蝴蝶便伏在死了的薔薇的花蒂上，嗚嗚的哭了。

『愛我的，我愛的！
你怎忍撇下你可憐的蝴蝶！
膓也斷，心也碎，
但以後我孤另另的生涯，
——怎生悽惻！』

沒有悽慘比這個再悽慘的，沒有悲哀比這個再悲哀的；一切的一切都哭了。

一隻黃鶯在竹籬上輕輕的飛過，笑道：『癡喲！薔薇還沒有真的死呢！』

蝴蝶哭昏了，不曾聽見。野菊花便抬起頭來叫道：『蝴蝶呀！我聽見那黃鶯笑着說：「癡喲！薔薇還沒有真的死呢！」』

蝴蝶哭昏了，還是不曾聽見。小蜜蜂便乎——乎——乎的飛到蝴蝶的耳邊叫道：『蝴蝶！蝴蝶呀！我也聽見那黃鶯笑着說：「癡喲！薔薇還沒有真的死呢！」』蝴蝶聽了，慌忙一展翅，一面哀叫着：『鶯妹妹！……鶯妹妹！……』一面急急的飛着尋那黃鶯去了。

彎彎的倒映在小河裏的柳梢頭上，黃鶯正在那裏弄着柳條兒。蝴蝶見了，哀告道：『鶯妹妹！好鶯妹妹！剛纔你飛過竹籬上，笑着說：「癡喲！薔薇還沒有真的死呢！」但是誰能把她救活呢？鶯妹妹！好鶯妹妹！你可憐我告訴了罷！』

黃鶯笑道：『蝴蝶哥哥！蝴蝶哥哥！怪可憐的，我疼你哩！但是誰能把她救活，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快去問鵲姊姊！』

蝴蝶聽了，慌忙一展翅，一面哀叫着：『鵲姊姊！……鵲姊姊！……』

一面急急的飛着，尋那杜鵑去了。

香馥馥的小園子裏，黃金的木樨樹上，杜鵑正在那裏啄着木樨花。蝴蝶見了，哀告道：『鵑姊姊！好鵑姊姊！告訴你：我正在竹籬上哭着我那死了的薔薇，鶯妹妹飛過笑道：「癡喲！薔薇還沒有眞的死呢！」我就尋着她問道：「……你說；癡喲！薔薇還沒有眞的死呢！但是誰能把她救活呢！……」她又笑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快去問鵑姊姊！」鵑姊姊！好鵑姊姊！你可憐我告訴了罷！』

杜鵑笑道：『蝴蝶弟弟！蝴蝶弟弟！能把她救活的，就是你——你』！

『鵑姊姊！好鵑姊姊！你說就是你——！你但是怎樣把她救活呢？鵑姊姊！好鵑姊姊！你可憐我告訴了罷！』

杜鵑又笑道：『蝴蝶弟弟！蝴蝶弟弟！怪可憐的，我疼你哩！但是怎樣把她救活，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快去問孔雀姑姑！』

蝴蝶聽了，慌忙一展翅，一面哀叫着：『孔雀姑姑！……孔雀姑姑！……』一面急急的飛着，尋那孔雀去了。

窈窈冥冥的青雲裏，近着太陽，藍翡翠嵌着小銀星的羽毛閃着神祕的光亮，孔雀正在那裏噓着氣。蝴蝶見了，哀告道：『孔雀姑姑！好孔雀姑姑！告訴你：我正在竹籬上哭着我那死了的薔薇，鶯妹妹飛過笑道：「癡喲！薔薇還沒有眞的死呢！」我就尋着問道：「……你說：癡喲！薔薇還沒有眞的死呢！但是誰能把她救活呢？……」她又笑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快去問鵑姊姊！」我就尋着鵑姊姊哀告道：「……我正在竹籬上哭着我那死了的薔薇，鶯妹妹飛過笑道〔癡喲！薔薇還沒有眞的死呢！〕我就尋着她問道：〔你說：癡喲！薔薇還沒有眞的死呢！但是誰能把她救活呢？〕她又笑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快去問鵑姊姊！〕鵑姊姊！好鵑姊姊！你可憐我，告訴了罷！」她笑道：「……就是你——你！」我道：『你說：……就是你——你！但是怎樣把她救活呢？……』她又笑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快去問孔雀姑姑！」孔雀姑姑！好孔雀姑姑！你可憐我？告訴了罷！』

孔雀笑道：『蝴蝶娃兒！蝴蝶娃兒！怪可憐的，我疼你哩！告訴你！要把她救活是這樣的：——在夜裏像水銀瀉地一般的月光下，你把你的胸緊貼着她的刺，那時你的珊瑚一樣紅的血便滴入她的心裏，夜夜這樣，七夜後，你那死了的薔薇便復活了！但是，但是，——蝴蝶娃兒呀！——心要痛到碎呢！血要流到完呢！而且……』

蝴蝶噫然笑了，『孔雀姑姑！好孔雀姑姑！這個倒不必憂慮，這個倒不必憂慮，——我所有的一切都給了她了！

「我愛的，愛我的！

願給你我的心；願給你我的淚；願給你我的血滴！」

＊　＊　。　。　＊

第一夜，在彎彎像白眉一樣的月亮的銀光下，蝴蝶的胸緊貼着薔薇的刺，薔薇的刺緊刺着蝴蝶的肉；於是蝴蝶的櫻花一樣紅的血便滴滴滴入薔薇的藤的心裏，葉的心裏，花的心裏。

第二夜，在冷冰塊一樣的月亮的銀光下，蝴蝶的胸緊貼着薔薇的刺，於是蝴蝶的血便滴入薔薇的心裏。藤兒漸漸不枯槁了；葉兒漸漸不焦黃了。

第三夜在水晶盤嵌在藍寶玉裏一樣的月亮的銀光下，蝴蝶的血滴入薔薇的心裏。藤兒漸漸嬌嫩起來了；葉兒漸漸青綠起來了。

第四夜，……薔薇的花蕾兒也漸漸萌芽。

第五夜，……

第六夜，……

啊，啊！終究的，終究的，第七夜到了。最後的一夜到了。在藍紗幕上高懸着的圓鏡子一樣的月亮的銀光下，蝴蝶的胸緊貼着薔薇的刺，薔薇的刺緊刺着蝴蝶的肉；於是蝴蝶的太陽一般紅太陽一般熱的血，——只剩了這些最後的血，——便統統滴入薔薇的心裏。心碎了，——碎了；血完了，——完了。氣絲絲的，魂悠悠的，低低的呻

吟，微微的歎息，哀哀的呼叫道：「薔薇呀薔薇！我們要永別了！……」

但是這時，——正在這時，——那死了的薔薇復活了。她開着幾朵紅的花，黃的花，在綠的葉裏。微風蕩漾，軟軟的藤兒搖動，疏朗朗的花兒和葉兒也顫抖而且歌唱了；唱道：

「我是薔薇：

——馥郁的是我的香；嬌艷的是我的色；婀娜的是我的姿態。

我是薔薇，——復活的薔薇！」

竹籬根下的野菊花，野菊花上的小蜜蜂，也笑了；歡喜而且祝福道：「我們的薔薇呀！復活！復活！」

於是一切的花，花的一切，一切的蟲，蟲的一切，在北方，在南方，在西方，在東方，一齊歡喜而且祝福道：「我們的薔薇呀！復活！復活！」

笑聲還沒有終，歌聲還沒有絕，蝴蝶，蝴蝶，蝴蝶，——早跟着那披着白殮衣的死美人一樣的淡月，向窈窈冥冥的雲之墳墓裏沒了。

＊　＊　。　。　＊

明天，太陽光下嫩綠的薔薇的刺上，掛着一隻死了的金色蝴蝶。野菊花和小蜜蜂，一切的花和蟲，都悲愁的唱着幽怨的輓歌，而且微微的歎息，死了愛人的蝴蝶而才得復活的薔薇，也哀哀的哭着，而且永永哀哀的哭着。聽哪，聽得嗎？是呵！到現在還哀哀的哭着哩！



三色繼母花

德國史托爾姆(Theodor Storm)著

余芷湘

序

三色繼母花，一名紫羅蘭，這篇小說，乃是討論一個續娶問題，且由著者自身經驗得來，迥非虛構的可比，所以很有學理上研究的價值。解決這種問題，本極困難，自來發生的爭議甚多，而史氏獨能澈底了解，未始非其精力過人的地方。至於史氏的爲人，感情極富，記憶力尤強；故凡其一生中經過的事，很難忘却，這也可說是他的詩的源泉。

這個續娶問題，史氏也曾在他寫給新婚妻愛司瑪（Constange Esmarch）信中披露過，那時他也覺得是很難的；但他不承認土耳其人以續娶爲理所當然的意見，他以爲那是不義——二十年後，他家住在虎生南街上，他的正室愛司瑪忽然染病死了，剩下七個無母的子女，無人照管。

一八六六年六月裏，史氏又同多娜德(Dorothea Jensen)女士結婚。然他對於前妻的恩愛，依然紀念着不忘，只是擱在心裏，不稍逗露；就是在那些小孩子們面前，也是一樣的。多娜德從小便愛上這詩人，而且祇愛他一人，十年以來，未嘗稍淡，常常在別的年紀較大的姑娘面前極力稱揚他。起初史氏對於她這樣熱烈的愛情，也甚感受，但是現在他因爲哀痛極了，所以心裏只記得一個愛司瑪。這種情形，多娜德也隱約覺得，便不免暗地裏悲傷。雖是這家庭中沒有因此生出什麼亂子，然而眞正和樂的幸福，却還離得很遠。多娜德在此，好像是個

生人，史氏平常聽見他的孩子們叫她做母親的時候，往往心裏非常難受，所以他在寫給長子的信中，只稱她為多姑母。到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多娜德生了一個女兒以後，他們家庭的幸福，從此就慢慢的發生了。這種情形，是史氏於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致其子埃恩斯德(Ernst)信中指示我們的：

『你所談的多姑母的事，我現在聽了，非常欣慰。我以為我們大家對於她都應該有深摯的感情；我覺得這是比較任何一切都更重要的。還能加上一點忍耐，一點公平心，則我們家庭幸福的源泉，必當日益發達了。我們大家都應該朝着這方向去做！現在我可以說：她處的地位是不容易的；因為她對於我們要好，必須我們對於她先有濃厚的感情。』

這篇小說的立足點，大致已在這裏說過了。他教他的子女對於她應該親愛，因為她所處的地位是很可憐的。但他從前詩論這問題，卻老是說『繼母總是不好的。』

這篇小說，不是這時候成的，還在後四年。從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史氏文藝上變遷的痕跡，非常之大。他由從前那種柔弱的氣調，直化成後來大小說家有力最的能動人的著作。在這過渡期中，正是這篇小說醞釀的時代。一經成熟之後，卽於一八七三年中將近繼母問題形成了藝術上的產品；所以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他從那已得的樂境中回憶到過去的苦境而成的。

這篇經過如許曲折而後成功的小說，在他的研究問題最透徹而文筆極精細的著作中，要算是一篇成熟的大家的著作；第一次首在西方人月刊中登過，卽已發生重大的影響。最好的評語，莫過於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二日奧國思想精密的批評家顧愛彌爾(Emil Kuh)在他給史托爾姆的信中所說的話；現在把他引來，作個結證：

『一面不忘死者的恩愛，一面又能造出新家庭的幸福；這眞是一個大詩家的理想。這個理想，直到我們民族中思想精細的大詩家史托爾姆出來才實現。』

一九一九年二月，海爾曼博士(Dr. Walther Herrmann)

誌於弗里堡(Freiberg)。

一所大屋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聲，只聞得一陣陣的花香。兩扇對着樓梯的房門，忽然推開了，一個衣服潔淨的老媽子從裏面走出，又從從容容將他關好，然後轉身朝着外面；一雙灰白的

眼睛，沿着牆望過去，像要仔細視察一番的樣子；接着點了點頭，表示認可的意思；又緩緩抬起來注視那壁上的掛鐘，這時短針恰指着兩點。

『已過一半了，』老媽子咕嚕的說；『先生寫信來，八點鐘的時候，他和新太太要到了！』說着，隨卽將手揣進衣袋裏，摸着鑰匙，慢慢的走入屋後去了。

這里依然寂靜如前；只有那鐘擺滴搭滴搭的聲音，到處都可聽見；一縷夕陽的紅光，正射在掛鐘頂上鍍金的人頭上。

現在又有輕小的脚步聲，從樓上下來；一個將近十歲的小姑娘，站在梯上。她的態度，又活潑，又穩重；身上穿的紅柳條衣服，同她那棕色的小面和光澤烏黑的小辮，互相掩映，分外顯出一種天然的美麗。她雙臂緊緊的扶着欄杆，把頭枕在臂上，一步一顛的下來；那雙漆黑的眼睛，却做夢似的望着對面的房門。不久，她便站在迴廊中間，側耳細聽；然後輕輕的推開那兩扇門，掀起很重的竹簾，走進房中。

這時候外面雖然還沒有夜，但這房中却已昏暗了；因爲房中的窗子，是對着一條重樓峻宇的大街開着的。祇有那邊桌子上面一架鑲在墨綠天鵝絨中的威尼斯大鏡子，放出一些白光；當這寂寥的時候，裏面照出一枝插在桌上大理石花瓶中顏色鮮艷的紅玫瑰花，現在忽又加上一個女孩黑髮的頭。——這小姑娘躡着脚走過柔輭的地氈到那邊去；幾個纖弱的小指，隨卽探入花枝中間，但那雙眼睛，却回轉來望着房門。最後她的目的遂到了，已從花枝上折了一朶含苞半開的紅玫瑰；只是那時因她沒有留心到枝上的刺，所以一點鮮紅的血滴，已從手背上滾出來，差不多快要掉下到珍貴的樓毯上去，她便急忙用口吸住，然後靜悄悄的同來時一樣，手中拿着折下的玫瑰，又將門簾掀起，走出迴廊外來。她在這里又靜聽了一會，纔從剛才下來的樓梯飛跑上去，沿着樓廊走到最後一間的房門口站住，又向窗外望一望夕陽光中盤旋飛舞的燕子，然後將門門振開。

這是她父親的書房——她從前當父親不在的時候是不常進來的——四壁陳列着許多滿裝書籍的很高的架子，她現在非常孤寂的獨自站在這些書架的中間。當她緩緩關上房門的時候，忽然聽得左邊一個窗下，發生一陣猛烈的抓爬聲。她知道那是她的小狗嘍囉做的，在她莊嚴的小面上，不覺現出一種笑容，隨卽走近窗戶，探着頭外望。底下便是她家的大花園，草樹萋萋，非常遼闊，她的四足的小朋友，已經走往別處去了，她很注意的探望，却不見一

點踪影。她的面色忽然又變了，因爲她心裏已經觸動了別的傷心的事情，那里還能記着嘔囉——呢？

她進來的房門的對面，還有一個向外朝西的窗子，窗旁靠牆的地方，有一張很大的書案，上面陳列着各色古董，什麽希臘——羅馬——的青銅，磁器，古代宮廷寺觀的模型，及其他一切的古物，差不多堆滿了一桌。桌上的壁間掛着一個少婦的半身像，和生人一般大小。她那金黃色的髮辮，綰在頭上，恰和少年人戴的帽子一樣。——『美啊！』這句古話，是從前當她微笑入室向她朋友們致敬的時候，她們爲她說出來的。——她現在畫中，一雙藍碧的細眼，還是從牆上下視；她的口邊，現出生平未見的一種愁容，當時畫師曾因此點大受人指摘。後來她死了，却覺着這畫非常神似。

這黑髮的小姑娘，輕輕的移步上前，她的眼睛，因被極熱烈的感情所衝動，不覺呆呆的望着那美麗的少婦。

『母親，我的母親！』她低低的叫了兩聲；看她的光景，就像要擠到她身邊去似的。

那美麗的少婦，依然和從前一樣老是從牆上下視，毫無知覺。這小姑娘却和貓一般的敏捷，已經爬過椅子，走到書案上去。現在她閉着眼站在畫像面前，一雙戰抖的小手，想要把那折來的玫瑰，安放在像架的底下金框上。到了擱妥以後，仍然爬下來，并且拿着手巾，很小心的揩拭那留在書案上的小足跡。但她現在好像要離開這素來很怕進來的房子到別處去。當她走了幾步剛到門口的時候，又從新退回，彷彿那朝西的窗子和書案，具有很大的魔力，把她攝引住。

這窗外下面，也有一個花園；或者更切實一點說，是一塊荒地。這地方却極狹窄，有一部分生着繁茂的野草，四面的園牆，全都可以看見。與這窗戶相對的牆邊，有一間敝陋的茅屋，朽敗不堪，連門都沒有了。屋前擺着一條花園裏坐的長凳，差不多全被葛藤的綠網遮蔽了。茅屋對面，是幾株高幹的玫瑰樹；在那褪色的枝上，還有幾朶凋謝的玫瑰花；那底下的草地上，都四散着許多的花瓣。

這小姑娘兩臂靠在窗口上，雙手托着腮很渴的朝下望去。茅屋裏面，有一雙燕子，飛進飛出，在那裏構巢。別的雀子，多半休息去了，只有一隻紅襟鳥還在那凋殘的金雨樹的枯枝上不住的叫，兩隻烏黑的眼睛注視着這小姑娘。

『靦寶，你果然在這裏呀！』一個老婦人用柔和的聲音說，并且一隻手很親密的擱在這孩子的頭上撫摩着。

當這老媽子偷偷的進房的時候，小姑娘已覺到了，隨即回轉頭

來很疲倦似的神氣望着她。『亞納』她說；『我還要到祖母的花園裏去一躺！』

老婦人也不回答，只是閉着口點頭認可。『來，來！』她說；『你怎麼還是這樣啊！他們不久就到了，你的爸爸和你的新母親！』她隨卽牽着她的手，並且替她挽頭髮理衣服，——『不，不必！麗寶，你不要哭啊！她是個很和氣的婦人，而且長得非常漂亮，麗寶，你應該歡歡喜喜的等着看這個美人！』

話未說完，便聽得車馬的聲音從街上過來，小姑娘的身子忽然一聳，現出吃驚的樣子，老媽子立刻緊緊的抱起了她，一同往房外去。——她們來得恰好，剛才還看見馬車在那裏走，兩個女僕，已經將大門開了。

老媽子適纔所說的話，現在就可以證實了，一個年約四十左右舉止端莊的男子——一望而知為麗寶的父親——攙扶着一個年輕貌美的婦人，從車上下來。她的頭髮和眼睛，全是黑的，和稱她為繼母的小姑娘一樣。看她的態度顯然是個正人，却不像十分年輕，她四圍觀望，並且一一向各人點頭致意，然後隨着她丈夫到屋內的房中，一踏進門，便聞一陣陣的玫瑰花香。

『這裏便是我們同住的地方，』他說，並且讓她坐在一托柔軟的鋼絲椅上；『不要斷你的新家庭中再也找不出一間比這還好的臥室！』

她很詫異的望着他說：『但是你呢？——你往那兒去？』

『我要去把我們家庭中的小寶貝找來！』

『好，好！祿多福，你把你的麗寶找來！』

他立刻離開了這房間，但麗寶當他們到來的時候，却藏在老媽子亞納的身後，恐怕被父親瞧見。現在他見她沒魂似的呆呆站在廊下，便走近去把她抱起，捧進房中。

『這是你的麗寶！』他說，一面把她放在那漂亮的繼母脚邊的地毯上，便轉身出去，彷彿還要處理別的事情一般；其實他的意思，只是要讓她們兩人在一處。

麗寶緩緩的爬起，站在繼母面前，兩個人都覺得不大好意思，說不出什麼，只是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最後她預料小姑娘一定會很親密的回答她，所以便攙着她的手並且很莊重的說：『你知道麼？我現在是你的母親！我們不該親愛嗎？麗寶？』

麗寶站在旁邊，點一點頭。

『我叫你媽媽，好嗎？』她很畏縮的問道。

『那一定的，麗寶！隨你高興，叫媽媽也好，叫母親也好！』

小姑娘糊裏糊塗的望着她，并且急忙答道『我還是叫媽媽好！』她的繼母聽了，立卽睜眼釘住了她問道『叫媽媽好，難道叫母親便不好嗎？』

『我的母親早已死了！』她低低的答了一聲。

少婦的雙手，不知不覺的把小姑娘推開，但隨卽仍舊拉入懷中。『麗寶，你要知道，母親同媽媽，是一樣的意思！』她說。麗寶一語不答；因爲她平常單叫那死的做母親。

這段話剛完，麗寶的父親從新從外面進來。當他瞧見他女兒伏在她繼母懷中的時候，心中非常欣慰，面上現出微笑。

『現在可以同來，』他愉快的說道，一面去握那少婦的手。『現在你便是女主人！所有這屋裏的東西全歸你管領。』

他們攜着手一同走着；最先穿過了樓下的房子，又過了廚房地窖，然後上那寬闊的樓梯，經過一個大廳，走入樓梯兩旁迴廊上面的小房。

天色已經漸漸暗了。少婦把頭枕在她丈夫的臂上，愈久愈覺沈重無力，因爲她已走得累了，所以一見在她面前開着的房門，就像一個千斤重擔從肩上放下一般，說話的聲音，也是半吞半吐的，漸漸連話都說不出來。最後，他們站在他的書房門前，他也默然不語，只是用手將那枕在臂上的美人的頭托起。

『你怎麼不好過，——易麗賽？』他說；『你不歡喜嗎？』

『不，我很歡喜！』她答。

『那麼，就來！』

當他把房門打開的時候，一縷紅光，迎着他們射來；這正是穿過小花園樹上照入西窗的夕陽，——在這光線中便見死人的美麗的半身像，由牆上下覷；并且在她下面光澤的金框上，還擱着一朵含苞半開顏色鮮豔的紅玫瑰花。

少婦不覺用手按住胸膛，睜着雙眼呆呆的望那溫和生動的半身像，她丈夫隨卽伸出兩手，緊緊的將她抱住。

『那是我往日的幸福啊！』他說；『你是我現在的。』

她只是點一點頭，默然不語，但覺得呼吸急促起來了。唉！倘使這個死人還在着，現在這地方一定不能容她們兩人一同站着的！這時忽然一隻狗的爬抓聲從那北首大花園那里響起來，和麗寶在這里時一樣。

她先走到窗邊，那少婦也跟着。

『你到這里來往下望望！』他說。

在下面對澆着一塊草坪的路上，坐着一隻黑狗，麗寶便站在他

面前。她把自己的黑辮在他鼻子上拂着，他便回頭狂吠；麗寶大笑，再繼續玩着。

這父親看見他女兒這樣的玩，也不覺微笑；但在他身旁站着的少婦，却毫不動心。那眞像一盆冷水澆在他的背上！他想：如果她是她的母親，一定不會這樣冷淡。忽然他又開聲說：『這便是我們的狗嘍囉，你必須認淸楚，易麗賽！他和麗寶，是兩個很要好的小朋友；他常常替她駕車。』

她仰視着他，并且沒精打彩的說：『這里的事這麼多呀！祿多福，我眞記不了！』

『易麗賽，你糊塗了嗎？我們的家事，眞算簡單極了，祇是我們和麗寶三個人！』

『簡單極了！』她隨意低聲的重述一句；她的眼睛，却已隨着那個正在同狗繞着草坪賽跑的小姑娘去了——停了一會，她突然抬起頭來，彷彿喫驚似的望着她丈夫，雙手抱住他的頸說道：『祿多福，請你緊緊的扶住我，我覺得遍身沈重得很啊！』

○ ○ ○ ○ ○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少婦從主持家事以後，也不覺什麼困難。僕役們對於她仁慈而兼威嚴的性格，都很愛敬；就是外面進來的人，也覺得她在家庭中處理一切事務，全和她丈夫一樣。然而照她丈夫明銳精細的眼光從裏面觀察起來，却有點不同。他以爲她現在是個確定的繼任代理人，對於他家裏的人愈應格外小心照管；她却和沒有關係的外人一樣，毫不經意。并且有時候她還出現極親熱的態度，凭在他臂上，好像要確實證明她便是他他便是她的意思，使她老成練達的丈夫，心裏覺着非常的不安。

至於麗寶，本是個小孩子，自然沒有什麼確固的意見。但她從繼母進門以後，越是想念着自己的母親。這種情形，從她那現在面上執拗的脾氣，便可以看出。——易麗賽因爲愛情的關係——嫉妬心——常常想同她談起她的母親；并且對於掛在她丈夫書房中壁上的畫像，老是怕見的。——有幾次，她曾將麗寶拉到身旁，却是說不出一句話；她的兩脣，完全不肯行使職務。麗寶的心理，原是活潑愉快的，被她這一拉，倒傷心起來。她平常覺得她對於她並沒什麼感情；所以她也同普通的小孩子一樣，暗裏很害怕她。但是——倘使她肯叫她做母親，她們中間的隔閡，也許可以消除，當然也能眞心眞意的談起話來。

易麗賽對於這層障礙，很能了解；但她以爲要消除也不是什麼難事，只要有機會。

一天下午，易麗賽和她的丈夫同坐在臥房內。她的眼睛，癡癡着火爐上唧唧響着的沸水壺中上騰的蒸氣；她的心理，早已想到那上面去了。

祿多福剛看完了報紙，隨即握着她的手說道：『你爲什麼這樣靜默了，易麗賽，今天一次都沒有對我打擾。』

『我很有幾句話要對你說，』她緩緩的說，并從她丈夫手中縮回她的手，

『那麼，你便說罷！』

她還靜默了一會。

『祿多福，』最後她說；『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叫我母親麽？』

『呀，這個她還不叫你嗎？』

她搖一搖頭，并且將她初來時麗寶回答她的一段話，詳細的述了一遍。

他一面聽，一面點頭。後來等她說完了便說：『那也有點道理，不料却被一個小孩子無意中想了出來；我們怎麽好強迫她呢？』

易麗賽對於這話也不回答，只說：『那麼以後決不要她到我身邊來！』

他又要握她的手，但她拒絕他。

『易麗賽，』他說！『大凡自然確定的關係；是不能改變的。論起麗寶來，她當然不是你的孩子；你呢，也當然不是她的母親。』

她一聽了，不覺眼中垂淚，氣忿忿的說：『但是我也算得是她的母親。』

『她的母親？不對啊，易麗賽！這個你錯了！』

『那麼，我是她的什麽呢，祿多福？』

她自己對於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的答案，自然很能了解。而且差不多已經有了。就是祿多福，又何嘗不明白；只是他不願意再說透澈，愈使她傷心；所以他像思索似的呆視着她的眼睛，彷彿要在那里找出別的話來混過去。

她竟把他的意思誤會了，所以竟說：『承認了罷？你真無辭可對！』

『啊，易麗賽，』他歎息了一聲說：『除非你自己的血養成的小子孩纔差不多。』

她搖搖頭，睜着眼睛望到別處，現出反抗的態度，但他接着又說：『那個時候也快到了，易麗賽！我就將看見你笑眯了眼，抱着你自己的孩子，而且他也喜孜孜的對着你，那是何等的快樂啊！——那時候，他也會伏到你身上，雙手攀着你的頸子，很親密的叫「母親，我的母親！」這個名詞，他對於世界上任何的人也不能再叫的，你

他一定不會怪他。你現在對於麗寶，也應該這樣看待纔是！」

易麗賽轉像沒有聽見；她心裏正在想：「你既然可以說她當然不是你的孩子；爲什麼你不索性說你當然也不是我的妻子呢！」

那時的談話只到這地步，她也不願意再去駁他。

他將她拉到身邊，想出種種的方法安慰她。她也親他的嘴，并且含着淚微笑的望着他；只是到底沒得到什麼益處。

。　。　。　。　。　。

有一次當蘇多福出門後。易麗賽便往外面大花園裏散步；剛在進行的時候，恰巧遇着麗寶脅下挾着幾本教科書，繞過寬闊的草坪來，她隨即轉了個灣，跑上樹林中紫藤的一條路上避開她。

小姑娘瞥見她的繼母，好像被磁石吸引一般，口中吱吱咯咯背誦着學校裏的功課，接着她也緩緩的往那條路上走來，却並沒有理會她眼中現出的惡意。

易麗賽正站在一堵高牆下的門口，這里差不多全被那些開着淡紫色花的蔓生植物遮蔽了。她淡淡的瞧着上面，但當她看見這小姑娘迎面上來的時候，她又從新緩步行走。

這時她站着不動，并且開聲問道：「這是個什麼門呢，麗寶？」

「到祖母的花園裏去的。」

「祖母的花園？你不知道你的祖母和祖父早已死了嗎？」

「是的，早已，早已死了！」

「那麼，現在是誰的呢？」

「是我們的。」小姑娘好像顯然明白一般順口的答應着。

易麗賽俯着頭鑽進樹叢裏去，用手撼動門上的鐵鎖。麗寶默默的站在她身邊，彷彿要瞧見她打開的樣子。「這已經鎖好了，」易麗賽說，并且放下了鎖，用手帕揩拭指上的鐵銹。「這是你爸爸書房裏瞧得見的那個荒園麼？」

小姑娘點一點頭。

「聽啊，雀子在那上面叫得多麼好聽呀！」

當她們談話的時候，老媽子亞紗已走進花園裏來了。她聽得人聲從牆下那邊傳來，所以便急忙走過去告訴她說：「有客正在等着會你呢！」

易麗賽很親密的將手撫弄麗寶的面龐。「你父親是個沒本事的園丁，」她一面走一面說；「我們兩人必得進去整理一下！」

蘇多福在房裏迎着她們。

「你知道麼？那四人合奏音樂會，便在今晚開會了。」他說；「醫生們已經來了，并且責備我們不盡責任之罪。」

她一進客廳，就同他們談起關於音樂的話來，嚕嚕囌囌說了許久。等到客都散了，接着那些緊要的家事又來了，於是那個荒園便不得不暫時擱下。

＊ ＊ ＊ ＊ ＊

晚上音樂會開了，——大死之歌海丁冒蛇的調子奏演過了。全會場上，靜悄悄的寂無人聲，祇聞歌韻悠揚而已。等到最後的餘興比道宜斯奏完的時候，一片喧嘩嘈雜的談話聲，忽然又起了。

祿多福站在他妻子的坐椅旁，『出去嗎？』他俯身低聲問她道，『還是再坐一會呢？』

她坐着細聽，一雙眼睛還是盼望着空無一物的戲台。她便把手遞給她丈夫，并且站起來說：『我們回去罷！』

他們從一家的門口經過，被那主人——同他們相熟的醫生和他的太太——攔住。這兩個人是易麗賽往來最密的好友。

『現在呢？』醫生說，并且現出極和藹的態度，向他們點頭；『在這半路上遇見，還不順便進去嗎？——無論如何必須去坐一回。』

祿多福已經很愉快的點頭默許；但是當他覺得有人輕輕扯他的衫袖而且瞧見易麗賽斜睨示意的時候，他立刻明白了。『我還要預備上初級審判廳去上訴呢，』他很滑稽的拒絕他們說。

易麗賽明知他們不是這麼隨便可以開交的，便托辭明晚再來。

當他們離開了醫生夫婦以後，易麗賽如釋重負一般的嘆氣。『為什麼你今天不願在我們要好的朋友那里坐一會呢？』祿多福開聲問道。

她緊緊的牽住她丈夫的臂。『沒有什麼，』她說；『但是我覺得今天這樣的良宵，我們應該獨自在家裏快樂快樂纔是。』

他們漸漸的快到家中了。

『你瞧，』他說；『樓下臥室內已經上燈了。亞納已經烹好了茶，你說的很對，我們在家裏總比較在別處舒服一點。』

她只是點頭，靜靜的提着他的手，——當他們走進屋裏的時候，她很敏捷的打開了房門，將簾子掀起。

在那擺着插玫瑰花的磁瓶的桌上，這時正燃着一盞古銅磁罩燈，照着一個黑髮的小頭，枕在纖弱的臂上，沈沈的睡着了；一本有圖畫的教科書，正被壓在下面。

易麗賽像生了根的樹一般，站在門口不動。這小姑娘完全睡着，沒有知覺，只有口中的呼吸，不絕的進出。後來祿多福把她拉進房來，她便在背後推她，并且說道：『你——麗賓，你還在這裏幹嗎呢？』

麗賓驚醒了，不覺一跳，『我等你們。』她說着一面用手擦眼。

『這是亞納的不是！你早就該上床去睡。』

她說完了，便轉身走向窗邊，眼中的熱淚，不知不覺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因爲在她胸中，驟然觸動了無限的心事：什麼思鄉的情緒，自身地位的不滿意，對於她所愛的丈夫的女兒薄情的懺悔，萬種感想，一時紛集，她也不知道現在所覺着的，究是那一種痛苦。然而那是的確無疑的：她往往因爲肉慾上的關係自言自語的說：她的丈夫太老了，她自己却還是這麼年輕，如何可以相配！

當她再轉身的時候，房中已空了，光剩下她一人——她的快樂的時候在那裏呢？——但她不會回頭想想，這全是她自綑自縛！

小姑娘眼睜睜的看着這件奇怪的事情，却不知道爲着什麼，她的父親，隨卽悄悄的將她抱了出去。

『忍耐點罷！有什麼法子！』當他抱了麗寶踏上樓梯的時候，也是自言自語的說。但是忽然又改變了念頭，所以接着便道：『她誠然是年紀太輕！』

在他心裏接二連三發生了無數的感想，他的雙手，不覺同機械一般，無意的將房門推開，這里便是亞納照應麗寶同睡的地方。他親她的嘴，把她交付亞納，然後對她說：『我還要上你媽媽那裏去坐一回罷！』說罷便轉身下樓，到易麗賽這里，躭了一歇，回頭又上樓到他的書房裏去。

在書案上放着一盞意大利古城龐培製的青銅磁罩燈。這燈是他新近得到的；現在正裝滿了煤油試驗。他拿過來燃着，又擱到死人像架下的原處，并且把桌上插鮮花的玻瓶，移在燈旁。他這些舉動，差不多全是無意識的；只因爲他腦中發生了一種衝動，於是他的手便不知不覺的這樣做去。然後走到桌邊的窗前，將兩扇窗子打開。

滿天蓋着一層一層濃淡的黑雲，月亮也隱在裏面了。下面小花園內茂盛的草叢樹林，只現出一張模糊的黑影，僅僅在漆暗的樓鐵綴松柏門中間同茅屋相通的小路，閃着一道白光。

他對着這寂寥的長夜，不覺發生種種幻想。他見他已死的前妻，仍然風姿俊美飄飄欲仙的在那路上徘徊，他自己便在身旁伴着。

『你要永遠牢記着我的愛情啊！』他說；她並不回答，只是低着那俊俏青白的頭，雙眼望着地。他見她老是默不開聲，心裏很是恐怖。

那時他忽然又明白了，現在完全是孤孤獨獨的一個人站在這樓上，但接着又想起死人生前那種莊重的態度，實在是可敬可畏，并且深深的歎息那個良辰已過去了。——下面那個花園，老是同從前一樣，沒有什麼變更。有一次，他看完了書之後，站在窗前向外

望去，却瞧見那里有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梳着幾條金黃色的髮辮，活潑秀美。從此以後，他的魂魄差不多都被她攝去了，終日昏昏沈沈如飲醇酒一般。直等到她進他的門做了他的妻子，常相接近的時候，纔安了心。幸福和快樂的日子，已經隨着她一路來了。——從前當他父母棄世的時候，曾把這所房子拍賣他們僅僅留下一座小花園。在這花園內的界牆下，有一扇門和大花園相通，只是差不多被茂密的樹林遮蔽得全不見了。從這扇門，他們常常跑到那個最舒服夏天乘涼的地方去。這個地方極其幽靜，平常的親友，都難得進來。——茅屋裏面有一扇窗子，起初他曾在他的情人上學時從此處偸瞧她。現在裏面坐着一個少婦，懷中偎着一個雙眼漆黑的小孩子，他便在旁邊看書，并且時時回過頭來一望這人生最美滿的幸福。——但是天大的禍事又憑空飛下。那一天，她的病漸漸重了，於是把床鋪由臥室移到隔壁的書房中去；因在這個地方她可以盡量吸收從窗戶裏進來花園裏的新鮮空氣。那張大書案，却被置在一旁，這時他的全副精神，都注在她一人身上。——春天到了，外面櫻桃樹上開着雪白的花，他把病人從床上扶起一同站在窗邊。『喂！你瞧瞧，現在的世界是如何美麗啊！』他說。但她靜靜的搖一搖頭，答了一聲：『我瞧不見什麼！』

最後的安息日到了。他聽見她口裏切切私語，只是不甚明瞭。身上的暖氣，漸漸的冷下去口唇微微的震動，呼吸非常喘急。漸漸聲音低下去，後來竟和蜜蜂一般。還有一次，睜開了兩眼，閃出一道藍光，然後安靜了。

『瑪麗亞，祝你晚安！』——但她一點都聽不見。

第二天，一個安靜威嚴的婦人，已經裝入棺中，停在樓下漆黑的大房間內。家中的僕役，都一個個悄悄的到來。老媽亞納，手中牽着小姑娘站在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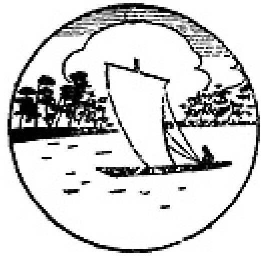
『麗寶』她說『你不要怕！』

小姑娘雙眼注視着死人答道：『不，不，我在這裏禱告上帝；』

隨後牧師到了，舉行法事，他還同她作最後的周旋。但是忽然間牧師也不見了，鈴聲也沒有了，却已是東方發白的時候，最早的第一隻雲雀，正在新鮮的空氣中盤旋飛舞。

幻想已消散了，只是他心裏的悲傷，都依然還在。雖是瞧不見她，然他仍是想念着她生前的舉動。這個念頭又緩緩的消滅了，他只是很恐怖的想找她，却又明知是找不到的。現在他的房中，四圍漸漸的黑暗起來，他的思想，完全停止了，什麼都沒有了，他此時已經安安靜靜入了真正的睡鄉。

（次號完結）



不知足的鐘擺

英國 Jane Taylor 女士作

王愛儂

一個很老的鐘，在農人廚房裏，已經有五十多年了，一個夏天的早晨，農人全家還熟睡着的時候，這鐘忽然停止不走了。

因此鐘盤（倘我們相信這故事是眞實的）就變成了一個驚恐的樣子；鐘針容費了許多的氣力，也不能進行他們的常程；鐘輪站在那裏一絲不動，好像很驚奇似的；鐘鉈掛在那裏默然不語；所以這鐘的各部份互相埋怨起來：

當鐘盤從事調查這停滯的緣故的時候；鐘針，鐘輪，鐘鉈，異口同音的說他們對於此事可說無罪。但那時忽然有一個微小滴滴的聲音，從下邊鐘擺那裏發出來，並且說：『我承認我自己，是現在停滯獨一無二的緣故；我也很喜歡說一說我的理由，好教大家都滿意。其實停滯的緣故，不是因爲別的，乃是因爲我不喜歡做這搖擺的工作。』

老鐘一聽這話可就非常發怒，並說：『你這不是起首要罷工麼！』鐘盤停住了他的針，也喊着說：『你這懶惰的東西！』

鐘擺回答說：『好呀！我的鐘盤太太，你就會坐在人家上頭，說人家懶惰；那樣的事是很容易，也是人人皆知的。我問你整天做些甚麼？除了在衆人面前顯能，就是在廚房裏看看日常的動作，娛樂自己！請你想想，倘使你一生關在這黑暗的屋裏，整年的搖過來搖過去，像我似的，你想這滋味好受麼？』

鐘盤接着說：『那不是有一個窗戶，特地爲你往外看的麼？』鐘擺說：『不錯，那里有一個窗戶，但是裏邊仍是黑暗，再說，我也不敢停住一會兒往外看哪。所以我實實在在的，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倘使你不怕厭煩，我很願意告訴你爲甚麼我不喜歡。今天早晨，我預算了一算，在二十四點鐘之內，我須得擺多少次，在你們中間，或者

有人能夠告訴我這確實的數目。』

分針是向來長於心算的，趕緊回答說：『八萬六千四百次。』

鐘擺說：『一點也不錯，所以我請你們想一想，這不是足足累死人；若是每天的數目，再用年月乘起來，我不能不灰心喪膽，所以我猶豫了半天，我自己想，我必得停止進行。』

鐘盤當這長篇大論的時候，已經不能保持常度，然而倘能用非常合宜的聲調說：『我親愛的鐘擺先生呀！你教我很希奇，像你這樣勤謹有用的人，為什麼忽然懶惰起來啦？固然你做了許多的工，我們也不是如此麼？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說我們想着如何累；乃是我們做的時候，究竟累不累。請你看我的情面，再擺數次，看看我的議論對不對。』

鐘擺於是按尋常的快慢，擺了六次。鐘盤接着說：『我且問你，這樣的舉動，於你有什麼難處或不如意的事情麼？』鐘擺回答說：『一點也不是那樣；我所抱怨的，不是六次，也不是六十次，乃是那千萬的次數。』鐘盤說：『對呀！但是你要知道，在轉瞬之間，你可以想到那千萬的次數；然而你所要實行的，不是一回只一次麼？所以無論以後怎樣擺，一定有你可擺的工夫。』

鐘擺說：『你這樣的理論，實在教我心裏有點佩服。』鐘盤接着又說：『倘使如此，我很盼望我們快快的盡我們的本分罷，不要站在這裏閒談；若不然，那姑娘們必定還是躺在牀裏，睡個不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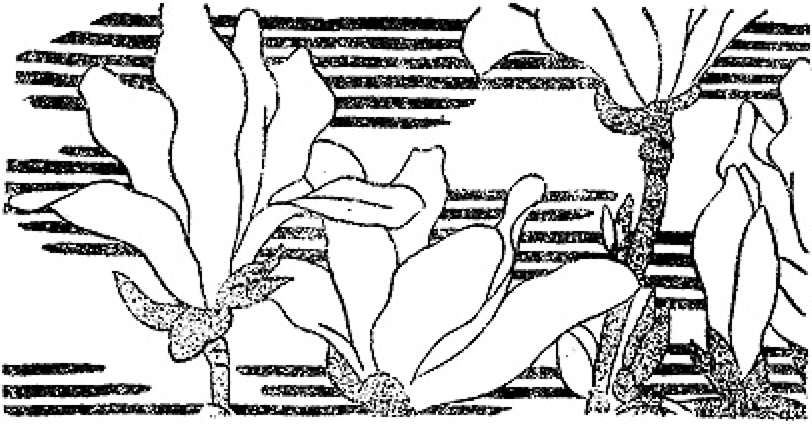
於是那不輕舉妄動的鐘錘，用他的全力催着別人去進行；鐘輪與鐘針也一心一意的起始活動；那可獎的鐘擺也滴滴的擺起來了，像從前一樣。這個時候，一輪紅日，已經東升，可愛的光線，偸偸的從一個窗隙射入廚房內，完完全全照在這鐘盤上。不但像沒有遇見什麼變故似的，而且給他增了許多的光輝。

那一天早晨，當農人下來喫早飯的時候，他一看這鐘，就說他的表一夜的工夫快了半點多鐘。

晨

[illegible] 著　韡樹女士譯

四月的早晨我在散步，
只有我，因為我的心飛翔得高高了。
我是燦爛的草地的愛子，
我是天空的姊妹。
這是狂風暴雨的早晨，
我渴望着想阻止他的壓力，
像歡歡着在歡笑的中間總是徒然，
像海鷗想飛出海去也總是失敗。



第二譚卡來夫人

英國比納羅作

仲持

亞基爾溫比納羅（Arthur Wing Pinero）於一八五五年生於倫敦，是英國現代劇壇的長老。起初作優伶，在一八七四至八二年間，登舞台演劇，名聞一時。其後專心著作劇本，先前作品，多爲通俗的喜劇。其後受易卜生的問題劇的影響，傾向於眞正的悲劇。這第二譚卡來夫人便是他的代表作品。這劇於一八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在倫敦聖吉姆斯戲院開演。這個日子，也可稱作英國現代劇成立的日子。——譯者註。

登場人物

奧勃雷・譚卡來

保拉

藹林

凱雷・特揆爾

柯退梁夫人

許士・亞達爾大尉

高同・吉納

佛蘭克・米司闊司[illegible]

喬治・奧來特爵士

奧來特夫人

毛司

時代

現時

地點

佈景係亞爾彭尼街ㄨ x號譚卡來的住宅十一月間，以下諸幕的事情發生於塞來地方，維羅米爾相近，他的房屋『哈耶孔培』時在次年的初期。

第一幕

奧勃雷譚卡來的住宅，在亞爾彭尼街，——一間裝飾富麗的屋子，陳設奢華：右方兩扇大門，開進別室，左方，在屋子盡頭，一個小門，通到厨房。一張圓桌擺着，給四個人用膳，現在已到席終呷咖啡的景象。屋子裏一切東西暗示着豪富文雅。火輝耀的燒着。

奧勃雷譚卡來，米司閣司和吉納就食桌坐着。奧勃雷是四十二歲，漂亮，得意的恣態，他的談吐和神情保留着一種少年時期的質素。米司閣司是四十七歲，光景溫和而雅肅。吉納長於米司閣司一二歲，說話和婉，而精密——一副得意的市醫式的神態。毛司，奧勃雷的僕人，將一個烟盒和酒精燈放在桌上奧勃雷的身旁，便出去了。

米　奧勃雷回想是一種愉快的卻也可憫的事呀，自從我第一次同你用膳，將近十五年了。那時候，你寄住在畢凱迭來一家帽店的樓上。吉納，我遇見你在那回席上，還有凱雷特岳爾。

吉　是，是。今晚凱雷不在這裏，真是遺憾呀。

奧　可惡的這老朋友他的空椅子，熬發時候，直對着我們看。我應該叫毛司拿過了。

米　怪呵，他沒有來信託辭呢。

奧　我等一會走到他的寓所去，看看他。

米　我同你去。

吉　我也去。

奧　(開烟盒)醫生，誘你吸是沒用的了，我知道的。佛蘭克——(米司閣司和奧勃來吸烟)我極願望凱雷特岳爾今晚在我們中間，你們兩人和凱雷是我頂親密頂好的朋友呵——

米　我親愛的奧勃雷！

吉　聽你這樣的說，我很高興。

奧　我要見你們三人圍着這桌子。你們猜不到這緣故罷。

米　你是要請我們一餐很出色的晚膳。

吉　分明是。

奧　(躊躇的)阿——我——(眷視時鐘)——凱雷現在不會來了。

吉　哼，不會來罷。

奧　那就你們兩個聽我說罷。醫生，佛蘭克，這是我們在這屋子裏聚會的最後一次了。

吉　最後一次麼？

米　你就要離開亞爾彭尼麼？

奧——是。你們曾經聽我說過一所房屋，前幾年我在鄉下建造的，可不曾麼？

米——在塞——來。

奧——對呵，我的妻死的時候，我纔離棄那所房屋的。我又想到那地方住去了。

米——但你自己在那邊孤獨的住下去，你要弄得發癡哩。

奧——唉，但我不會孤獨的，這就是我要告訴你們的了。我就要結婚了。

吉——就要結婚麼？

米——結婚麼？

奧——是的，——明天。

吉——明天麼？

米——眞料不到——我親愛的朋友，我我，——自然，我祝賀你。

吉——我也——也祝賀你——深切的祝賀你。

奧——多謝——多謝。（一二分鐘的愴䆳。）

米——呢——唉——這是上等的雪茄。

吉——唉——唔——你的咖啡是出色的。

奧——看這里；你們兩位老朋友一定以爲這番招待很奇怪，很不客氣。因此我要你們了解我。你們知道婚姻是時常冷淡友情的。事情的平常的經過是怎樣呢？一個人的婚事宣布了，在他的新婦的選擇上，他被稱賀着；教堂裏充塞了朋友們的隊伍，他便在歡賀聲中，快活地出來。他回來，在城裏或鄉下住定，而想回復老夥伴們的情誼。我親愛的佛蘭克，我親愛的好醫生，道是不容易辦到的了。大概，一個『蟠蟲』起首侵蝕了那些深切的純粹的婚前的友情，一個可怕的强制起來和衰弱病——般的作害；所以，相信我罷，十中之九，一個人的婚姻，所破壞的情誼比所造成的還多哩。

米——阿，我親愛的奧勃雷，我切心的希望——

奧——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佛蘭克。我也希望這樣。同時讓我們抵當危險罷。我向你們提起過事情的『平常的』經過，但是我的婚姻還算不得那類慣習的婚姻，可以使社會滿足的。現在，凱雷是個未婚的人，但你們兩人有妻子的。過一會兒，你們到家時，給我問候米司闊司夫人和吉納夫人罷——莫忘却了。阿，你們的妻子也許不——像——我要娶的那女士呀。

吉——奧勃雷，原諒我說，你要娶的那女士也許不像我們的妻子——至少不像我的；請你原諒，佛蘭克。

奧——很是；那麼我定要走我妻子走的路了。

米——噯，噯，我們不要預想那一方面須得做這樣犧牲呀。

奧——我們不妨豫想我們決意不使友情慢慢地死去罷。我們今晚在這里，將要完結愉快的一『章』，今晚之後，新的開始了。我

的妻同我在維羅米爾住下的時候，我們要一齊會聚，是可以的。但是倘若不然，爲上天的緣故，我們認定，這是單因爲『不能夠』做到，不要裝着僞君子的臉孔而受苦而破傷呀。醫生，佛蘭克——（伸出兩手，一手給米司閼司一手給吉納）—願我們都有好運呀！

米—但是——但是——莫非我們什麼都不可以問麼？連女士的名字也不麼，奥勃雷？

奥—關於第二章的女士，我親愛的佛蘭克，在那章裏她的名字是奥勃雷謀卡來夫人。

吉—（舉起咖啡杯）那麼，照老規矩，賀你一杯。奥勃雷，佛蘭克，我給你『第二章！』

（他們呷酒，說道『第二章』）

奥—醫生，隨意坐，佛蘭克你也坐。我們就要出去了，我想寫兩封信，讓我現在一塗罷。

米和吉—你寫就是。

奥—等我回轉時，這許要忘記了。（奥勃雷就室中別端一張寫字檯坐下便寫着。）

吉—（低聲向米司閼司）佛蘭克—（米司閼司悄悄的離了椅子，便坐得和吉納更近。）這都是怎的？只是奥勃雷對於反對婚姻的熟人的一種病癖麼？

米—噢！你注意他所用的一句話麼。

吉—待我想來——

米—『我的婚姻還算不得那種慣習的婚姻，可以使社會滿足的。』

吉—祝福我，是呵！這暗示着什麼呢？

米—便是，他有一個特別的——不是普通的——理由豫想從他的朋友們疏遠，恐怕是這樣。

吉—可怕的『婚姻』呀！一個榨牛乳的女子，當他出獵時曾給他一杯牛乳呷的，或者是一個貧血的小店女罷！佛蘭克，我是十分苦悶了！

米—我親愛的吉納，當真說，我一生裏從不曾苦悶到這樣深哩。

（毛司進來。）

毛—（通報）特岳爾先生。

（凱雷特岳爾匆遽的進來。他是一個清爽的小身材的人，四十五歲光景，態度，是活潑愉快，却帶着嚴肅之暗流。）

（毛司下）

特—我是倒眉了；沒有人覺察得比我更澈透罷。主人在那里？

奥—（起立）凱雷。

特—（同他握手）待我說明白了，你們再說。一種誰的埋怨的話，我是受不住的。

（米司閼司和吉納與特岳爾握手。）

奥—你用過膳麼？

特—不曾——除非你叫一塊魚，一盆『薄片肉』和一盆『烘餅』來給我喫。

奧——凱雷，這是倒眉的。

吉——魚，薄片肉，和烘餅，須要一大番的說明。

特——尤其是烘餅。我親愛的朋友，你的神色非常衰弱哩。

特——聽我說！聽我說！

吉——那麼——

米——說呵？

奧——阿！

特——這是這樣的發生，今天晚上，我因為來用膳，早早端正了衣服。

米——因為來用什麼膳——魚和薄片肉麼？

逵——因為來用這個膳，自然——眞的，佛蘭克！七點三刻的時候，其實，我修翦指甲，費了十分鐘。正在那時，我的用人拿了一封信進來——我可以儘快乘馬車到勃登頓街，奧來特老太太那里去一趟麼？——『眞麻煩』。奧來特老太太是我母親的很親暱的朋友，她有點傷痛了。

奧——凱雷，喫魚和薄片肉呵！

米和吉——是，是，還有烘餅！

特——聽我說罷！哪，勃登頓街的景象，是極垃塌的；女僕們看去驚恐似的，男僕們，呷着酒；而那里有可憐的奧來特老太太，在她的閨房的地板上，像倍斯女王在她的許多枕頭中間一般。

奧——你說什麼呢？

特——(向各人說)你們知道喬治奧來特麼？

米——知道的。

吉——我曾經會過他。

特——哪，他是個過去的『傢伙』了。

奧——沒有死哩！

特——照頂壞的意義，雖然沒有死。他娶了麥倍耳赫惠。

米——什麼！

特——眞的——今天早晨。那位可憐的太太將他的信給我看——一打簡短的字，有幾個還拼錯。

米——(走到火爐旁)眞可憫呀！

吉——原諒我不知道——麥倍爾赫惠是誰呢？

特——你不知道？——阿，自然，不。赫惠姑娘！現在是奧來特太太——是一個女子，她曾經要，也許已經，載在警署或離婚法廷的報告裏，說是一個女伶。倘若她屬於我們先進的文明裏一個較低的階級，她遇着法廷質訊時，也就可以辯護她的職業是和裁縫的職業一樣的正常。公正說來，她是一類超人的典型。身體上，因為創造得很完全，是異常的美麗；精神上，她甚至缺乏精細的作惡的力量。盡了她的照像，這就可以表象一個完全的貴族的人；撓起她樣子極好的臂膀上一根血管，你就可以得到極冈的『晚餐的酒』！(Vin ordinaire) 她的性癖，情緒，衝動，他的實

髒——一綹飄刺劇亞麻色的頭髮，二十五歲，而且柔弱活潑，任何人（Anybody一字含有『有身分的人』之意——譯者註）的，在中等的社會裏，我可以說人人的『所有物』！醫生，這便是赫惠姑娘，！——新的奧來特太太。你喜歡看她的照相麼？

米——很好，凱雷，好呀！

奧——（將手放在特岳爾肩上）你不很相信這話罷，吉納，但是我們中間，沒有人眞知道這女子的事，我們這位關心的年青的朋友，我對於他還少疑心點。

特——奧勃雷，我稱揚你的大度呀。

奧——或者你也肯讓我寫完兩封信罷，那是佛蘭克和吉納應許我寫的。（回到寫字檯．）你要什麼，你自己按鈴罷！（奧勃雷再寫信。）

米——（向特岳爾）還有魚和薄片肉剩着不曾說明哩。

特——阿，那可憐的老婦，這樣的衰弱了，我再三勸他吃點東西，而覺得除却對她坐着，沒有別的方法了。愚人呵！惡濩呵！

米——可憐的奧來特！呀，他不中用了好久了。

特——好久了！我親愛的佛蘭克，我告訴你，他是完全不成樣子了。（奧勃雷正忙着寫字，轉過頭向說話的人，便傾聽着。他的嘴唇斂着，他臉上眉頭一縐。）其實，你們可以當他是已故的喬治奧來特了。明天，他的講話的特點，我們還記得的，要變得消磨了。

吉——但是必然的，一年年過去，他和他的妻會長命——

特——不，不，醫生，不要來推翻我固定的信念。你可以到許多的海裏去游泳，但是有一個社會的死海！——

吉——或者你是對的。

特——對的！好上帝！我望你用別種方法證明我的話。爲什麼，我年年靜居着，等候着，等候着。

米——你今晚精神眞好，凱雷。我可以問，你慣常在那里消磨你有用的暇時呢？

特——那里麼？在那相同的海上。

米——再請問，你等候着什麼呢？

特——我等候着我的幾個頂好的朋友過來。（奧勃雷發一聲不耐煩的半捺的呼喊；隨即收拾起寫字檯上的紙張。三人轉頭向他。）嚶？

奧——阿，我——我要在別室裏完畢我的信，如果你們肯饒恕我五分鐘。告訴凱雷罷。（走出）

特——（急快的走到門口）我親愛的朋友，我的饒舌打擾你了！我一輩子不再談講了！

米——關門，凱雷。（特岳爾關了門。）

吉——凱雷——

特｜（來到食桌旁）烟，烟，快熬死了。（從烟盒裏揀了一支雪茄。）

吉｜凱雷，婚姻在空中哩。

特｜是細菌麼？發現這細菌，醫生，將他毀滅了。

吉｜我的意思，在我們的朋友中間。

特｜阿勃干德萊林特同愛立思脫林姑娘的訂婚。我聽到這事的。他們要到春天纔結婚哩。

吉｜還有一起婚姻同我們有點相關，是在胡天舉行。

特｜誰的婚姻。

吉｜奧勃雷的。

特｜奧勃雷！——（向米司閣司看。）這是玩話麼？

米｜不是。

特｜（從米司閣司看到吉納）同誰呢？

米｜他沒有告訴我們。

吉｜我們三人今晚請到這裏來，接受報告。奧勃雷有一種理論，說婚姻似乎使一個人和他的朋友隔離，在我看來，他似乎預防着同我們告別。

米｜不是，不是。

吉｜實在的，一定的。

特｜（沈思似的）他的意思，是一般的婚姻還是這起婚姻呢？

吉｜這便是要點。佛蘭克說——

米｜不，不不；我恐怕這暗示着——

吉｜阿，阿。（向特岳爾）你以為怎樣呢？

特｜（沈默一會）有火麼？（點雪茄。）他——喘着那女子——神秘的——你說？

米｜極羞縮的。

特｜奧勃雷不是——一個很——年靑的人了。

吉｜四十二歲。

特｜唉？L'age critique（法文『危險的年紀』）

米｜一個危險的年紀——是是。

特｜你們兩人家去時，留下我在這里，怎樣？

米｜沒有什麼。

吉｜無論怎樣。

特｜很好。（焦急的。）唉！這人的第二次婚姻不可再失策了！（俯着頭走到火爐邊。）

吉｜你認識他在他短時期的結婚生活中間，凱雷極不滿意，可不是麼？

特｜阿——（看門）我將這門合上了麼？

米｜是的。（坐在沙發上吉納坐在一把靠手椅裏。）

特｜（背向着火，吸烟。）他娶了一位赫羅脫姑娘；這是在十八歲上——日子忘却了——二十年以前。她是個可愛的人——阿，她是就宗教說，一個羅馬的正教徒。她是你們一類冷僻的人中的一個，你知道——全然白衣似的臂膀和黑的天鵝

紋。我記得她十分清楚，只有這女人，一直激動我的神經。

米　哈，哈！

特　他愛了她——至於發狂，據人說。神阿，怎樣熱誠的，這可憐的人向她求婚阿！但是我不相信她應許了他，即使揑的她手指，她是一個冰山！至於接吻呢，單一碰着就將開裂的嘴唇給他。雖然這樣，他娶了她，將她帶去了，這纔使我大大的安心了。

吉　你的意思是出洋麼？

特　噯？是。我意想他爲着使她滿意，在拉普蘭租一所別墅，但我究竟不曾知道。過了一會，他們歸來了，那時我看出奧勃當有了失算的結果。

吉　失算的——？

特　他本來計算，可憐的人，在結婚時期的早幾天中，她會溶解的。可是她不曾溶解。我時常給他畫照，關着門，生着火爐，希望看見他的姿態寬弛了。祝福她，溶解永不起來呀！我相信她的胸頭藏着一支溫度表，一直調節在冰點下十度。雖然這樣，後來一個孩子生出來了——一個女兒。

吉　這不曾——？

特　一點也不；這使事情更壞了。寒心於她不能撤起他的心裏一點同情的宗教信仰，她便決意對於那孩子，施行嚴厲的手段。他反對她大約有一年光景，隨後終於聽從她，將那孩子放在寺院裏，起初在法蘭西，隨後在愛爾蘭。不久那母親死了，十分希奇，是害熱病死的，我相信來到她身上的熱氣，只有這一點罷了。

米　不要——凱雷！

吉　那孩子還在着，我知道的。

特　是，如果你要說她在着。譚卡來姑娘！——一個現在十九歲的少女——是在阿羅士的勞來託寺院裏。她自稱她的終身事業便在宗教生活裏；並且一兩個月之內，就要宣最後的誓了。

米　他應該將他的女兒還出了寺院，當那母親死的時候。

特　是是，但到了她臨終的時候，夫妻間和協了，她獲得他的允許，使那孩子完畢寺院教育。他收穫了他的報償。當他試要博得他女兒的信任和情愛的時候，他是太遲了；他覺得彷彿他對着那母親的鬼似的。你們記得他上月裏到愛爾蘭去麽？

吉　是。

特　這是向他的女兒訣別哩。

米　可憐的人呀！

特　他回來的時候，他請了我來。我想他必定有一個延留的希望，希望最後的一刻，那女兒會寬和起來——也可說會活潑起來——因爲有一點鐘光景在這屋子裏，他顫抖着。我曉得他一定膠執這希望

了；他時刻斷續他的話，反覆着一個淒涼的「字」彷彿除非將這可憎的字轟進他的腦裏，他不會明白他的地位似的。

吉｜ 什麼「字」呢？

特｜ 「孤獨」——「孤獨」。

（奧物雷入）。

奧｜ 十分對不起呀！

特｜ （歡樂的）我們講着你哩，我親愛的奧物雷。（講着事情的時候，米司闊司立起，走到火爐邊；特岳爾全身倒在沙發上。奧物雷現在接近米司闊司和吉納了。）

奧｜ 阿，凱雷，你喫驚麼？

特｜ 喫驚！我這二十年裏不曾喫過一回驚。

奧｜ 你不惱我麼？

特｜ 惱着哩。（笑）因為你全然隱瞞了一個女士的名字，而我一生的目的便是同這女士相識呢？我的朋友，你挑撥我的好奇心，你使我的心好熱切呀！至於婚禮呢，誰要注意那慣熟的，或者「流行的」事情呢？呃！我的雪茄完了。

奧｜ 我們談旁的事罷。

米｜ （看錶）今晚不談了，奧物雷。

奧｜ 我親愛的佛蘭克

米｜ 我明天要上蘇格蘭去，那邊有點小事情——

吉｜ 我也去了。

奧｜ 不，不。

吉｜ 我必得去：我回家去的路上，還須在克立爾街看症哩。

奧｜ （走到門口）好呵！（米司闊司和吉納同特岳爾互道着。關門叫道。）毛司，帽子和大衣！我下禮拜從日內瓦或佛羅蘭司寫信給你們罷。現在，醫生佛蘭克，記着，給我問候米司闊司夫人，問候吉納夫人！

（毛司拿帽子和大衣入）。

米和吉｜ 是，是——是是。

奧｜ 還有你們的小百姓們！（米司闊司和吉納穿上大衣時，有一番亂雜的談講。）

吉｜ 凱雷，我星期日晚飯時候會你罷。

特｜ 在司脫拉菲特。是很愉快的。

米｜ （穿上大衣，奧物雷幫着）。唉，——唉！

奧｜ 什麼事？

米｜ 一陣心痛，八月裏我為什麼不會到埃克司去呵？

吉｜ （同特岳爾握手）。晚上好，凱雷。

特｜ 晚上好，我親愛的醫生。

米｜ （同特岳爾握手）凱雷，你在城裏長住麼？

特｜ 親愛的朋友，我是什麼地方都不長住的。晚上好。

米｜ 晚上好。（奧物雷，吉納和米司闊司走出，毛司跟着，外邊談話的聲浪纖續着。）

奧｜ 要雪茄麼，佛蘭克？

米｜ 不，謝謝你。

奧　走去麼，醫生？

古　如果佛蘭克願走。——

米　走也好。

奧　這是一個寒冷的夜呀，（門關上了。特岳爾仍站着，大衣在臂上，帽子在手裏。）

特　（沉思似的，自己說。）現在呢！怎樣的魔鬼呵！——（奧勃雷特來。）

奧　（睨視着特岳爾。）阿，凱雷？

特　阿，奧勃雷？（奧勃雷走到火爐邊，站着看火。）

奧　你不去罷，老朋友？

特　（坐。）不。

奧　（沈默一會，帶着勉強的笑。）哈！凱雷，想不到我對你也會覺得——害臊。

特　為什麼呢？

奧　不要管罷。

特　現在我十分懂得一個情願——彷彿——在暗地裏結婚的人了。

奧　你懂得麼？

特　我在你的地位，便也有一樣的行徑了。

奧　你這麼想麼？

特　如果我想要娶一個女子，在社會上不出名的，像我假定你娶着，——像我假定你娶着——

奧　阿？

特　像我假定你娶着，我拿不穩『我』可會將她在下午的茶席上提出討論的。

奧　拿不穩麼？

特　其實，偶或只有一個人——假如我今晚在你的地位——我是肯同他談這事情的。

奧　這人是誰？

特　你自己，自然。（走到奧勃雷那里，傍他站着。）自然，你自己，老朋友。

奧　（沈默一會。）在你似乎我必定是個『無情的人』了，凱雷。但是有些事情，是難以說明，難以辯護的——

特　辯護——

奧　有些事情，人必得信託時間來安排哩。（特岳爾看他一會，隨即拿起帽子和大衣。）

特　阿，我要走了。

奧　凱雷！難道你不顧老朋友的情誼麼！你以為我忘記這個麼？放下你的大衣，你剩着後走為的什麼呢？凱雷，那位我將要娶來的女士便是這女士——她叫做茄曼夫人。（沈默。）

特　（低聲）茄曼夫人！你真有趣呵！（走到火爐旁，倚在爐架上面，發着呻吟似的聲息。）

奧　你已經從我曉得這名字了，如今請你說你所肯說的罷。說呵，我們彼此坦白的談講就是。你知道茄曼夫人麼？

特　我第一次會見她在——這有什麼關

保呢？

奧｜哪，哪，極有關係的！說呵！

特｜我在漢堡會見她，兩——三季以前。

奧｜還不叫做茄曼夫人罷？

特｜不。

奧｜她那時是——？

特｜達脫來夫人。

奧｜是的。她在倫敦也見過你，她說。

特｜確是。

奧｜在阿爾福特街，說下去。

特｜請！

奧｜一定要你說。

特｜。（略聳一聳肩膀。）去年什麼時候，我被一個人邀去，在他的家裏晚膳，有一夜，看戲之後。

奧｜綏爾文愛塞脫先生罷。——一個未婚的人。

特｜是。

奧｜你見愛塞脫先生，那回請客，有一位女士招待，所以便喫驚罷。

特｜我是不提防的。

奧｜你認得的那女士是叫做達脫來夫人麼？（特岳爾將頭略側。）還有一隻遊艇似的東西在地中海裏，不是有的麼？

特｜那春天，我在馬賽趁彼得茄曼的小艇，他死時一個月之前。

奧｜茄曼夫人在船上麼？

特｜她是個和善的女主人。

奧｜而且是個熟人！

特｜是。

奧｜你講完了你的故事了。

特｜靠着你的幫助。

奧｜我制裁你講這事，給你明白這並不是一個盲人被狡猾的女人引誘了的事件。我再補一句罷，茄曼夫人這名字在法律上是不合的；她單是雷姑娘——保爾雷姑娘。

特｜（沈默一會。）我先前講起喬治奧來特的婚姻的話，奧勃雷，我似乎覺得抱歉。

奧｜你的意思，是將奧來特太太和雷姑娘相比麼？（特岳爾沈默。）阿，自然哩！在你看來，凱雷，凡是被苛待的女人與那還敢借點我們的哲理活命的是一樣的。你見苦命的羣衆裏只是一個式型；你不能在那里辨出『善』『智』甚至『高貴』的影來。阿，你怎能辨得出呢？這羣衆是『不見天日』的而且你辨不出來，也是世情之常呢。

特｜我親愛的奧勃雷，我原是住在世間哩。

奧｜我們給這塑吉姆小教區的名稱呀。

特｜（一隻手放在奧勃雷肩上。）你預備，我的朋友，喪失你這小教區裏的令譽麼？

奧｜我從這教區遁到那教區去，以免羞辱。我棄了保爾買爾往塞來山間去；省却滌

我的靴子，而且把鞋底加厚一倍。

特｜而且你的皮——你也將那個加厚一倍麽？

奧｜我知道你常我是一個傻漢凱雷——你無須推測我會做個懦夫。不可！我知道我怎麽幹着，我幹得又仔細又勇敢。我孤獨着我要做的事是不傷害活人的；所以你不能執定可以約束我的那個辯論。自然，我不盼望你惻惻地即使好心地想起那女人，——我被牽制到她的那女人。

特｜我親愛的奧勃雷，我常異和你說，我想茄曼姑娘——夫人——雷夫人——雷姑娘——是歡樂的。但我承認有一種形式的『婦人崇拜』是我所極不信托的，尤其在我們這些年紀——的人。

奧｜謝謝你。我聽你說過從四十到五十，一個人在心裏不是禁慾家便是好色漢。

特｜（聲辯似的）唉現在——

奧｜我兩都不是。我對於茄曼夫人有一種溫和高貴的柔情。她從不曾遇到個好好兒待她的人——我想要好好兒待她。不過這樣罷了。幾年之內，凱雷，要是你不十分捨棄我，我要給你證明：這是可能的事，去培養一個快樂的好名譽的生活。在一個——愁慘的基礎上頭。

特｜（遞過手去）你證明罷！

奧｜（握他的手）我們講茄曼夫人忒放縱了。我激動了——氣。請忘却這事罷！

特｜我親愛的奧勃雷，我們下次會面時，我就什麽都不記得了，只記得我對於帶你名字的那位太太的敬意。

（毛司入，小心的關門。）

奧｜什麽事？

毛｜（逡巡的）我可以對你說麽，先生？（低聲的。）茄曼夫人，先生。

奧｜（柔和的對毛司說。）茄曼夫人！你意思說她停在馬車裏麽？

毛｜不是，先生——這里。（奧勃雷向特岳爾看，惶惑着。）有個好火爐在你的——那屋子裏，先生。（向着通到臥房的門那邊一瞥。）

奧｜（切着齒忿忿的）很好。（毛司退。）

特｜（看錶）十點三刻——這麽遲呵！（拿起帽子和大衣。）必須上牀了——這星期裏每夜睡得很遲。（奧勃雷幫特岳爾穿大衣。）謝謝你。阿，晚上好，奧勃雷，我覺得方纔說得太對不起你了。請你不要在意罷。

奧｜（和善的。）唉，凱雷！

特｜（帶上頸帶。）記着，我終究不過是一個人生的觀察者，其實，不過是個看戲的人；不過像個舊式的好戲的人一般，我愛着幾個脚色在末後快樂而且安適。你懂了麽？

奧｜懂了罷。

特｜那麼，儘你多少時候，老朋友，你肯——給我留個看座麼？

奧｜好呵，凱雷。

特｜(喜悅的。)唉哈！晚上好！(奔到門口。)我去了！晚上好！神祝福你！(他出去奧勃雷跟着他去。——毛司從別門入，拿着幾封未拆的信，思量了一會兒，便將那些信放在籠鐘的爐架上。——奧勃雷回來。)

奧｜也罷。

毛｜九點鐘郵差送來的信，你不曾看過呀，先生；我將信放在那容易使你看見的地方了。

奧｜謝謝你。

毛｜(逡巡的。)——根透的廚子和侍役已經去了；先生。我早點去睡怎麼樣？

奧｜(皺眉。)當然睡不得。

毛｜很好，先生。(走出。)

奧｜(開了上方的門。)保拉！保拉！

(保拉入便遞過臂膀圍他的頸頸。她是一個二十七歲光景的年青女人；美麗，鮮媚，天眞似的，穿着華麗的晚服。)

保｜頂親愛的！

奧｜怎的你到這里來？

保｜憤怒麼？

奧｜是——不。不但現在是十一點了。

保｜(笑。)我知道的。

奧｜毛司要怎樣的想罷？

保｜你爲了僕人怎麼想，就自己困惑着麼？

奧｜自然。

保｜默瀆！他們不過是機器，造成了伺候人家——並且在離婚法廷裏作見證罷了。

奧｜(四面張望。)阿，眞的好精美的晚膳！

奧｜三個男人。

保｜(狐疑的。)男人？

奧｜男人。

保｜(懺悔似的。)唉！(就桌坐。)我眞餓了。

奧｜我給你叫點肉饅頭來罷，或者叫點——

保｜不，不，這很想吃。好美麗的果子！我愛吃果子，當這昂貴的時候。(他在桌上收拾清爽一塊地方，在她面前放一個碟子，便給她剝果子。)我不曾用過晚膳，奧勃雷親愛的。

奧｜我可憐的女兒！怎的？

保｜第一，我忘却吩咐備飯膳了，而且我的廚子，一向常常恨我的，想在出去之前報復我。

奧｜這畜生！

保｜這正是我教——

奧｜不，保拉！

保｜我教我的使女呼他的；以後你想我怎麼樣。

奧｜原諒我，你一定餓了。

保｜(吃果子。)我不會在意。因爲那里沒有

東西吃，我穿了上等的衣服坐着，脚趾抵着餐室裏的脚盤，而且夢見阿，這樣有趣的一個餐會呀。

奧——寂寞，親愛的小女人呵！

保——這是完滿的。我見你在一張很長的桌子末端，對着我，而且我們時刻逗着蠟臺的眼在花的上面。我們是主人和主婦，奧勃雷，結婚了五年光景。

奧——（吻她的手。）五年。

保——而且在我們的兩旁是意想中頂雅致的人——你知道，最親愛的，是那類不能模倣的男人和女人。

奧——是是多吃點果子罷。

保——但我還不曾將我夢裏最好的部分告訴你。

奧——告訴我罷。

保——阿，雖然我不過結婚了這幾年，我從他們臉上的神情，似乎知道，我們的賓客中間沒有一個人曾經聽到什麼事——什麼事——什麼特別的事，關於婚姻的女主人的。

奧——將來正會有這樣的事，保拉。世界變遷得這麼快。將來正會有這樣的事。

保——（帶着一點假笑。）我詫異！（瞥視火爐。）呃！拋點柴塊進去罷。

奧——（弄着火爐。）那里。但你不可長久在這里了。

保——愛客假的惡人！我有點重要的事告訴你。不，你站在原地方罷。（轉身，對他背着臉。）聽着，還是我的夢，奧勃雷；但我打瞌的時候，火熄了，隨後我醒來，發了一陣抖。這一切的結果，便是我奔到樓上，塗了一封信給你。

奧——親愛的囡囡！

保——儘站在你那里。（從袋裏取一封信。）這個便是。我曾經將我的一篇自述，寫給你，將我的一個經歷表開給你，自從我——你知道的。（將信在手裏估重。）我詫異這居然用一辨士就去。這裏面的大半，你是熟悉的；我告訴了你許多了，可不是麼？

奧——阿，保拉！

保——我不曾告訴你的那些，我敢說你從別人地方想必也聽過了。但他們也許脫漏什麼——親愛的——這都在這里。

奧——天呵，為什麼你今晚定要這樣的談講呢？

保——這就可以省却討論了，你沒有想到麼？（將信拿出去。）拿了罷。

奧——不，親愛的，不。

保——拿了罷。（他拿信。）我出去之後，你仔細的讀，而後——再讀，末了將這事在心裏，反覆的思量一番。如果，即使在最後的一刻，你覺得你不應該同我到教堂裏去，請你打發一個使役到邦德街，明天十一點

以前，不論什麼時候，將你所怕的告訴我，而我——我情願挨你的打。

奧——怎的，你想我是怎樣——怎樣？

保——是這樣。因爲我知道你是這樣親愛的好人，所以我要消除你娶了我而感着憂鬱的機會。我當眞愛你到這樣利害，奧勃——雷，只要消除那些，我寧願你待我像——像別人待我一般。

奧——（轉過臉。）阿！

保——（沈默一會。）我估量我惹了你的厭了。如果這樣，我也是不由得這樣呀。（坐，裝出頹喪冷淡的神氣。他轉身向她，上前，跪在她的旁邊。）

奧——我的最親愛的，你沒有了解我。我——我忍不住聽你常常講着————那不中用的話。我告訴你，我永不會記着；保——拉，你難道不能遏制麼？試試看。寶貝，如果我們彼此相約着忘却忘却，我們是不會不快樂的。總之，這是機械的事情；一個壞思想進到你的頭腦裏那頃刻，你快想起光明的什麼事罷——這靠着人的意志。我把這燒了好麼，親愛的？（看着手中所拿的信。）我動手罷，動手罷！

保——（聳一聳肩。）我不料有許多你沒有拆過的在裏面——呀。（他走到火爐旁。燒信。）

奧——這就完結了。（回身向她。）什麼事哪？

保——（立起，冷冷的。）阿，沒什麼！我要去了，穿起我的外衣來。

奧——（阻留他。）什麼事呢？

保——阿我以爲你許要說：『你是很寬大的，保——拉，』或者也得說，『謝謝你，親愛的，』當我告別的時候。

奧——（用臂膀挽住她。）唉！

保——唉！唉！哈哈！一切很好，但你沒有知道你這樣的貢獻費却我多少心血哩。我真想望結婚呀。

奧——但你從未想像過？

保——或者不。可是我還想過，倘若你喜歡像別人一般的行爲，我們熟識之後，我應該怎麼幹呢？（從抹胸上取下一朶花。）

奧——噓！

保——阿，我忘却了！

奧——我們分別的時候，你就怎麼幹呢？

保——哪，殺了我自己。

奧——保——拉，親愛的！

保——眞的。（將花插在紐孔中。）你可知道。如果有嚴重的什麼事我碰到了，我覺得我一定會將自己弄死的。

奧——嚴重的什麼事！怎的，你從未碰到過嚴重的事麼，保——拉？

保——近來沒有；長遠沒有碰到哩。我碰到嚴重的什麼事時，我決意自殺了。如果我不，我——然而我們不要談這事呀。

奧：但是現在，現在生命於你將要不同了，不是要——十分不同麼？親愛的。

保——阿，是，現在。只要，——奧勃雷，你當意，使我常常快樂呀。

奧——我竭力的做去。

保——我知道我不能夠囑第二帖憂愁的藥了。我知道如果我再覺得憂鬱，——真的憂鬱——我就要從康尼鐵來崇的書裏，撕下一葉來。你記得能他們見她——(帶着恐怖的神情)。

奧——爲神的緣故，你的思想不要儘注在這樣的事上罷。

保——(笑)哈，哈，你斷得怎樣的受驚呵！那邊，時候不早罷！最親愛的，我的車夫要怎樣說哪？我的外衣！(她從上方的門，愉快的奔出了。奧勃雷在後面看了她一會兒，於是他走到火爐邊，站着在鐵格子上烘腳。同時他抬頭看盥爐架上的信。他急忙拿下一封信來。)

奧——唉！藹林！(拆信讀。)『我親愛的父親——我經過了一種大大的變更。我相信我那天上的母親對我說着話，勸我當你寂寞的時候，回到你那里。無論如何，你的話總已到了我的心坎，我不復覺得道莊嚴的生活是適當的了。我預備到你那里來。親愛的父親，你願招接我麼？——藹林。』

(保拉又入，穿着一件美麗的外衣。他注視她，彷彿辨不出她在前面似的。)

保——你注視着什麼呢？你讚賞我的外衣麼？

奧——是。

保——你等我走了再讀信不能麼？

奧——(丟開信。)請你原諒。

保——帶我下樓到馬車裏去罷。(將她的臂膀挽住他的，)我怎樣的攪擾你呵！明天！我真快樂呀！(他們出去。)

——第一幕完——(留)

游子　法國波特來耳作　仲密

告訴我，你謎的人，你最愛誰？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姊妹，你的兄弟嗎？

『我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沒有姊妹，也沒有兄弟。』

那麼，你的朋友呢？

『你用這一個字，直到現在，在我是無意義。』

你的祖國呢？

『我不知道他所在的緯度。』

那麼美呢？

『我很願愛伊，那不死的女神！——』

黃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們憎恨你們的神。』

那麼奇異的游子，你愛什麼呢？

『我愛那雲，——那過去的雲，——那邊，——那神異的雲。』

通信

產兒制限與節慾

記者先生：

貴誌第六號『產兒制限號』自從出世以來，一定有許多人研究討論；現在我想發表我反對的意見貴誌素注意『公開』二字想來不會拒絕的。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通病，就是無論什麽事，只要有外國人來提倡，不論該做不該做，總當他是一定不可變的定律，歡迎哩，開會哩，鼓吹哩，忙個不了。

自從珊格爾夫人抱着『產兒制限』的大題目，從日本來到我們中國，我們中國的一般新人物就大家把這問題著書立說，表示同情，似乎她的主張，眞是救國的良藥。

我對於這個問題，却看了許多人的著作，又想了許多的時候，總不肯承認是良好的法子。因爲：(一)上智的人眞個實行產兒制限了，那末，將來不是下愚的人更多了嗎？(二)全國人人能够限制產兒了，將來國民果眞能够比現在強嗎？

完善的主張祇有有病之人應該制限產兒——胡定安先生有一篇醫學上的產兒制限觀，可以參考——除了這一項，祇有節慾是正當的辦法，否則總不免是矯揉造作的宣傳肉慾的辦法。

王錫珍。

錫珍女士：

你肯來信賜教，實在是我們所非常歡迎，非常感激的，那里會有拒絕的道理？

你所說中國人的通病，或者也是實情；但論到產兒制限，我們却覺得實在是目前我國十分需要的事，決不爲了有外國人提倡纔如此提倡的。

產兒制限的原理與他的需要，在產兒制限號中，已經有了許多論文，我們此時也無須複述。但你的兩層疑問，我却可以約略的答復幾句。

第一端固然是難免的弊病，這事珊格爾夫人曾經說起：『產兒制限，要從貧民，病人，下級社會下手，否則制限產兒的，仍是一般知識階級中人，此大不可。』(見產兒制限號五頁。) 愛里斯也說：『這種情形，在產兒制限實行的初期，固然難免，但是一經實行稍久，必

能傳播到下層階級，結局必能漸成普徧。既經普遍之後，人人都有高尚的社會義務觀念，對於遺傳上不適於生育優良子嗣的階級或個人，大概曉得防止其生育；那時要遏制那些少數病弱而貿然生殖的人，也自然容易了。』(同上一九頁) 據我看來，這種弊病的發生，實在由於智識階級自己曉得了產兒制限的方法而不肯向下層階級傳播的緣故。如果他們都肯傳播，下層階級決沒有不願制限產兒的；試看『溺嬰』『棄兒』一類的舉動，大概都發生於下層階級，就可見他們的需要產兒制限，更比知識階級急迫。如果更能像荷蘭的由政府設置講授所，那麼這種弊病，就可以完全根絕了。

第二項的疑問，我們祇要一看荷蘭施行產兒制限後的成績，便可明白，現在也無須再行徵引了。

至於『節慾』的主張，大概不過是一句門面話，在實際上，斷難收得限制人口的效果的。就事實說，譬如一年之內祇行性交一次——這已不是事實上所能做得到——不能不說是節慾了，但仍然有每年受胎一次的可能；這樣說來，除非要實行禁慾纔可以做得到，這不是強人所難嗎？況且縱使節慾能够收得實際上的效果，恐怕所謂『下愚的人更多』的弊病，還要比避姙增加十倍！因為在智識階級中能够實行節慾的人，或者還有；至於下層階級恐怕全數中很難找出一二人呢！

你贊成有病的人可以避姙，而反對其餘的避姙，是否為了防止危害及將來的種族或母體起見？如果是的，那麼貧困和無知者的無限制的產兒，其所加於未來種族及母體的危害，正不下於病人，為什麼病人應該避姙，這等人便不該避姙呢？

你說避姙是矯揉造作，宣傳肉慾，我覺得愛理斯對於這懷疑解釋得最好。他說：『人的行產兒制限，正如戴眼鏡一樣。眼鏡本來是人工的，非美的，但在沒有這個便不能感覺而且鑑賞那充滿自然和人生的美的人們，卻成為使美可能的唯一條件。又，過去的道德，常常把快樂當做罪惡，這全然是不能理解高尚的職分。今日及將來的道德，應該把這種無益有害的偏見，一切拭去，理解那快樂本身裏所含高尚的意義——天然的本能之滿足與對於社會的藝術的活動之刺激——給他一個適當的地位。排除實際上非本意的姙娠恐怖，使男女樂其戀愛的完成，實在社會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同上四二頁)

總而言之，要解決避姙可否實行的問題，須先問人口應否任其自然蕃殖，待出生後受天然的或人為的殘酷的制限，和人類應否有自己決定產兒數的權利；如果我們不能反對這個權利，不顧於出生後聽憑天然的制限，那麼除了用避姙來制限產兒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了。

記者。



附錄



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

世界上有婦女問題，是世界人類的恥辱；中國到近年纔發見婦女問題，是中國國民的恥辱。

世界所以有婦女問題，是歷來男性不正當的壓抑女性的結果；婦女問題的發見，是人類覺悟這壓抑的害惡的結果。

在居人類的半數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確的認識，尚不會獲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參與文化的事業以前，人類無論怎樣進化，總是不具的人類；文化無論怎樣發達，總是偏枯的文化。所以婦女問題，是世界全人類最重大的問題，不僅是一部分的人類的問題

歐洲從十八世紀之末，婦女問題早已發見了。二百年來，爲這問題而奔走盡力的若干人，爲這問題而著書立說的若干人，爲這問題而禁錮流血的若干人；到了近年，差不多已經走上次第解決的程途了。這正是人類的勝利，世界的光明！

然而回顧我們的中國是怎麼樣呢？最大多數的女子，還在那里纏了足，帶着殘廢的肢體；還在那里做娼妓婢妾，把身體作商品賣買；還在那里做家庭的奴隸，做男子的牛馬；教育是人生的根本，大多數的女子都被遺棄；經濟是生存的基礎，大多數的女子都被剝

係。道是何等重大的恥辱啊！

我們覺到要圖謀文化的發展，民族的進化，不該把這樣重大的問題，付之等閒，所以纔有這個會的發起。我們所要研究的，可概括爲左列四項：

（一）教育方面　怎樣謀普通教育的普及，和專門及高等教育的開放及增加怎樣擴充現在女子教育的內容，改革現在女子教育的方針？

（二）經濟方面　怎樣參加一切的職業，取得本當的報酬；在家庭的女子，怎樣維持其經濟的獨立，保護母性的安全？

（三）法律方面　在民法上，怎樣改革親族法，使女子有和男子同樣的繼承權；怎樣改革婚姻法，廢除納妾制度，規定妻的完全權利和行爲能力，並承認女子有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在刑法上，怎樣廢除一切對於女性的特別規定，增加男子在性的領域的法律責任？在公法上，怎樣使婦女獲得參與國家及地方的政權？

（四）道德方面　怎樣增高婦女在社會上的位置，廢除從來所行的二重道德，撤去一切男子對於女子的特別權利？

爲求研究的徹底，我們想從事於下列三種事業：

一，爲增進知識，研究關於婦女問題的學說。

二，爲改革的預備，調查國內外婦女的狀況。

三，爲發表或宣傳，編譯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及發刊會報。

我們學問淺陋，才力微弱，希望贊同我們意見的人們，指導教誨，加入本會，共謀進行。

婦女問題研究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以研究婦女問題爲宗旨，定名爲婦女問題研究會。

第二條　凡贊成本會宗旨有二人以上之介紹者，得爲本會會員。

第三條　本會每月開常會一次，討論會務；如有重要事故，得召集臨時會。

第四條　本會目前擬舉辦之事業如左：

（一）研究　組織講演會，讀書會，及通信圖書館等。

（二）調查　分國內調查國外調查兩部。

（三）出版　編印書籍及發刊會報。

前項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五條　本會設書記一人，會計一人，任期各一年，於每年一月選舉之。

前項之選舉，當地會員，得以通信行之，但被選人以在會址所在

地者爲限。

第六條　本會會員，每年納會費一元，並有擔任捐助或募集本會經費之義務。

第七條　本會會員，對於本會出版之書報，有享受免費或特別折扣之權利。

第八條　本會會員，有破壞本會名譽之行動時，經全體會員議決，得令其出會。

第九條　本會會址設於上海。

第十條　本簡章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發起人（以姓氏筆畫爲序）　李宗武　沈雁冰　吳覺農　周作人　周建人　胡愈之　胡學志　倪文宙　夏丏尊　張近芬　張梓生　陳德徵　章錫琛　黃惟志　程婉珍　楊賢江　蔣鳳子

通訊處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婦女雜誌社章錫琛收轉

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宣言

一　爲什麼要成立女權股

本會在去年八月成立，會裏的組織，祇分宗教，教育，學術，出版，社交，庶務，經濟等股。如今忽然添了『女權股』，這是爲什麼？諸位知道本會是補社會的不足的，應社會的需要的，造就社會上所欲用的領袖的。自從去年到如今，本會不敢絲毫懈怠，對內，對外，完全用十分的小心，體會自己的缺欠，考查社會的不足；然後用我們同志充分的力量，一面克己，一面與社會的黑暗宣戰。現在我們正在鏖戰之中，又覺得還有一項問題——是關於社會進化諸問題中間最要緊的一項，亦就是我們從先就注意的一項——便是現在的『女權』。

請看中國數千多年來的女子，在人格上，地位上，社會上，直如在地獄裏討生活一樣。既缺乏完美的教育，又受了舊禮教的束縛，和黑暗社會的壓迫，更加上『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尊女卑』『婦人伏於人』這類的思想，深印在人人的腦海中，以致將女子陷到萬劫不復的地位；社會上視女子如同『半個人』——不夠將人。近二年來，這種『女子解放』『解放女子』的潮流和空氣，澎湃到各處，彌漫到天空；稍有一點思想的人，沒有不認爲這是重要的『個人問題』與『社會問題』；豈是『醉心歐化』『立異爲高』呢？又豈是故意

的和舊社會爲難呢？

既是如此，按我們個人說起來，按我們所處的這個惡社會說起來，提倡『女權』這種運動，是刻不容緩的。況且論到本會宗旨的第四項——宣傳文化——我們更應當作這類的工，完足我們的宗旨；盡我們的責任，推着這個社會往前進。前者我們雖然已經作過『婦女運動』，辦過『婦女義務補習學校』但恐附屬在他股辦理這事，有精神達不到的地方，總不能有充分的發展。所以我們不能不成立這『女權股』。

二　宗旨和內容

成立的原因，既如上述；那末，我們很願意把這股的宗旨和內容，述說出來：這股的宗旨是：

(甲)推廣女子教育，

(乙)提高女子人格，

(丙)發展女子羣性。

對於(甲)項，我們承認是：凡女子一切問題，多部分都因爲女子教育的缺乏而起。我們要『解放』勢必將教育推廣——不論是有力求學而不求學，無力求學而願求學的——使他們都有受教育得智識的均等機會。那末，我們理想中的女子，自會實現。

(乙)項所論：就是女子的地位，完全是受壓制，被動，限於家庭一面的；甚至於間接論起，就同奴隸，再莫論奴婢，娼妓，……了！如此對於他們的道德，當然要維持；換言之，對於他們的人格，當然要提高。

(丙)項主張的『羣性』，更爲現在女子的缺欠；像社會上的男子團體，何等之多？男子的合作，何等之廣？而女子方面，只很於閙死家園，困守閨閣以外，他項問題，完全無關於己。這樣，不可不爲我們女界一哭；然而，就是有心有志的女子，外無救濟，內無響應，奮鬭的後援既然要失，奮鬭的能力自然減少。如此，女子團結是不可少的，就是女子的『羣性』必須發展了。宗旨的解釋是這樣，以下對於內容的事工——至高與至低——寫下：

(一)倡辦婦女學校，

(二)與女子以高尚道德的訓練，

(三)擴充女子組織，

(四)增進女子服務社會的能力，

(五)救援女子所受的痛苦，

(六)擴充女子職業，

(七)破除不自由的婚制，

(八)反對不平等和非人道的女子待遇，

(九)作社交公開的模範，
(十)預備女子參政。

以上十項，是在三項宗旨以下更進一步的條目；將來當然以事工的先後急緩，次第作出來：譬如舉行『廢娼運動，』籌辦『家庭工業，』組織『女子服務團』……等等事情，都是要一一進行的。至於股內的組織，亦是同本會別股一樣——幹事二人，評議二人，會員入股為股員——不過，幹事評議，都是由本會女同志中去推選；入股的股員，亦限於入會的女同志；這是與他股略異的地方。

三　本股的希望

宗旨，內容，以及將來的工作，都簡單在上面敍明；自然，要知道詳細，須看本股的細則。不過，就按上面的宗旨，內容，及工作提起，我們自己——本會——本股——實覺得擔子太大，力量太小；若是反而細想：我們提倡這種輿論，創造這種事實，是不是光為滿足本會的宗旨？是不是只作一種的宣傳，欺騙現在的社會？再申一層說，是不是這『女權』的問題，光被本會包牌子，算作本會的專利？我們當然早知道：這是現在中國全體的『婦女問題，』亦是中國的重要『社會問題；』如此，這遺大的『女權問題，』本會——本股——便不敢冒然着就作起。然而，我們現在敢逆着風頭，作這事情的原故在那裏？膽量在那裏？我們就直截了當的答：『膽量的由來，是由於我們的希望。』那末，我們的希望又是甚麼？一，我們信這『女權問題』既認為是個人切己的問題，當然現在知道作這種工作是急要的人——即是要和舊惡社會要奮鬪的女子——不只是本會——本股。二，個人直接感受這種問題的痛苦的人，亦不止是本會本股。三，而一切對於『女權』抱不平的，當然更不是限於本會——本股。那末，既然上三種原因，不是本股獨有的眼光，我們又證明今日多數的女子，都有以上的同情了！換言之，今日本股這一呼，當然是多數又與本股表同情了！如此，既可預為證實，與本股表同情的多，那末，就是幫助本股——願入本股為先鋒隊的亦很多：幫助本股的既多，本股的力量當然亦就加大；力量既加大，當然工作雖重要，亦自有膽量充滿在我們股中了！而且本股的限制，凡願入本會——按入會的手續——為會員的，就能作本股的股員。其餘有贊許本股的宗旨，而願熱心幫助我們的，雖然不是會員，本會可酌量承認為贊助員；由此，可看明本股的希望是甚麼了！

四　與各地的關係

希望是那樣，我們實在覺得不敢自信；因為在現在的死惡社會有甚麼正當的運動，很容易有所隕越。並且我們在肇創伊始，雖然

抱的希望絕大,總怕不能如願以償。固然,論那不如我們的,我們覺着我們算完密而彼比我們強——或已覺過了發創的時代——我們對於他們經驗又不能十分洞悉。惟有希望國內,國外,與本會——本股——抱同一的目的的,常常與我們通訊;認爲我們都是連貫的樹枝,不容相棄的。卽或有用我們幫忙的,我們當然亦盡力的前往!

中國女子救國會宣言

本會所:天津東門內中國基督教會一號樓上。

吾人發起此女子救國會,蓋有三層意思:

一,爲達女子解放之目的,不可不使女子參預國家事業。 女子解放一問題,似已由討論時代進於實行時代矣,社交公開,男女同校,卽其見端。吾人之意,以爲男子之肆無忌憚,敢爲陽尊陰卑之邪說,以凌辱吾女子之人格者,由其挾有政治上之獨占權,居高臨下,勢優威重耳。若使女子在政治上有與男子同等之機會,平分政權,則一解而百解也。不然者,所謂女子解放云云,皆是表面文章,非眞實的解放也。

二,爲養成多數之健全國民,須使女子負維持及發展國家之責。世界之國家存在以上,吾國民對於自己之國家,卽有維持與發展之必要,使非大多數健全國民,荷此艱鉅之責任,果覺難獲圓滿的效果。今以四萬萬國民之國家,而剔出二萬萬女國民於政治範圍之外,於此而希冀有多數之健全國民,豈非夢想?

三,爲調節男子政治的僻性,不可不統男女爲共同生活。 人類性質,旣剛旣柔,各有所長短也。天下男子,多毗於剛,其弊也,鹵莽滅裂,惟意是逞;生心害事,固不待言,流毒國家,尤爲已甚。若使女子抵衡其間,薰濡感染,長短互濟,自然剛柔得中,無頗無偏,賜福國家,不亦宏多乎?

以上係吾人發起此會之旨趣,其關於內部之組織,規定如下:

一,本會定名曰中國女子救國會。

二,本會以使女子對於國家負維持及發展之責爲宗旨。

三,本會左揭四主義,爲進行之方針:

(甲)男女平權主義。

(乙)非武力的民主主義。

(丙)國家社會主義。

(丁)女子自立主義。

四,本會分左列四部:

(甲)總務部。
(乙)會計部。
(丙)評議部。
(丁)運動部。

五，本會會員，以中華民國之女子年逾十四歲以上者爲限。

六，本會應於每年　月開全體大會一次，其會期由會長指定之。但有二十人以上之會員之請求或會長認爲必要時，得開臨時大會。

七，各部另有細章，由各該部定之。

發起人劉少璧謹啓。

新工業研究(一)

程婉珍女士

教會對於新工業之議案

吾國今日雖不得爲工業國，然近年來，新工業一日發達一日，在各大商埠，新式工廠一日多似一日，而西方之工廠制度，亦已挾以俱來。在此制度之下，多數工人爲少數具有生產器具之僱主所支配，僱主與工人之間，日形隔膜。又因中國無法律之制裁，或輿論之攻擊，故中外資本家，在各埠開設工廠，以苛厲之條件，僱賃無數貧困之工人，男女童工，日夜輪班，所作之時間既長，所獲之報酬特微，廠中待遇工人之情形，一似歐西百數十年之前。但由西方購來之機器，則精益求精，何怪乎常聞某某廠每年獲利數十百萬也。

近世工業制度之黑暗，急待解決，且此問題非僅爲各國自身者，乃爲國際者也。在一九一九年華盛頓國際勞工大會中，對於待遇工廠工人，通過下列各議案；

(子)工作時間之限制　每日作工八小時，每星期作工四十八小時。

(丑)失業問題　對於此種問題，已有切實之提議，並主張由一總機關設立職業介紹所及工人保險會等。

(寅)婦女胎前產後之工作　產前六星期，產後六星期，均不準作工，關於此時期內之贍養費，亦有提議。

(卯)婦孺夜工　除數種特別工業外，凡婦女與年不及歲之少年，均不得有由晚間十一點至早晨五點之工作。

(辰)保護康健　凡危險工作中，當有避險之特別設備，並設立衛生檢察所。

(己)兒童工作　十四足歲爲工作最低之年齡,在日本印度因特別故則爲十二足歲。

基督教全國大會五月初旬,在上海開會時,對此問題詳加討論,蓋基督教原以普救世界爲職志,以博愛犧牲爲精神也。大會鑒於國際勞工大會所定之規則,或一時不易實行於中國,故今日先公認左列之三項爲中國現時勞工必要之規則,並竭力鼓吹之,以期積極實行。

(子)幼童不滿十二週年者,不准被僱作工。

(丑)每星期休息一日。

(寅)保全工人之健康,限止工作時間,改良衛生設備,預警避險方法。

新工業中之工人問題,實爲社會中最重要之問題,教會雖已公認上列數項爲中國現時勞工必要之規則,然若其他團體,對此問題絕不發表,則其影響,必不能速。熱心社會服務者,盍圖研究之!

編輯餘錄

□今年本誌出了兩次專號,大受讀者歡迎;離婚問題號再版出書後,不到半月,即行售罄,正在三版;產兒制限號現在亦已再版。並承多數讀者紛紛投函,囑本誌多出此類專號,對於一種問題爲系統的討論。同人受此意外的獎譽,真是慚感交幷。但同人苦於才力和日力兩皆短促,致不能勉副讀者的期望,非常抱歉。現在除打算在明年一月出一婦女運動號專號外,以後想在普通號中,以一種問題爲中心,多載同類的文字,使讀者可以得到系統的研究。這樣辦法,想來定可得讀者的贊許的。

□次號提出討論的問題,共有三個:其一爲性教育;其二爲戀愛與結婚;其三爲遺傳與善種。性教育爲現在教育上極關重要的問題,但這事在家庭中比學校中更該注重。次號所載的文字有周建人先生的性教育與家庭關係,珊格爾夫人的我子之性教育,瓦爾氏的兒童性教育的三時期諸篇;其中我子之性教育一篇,共萬五千字,論家庭中性教育的實施法,非常詳盡,尤爲一般做母親的所不可不讀。關於戀愛與結婚,有陳德徵先生的性愛的價值,賀川豐彥氏的戀愛之力,本間久雄氏的戀愛的移動性與一夫一婦制的改造諸篇。遺傳與善種的學說,是近代極重大的發見,本年爲此學說的主創者戈爾登曼兌爾兩氏百年紀念,次號即介紹兩氏學說的大略。敬希讀者注意!